

目 录

导 读

- 一、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代文化伟人(2)
- 二、张扬儒道，振兴儒学(10)
- 三、倡导“古文运动”，推动文体革新(18)
- 四、“以文为诗”，开创诗歌创作新生面(29)

诗 歌

- 岐山下一首(39)
- 孟生诗(41)
 - [附录] 孟郊：答韩愈李观别因献张徐州(46)
- 杂诗(46)
- 马嵬谷(48)
- 利剑(49)

醉留东野	(51)
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	(53)
龊龊	(60)
雉带箭	(63)
汴泗交流赠张仆射	(64)
[附录] 张建封：酬韩校书愈打球歌	(66)
归彭城	(67)
赠侯喜	(70)
落齿	(73)
湘中	(75)
答张十一	(76)
[附录] 张署：赠韩退之	(78)
山石	(78)
宿龙宫滩	(80)
叉鱼招张功曹	(81)
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85)
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	(88)
岵嵝山	(91)
岳阳楼别窦司直	(92)
[附录] 窦庠：酬韩愈侍郎登岳阳楼见赠时予权知岳州事	(99)
[附录] 刘禹锡：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 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	(99)
李花赠张十一署	(100)

醉赠张秘书	(102)
寒食日出游夜归张十一院长见示病中忆花九篇因此投赠	(105)
杏花	(108)
感春四首 (选二)	(109)
其二	(109)
其四	(112)
荐士	(113)
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	(121)
李花二首	(126)
其一	(126)
其二	(127)
寄卢仝	(129)
石鼓歌	(135)
送无本师归范阳	(142)
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	(146)
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二十一咏并序 (选五)	(149)
竹洞	(149)
渚亭	(150)
花岛	(150)
孤屿	(150)
月池	(150)
广宣上人频见过	(151)
盆池五首 (选二)	(152)

其二	(152)
其五	(153)
游城南十六首 (选三)	(153)
晚春	(153)
赠张十八助教	(154)
出城	(154)
调张籍	(155)
听颖师弹琴	(158)
奉和裴相公东征途经女几山下作	(160)
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	(161)
华山女	(162)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164)
泷吏	(166)
送桂州严大夫	(169)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 (选一)	(171)
南溪始泛三首 (选一)	(171)

散 文

应科目时与人书	(175)
争臣论	(178)
上宰相书	(188)
答崔立之书	(199)
画记	(206)

祭田横墓文	(211)
子产不毁乡校颂	(213)
答李翊书	(216)
送李愿归盘谷序	(222)
与崔群书	(227)
送孟东野序	(234)
祭十二郎文	(242)
师说	(250)
送董邵南序	(254)
圯者王承福传	(257)
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	(263)
燕喜亭记	(265)
杂说四首	(269)
其一	(269)
其二	(270)
其三	(272)
其四	(273)
送区册序	(275)
原道	(278)
原毁	(290)
送廖道士序	(295)
五箴并序	(297)
游箴	(298)

言箴.....	(298)
行箴.....	(299)
好恶箴.....	(300)
知名箴.....	(301)
伯夷颂	(302)
张中丞传后叙	(306)
讳辩	(314)
送石处士序	(318)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323)
送幽州李端公序	(327)
唐朝散大夫赠司勋员外郎孔君墓志铭	(330)
毛颖传	(336)
送穷文	(344)
进学解	(350)
送王秀才序	(359)
贞曜先生墓志铭	(361)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367)
蓝田县丞厅壁记	(373)
答刘正夫书	(377)
平淮西碑	(380)
论佛骨表	(394)
潮州刺史谢上表	(402)
鳄鱼文	(410)

柳子厚墓志铭	(414)
祭柳子厚文	(422)
与孟尚书书	(425)
答吕黯山人书	(432)
故幽州节度判官赠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	(436)
柳州罗池庙碑	(441)
送高闲上人序	(446)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450)
送杨少尹序	(453)

辞 赋

复志赋并序	(457)
-------------	---------

主要参考文献	(465)
--------------	---------

国家图书馆

导 读

韩愈（768—824，唐代宗大历三年至唐穆宗长庆四年），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因其郡望昌黎，称“韩昌黎”；曾任吏部侍郎，称“韩吏部”；去世后朝廷赐谥“文”，称“韩文公”。韩愈去世后，他的门人，也是他的女婿李汉搜集韩愈的遗文七百篇，编成文集四十卷，合目录四十一卷；经五代兵燹，该本没有散佚。宋代尊儒术，韩文得到重视，刻本众多，辗转传抄，讹误甚多，诸家校正异同，成《昌黎先生集》（或称《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外集》为宋人所辑，包括《顺宗实录》五卷（后人有所删削改动），另五卷所收诗文的真伪历来莫衷一是；《遗文》一卷情形亦同。又今传《论语笔解》二卷，题与弟子李翱合著，有从中摘出韩愈论述的一卷本，其真伪历来亦看法不一。

对韩愈的评价，有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里的两句话广为传诵，谓“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前一句表扬他文学方面的成就，

后一句赞颂他振兴儒道的功绩。就前一方面说，他倡导“古文运动”，写作继承先秦盛汉散体单行体制的“古文”，推动文体、文风、文学语言的全面革新，促进文学散文艺术的发展，成就巨大，影响深远；就后一方面说，他生活的中唐时期，儒学衰颓，佛、道盛行，纪纲紊乱，社会矛盾丛生，他倡导“儒学复古”，力图振兴尧、舜、周、孔的“圣人之道”以挽救危局，促进儒学演变，下开宋代理学先河，对于后世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上述苏轼的评价接下来还有两句话：“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表扬他敢于实现自己理念的胆识和勇气。韩愈一生坚持操守，不畏权势，屡经挫抑，奋斗不息，终于取得了历史上鲜有其比的思想、文学成就，沾溉后世无穷，成为彪炳史册的一代文化伟人。

一、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代文化伟人

韩愈的先世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韩襄王；有明确记载的家系上至七世祖韩耆，北魏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拜龙骧大将军；以下数世均为北朝高官显宦。入唐，这个北朝望族的地位大为降低了。韩愈曾祖韩泰曾担任曹州（今山东曹县西北）司马；祖父韩睿素位终桂州（今广西桂林）长史；父亲韩仲卿曾任武昌（今湖北武汉武昌区）、鄱阳（今江西鄱阳）县令，去世于秘书郎任上。韩愈有三位叔父：少卿、云卿、绅卿，也都没有担任显要官职。韩氏这几代人有一个共同点，即善文章。韩仲卿与李白、杜甫有交谊，云卿和绅卿亦有文名，韩愈长兄韩会更为文章为世所称。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发生巨大转折的时期。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专政体制瓦解，代之以皇族亲贵、士族、庶族、富商、上层僧侣等更广泛阶层的联合统治，其中一个重大的社会动向是没有门第背景、等级身份而依靠政能文才进身的庶族文人进入到统治集团

并不断扩展势力，成为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领域发展、变革的积极力量。唐前期政治、经济兴盛局面的形成，相当程度上依靠这个阶层的努力与推动。韩愈的家族正属于这一阶层。

到韩愈出仕的中唐时期，社会形势与唐前期已大不相同。经过“安史之乱”的冲击，唐王朝已失去兴盛发达的势头：内有朝官政争，宦官干政；外有强藩跋扈，吐蕃、回纥内侵。国是日非，矛盾丛生，民变蜂起。而与韩愈这种靠“应举求官”出身的士大夫子弟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是科举制度的败坏，造成进身之路阻塞。韩愈出生在“安史之乱”平定（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后五年。他十四岁的时候，河北藩镇发生又一次大规模叛乱，史称“建中之乱”，战祸持续长达四年，波及中原广大地区。叛军一度占据长安，迫使朝廷播迁奉天（今陕西乾县），再奔梁州（今陕西汉中）。这次变乱虽然被平定，却让唐德宗李适对负固割据的强藩更加畏慎戒惧，唯务姑息。他统治后期任用的宰相不是卢杞、窦参、裴延龄等奸佞贪婪之徒，就是卢迈、贾耽、赵憬等廉谨畏慎之辈。他又心怀猜疑，为政亲小劳、侵众官，以至晚年不任宰相，造成仕进路塞，奏请难行。德宗去世，顺宗李诵即位。这倒是一位比较有见识、有变革意识的皇帝。他的亲信王叔文、王伾和一批年轻新进的朝官，包括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曾试图趁皇帝易位之机改革弊政，扭转颓势，但顺宗即位时已经重病缠身，改革派遭到保守势力和宦官集团的联合反击，八个月就失败了，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永贞革新”。接着，宪宗李纯即位，虽然他在位时打击强藩曾取得一定成效，号称“中兴”，但唐王朝衰败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韩愈出仕在德宗后期，经历顺宗、宪宗朝激烈的政治动荡，屈沉下僚。他一直没能得到施展抱负与才能的机会，也是这种时势使然。

韩愈有着良好的家学渊源，又聪明早慧，七岁读书，十三岁能文。但生逢不幸，未满两个月母亲去世，三岁父亲去世，就养于长兄韩会和

嫂夫人郑氏。韩会善谈论、能文章，官至起居舍人，这是职掌记录皇帝日常行动和国家大事的中级朝官。他曾就学于萧颖士、李华，这两个人都善古文，文学史上被视为“古文运动”的先驱。后来韩愈的文学活动深受这位兄长的影响。大历十二年（777），韩愈十岁，贪渎弄权的宰相元载败灭，韩会作为属官受到牵连，贬官岭南韶州曲江县（今广东韶关曲江区），韩愈随同南行。这是他第一次南下贬所。不久，韩会病歿，韩愈随同嫂夫人郑氏扶灵柩返回河阳故里。建中二年（781）爆发了“建中之乱”，河阳正处在动乱的核心地区。大概韩家在宣州（今安徽宣城）有产业，郑氏遂率领百口之家远赴避难。就这样，少年韩愈在艰苦环境中饱受磨难，在动荡奔波中潜心向学，培养起对儒家“古训”的倾心，对“古人”文章的偏好。

贞元二年（786），十九岁的韩愈到长安求贡举。直到贞元八年，屡试不第。这之前的贞元三年，唐王朝与吐蕃在平凉会盟，吐蕃劫盟，韩愈的堂兄韩弇作为唐会盟使、朔方节度使浑瑊的判官死于劫难。当时，中唐名将、北平王马燧主和戎之议，韩弇是他的部下。基于这一层关系，韩愈“应进士贡在京师，穷不能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于马前……王轸其寒饥，赐食与衣”（《殿中少监马君墓志》）。这里的“穷不能自存”云云，并非夸张之词。后来韩愈在给友人的信里回忆说：

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与李翱书》）

从这样的叙述可见他当时境遇之落拓和心情之惨淡。他虽然处身艰窘，却勤学不辍，广交友朋，学业逐渐精进，对现实和人生也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

贞元八年，兵部侍郎陆贽知贡举，号称得人。韩愈二十五岁，“四举于礼部乃一得”，擢进士第。按当时制度，进士及第要经过吏部试或皇帝亲自主持的制举，才能释褐授予官职。这一步韩愈又很不顺利，“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三次里的最后一次已经通过上名，却被中书省黜落。贞元十一年正月，他直接三度上书宰相求援引，却没有得到回复，遂东归故里，再到洛阳。

次年七月，兵部尚书董晋出任宣武军节度使、汴州（今河南开封）刺史。韩愈应征入幕，任观察推官，这是幕府里管理司法的职务。前面说过，当时科举腐败，仕途扼塞，失意文人遂多到藩镇幕府求出路，做幕僚。韩愈走这一步，也是无可奈何之举。贞元十五年二月，董晋死，镇兵作乱，韩愈以护丧西行获免。其时妻子不及随从，避乱至徐州（今江苏徐州）。徐州是武宁军节度使张建封的治所，韩愈与之有旧。他西行至洛，匆忙东归，赶赴徐州，得与家人相聚。建封辟署他为节度推官，也是幕府参谋职务。他在建封幕府遇事敢言，又招致不满，不得已离开了徐州。不久，建封死，徐州又发生兵变，韩愈再次幸免。十六年冬，韩愈赴洛阳参选；次年，得授四门博士，这是国学四门学的学官。至十九年冬，升任监察御史，这是监察机关御史台的属官。自此，他算是正式参与朝政。但不久即遭严贬为连州阳山令（今广东阳山），他再次踏上南贬的长途。

关于他这次被贬的原因，历来有“谏宫市”（宫市是宦官以朝廷需索为名，强夺市场货物的弊政）、“谏天旱”（这一年夏季天旱，韩愈曾上书论谏）、得罪权臣（京兆尹李实）和受到势力渐长的“二王、刘、柳”（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革新派迫害等不同说法。根据当时朝廷的形势，参以韩愈的诗文自叙，后一说法近是。不过历史上“二王、刘、柳”被认为是改革派，如肯定这一说法，则对于判断韩愈的政治态度关系颇大，因而后世对其是非、评论亦言人人殊。平实而论，韩愈对

于时势危机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也有变革观念，但其态度相对持重保守，因而与激进的革新派相龃龉，在当时严酷的形势下，受到革新派的贬斥也是有缘由的。

这一年韩愈已经三十六岁了，他在荒芜的阳山山区度过了两年半流贬生涯，于元和元年（806）六月被召回长安，授权知国子博士。国子博士也是学官，“权知”是暂行署理；直到元和三年，他才被授实职，却又分司东都洛阳，即任职国子学在洛阳的分部。次年六月，改任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并判祠部，这是掌管祠祀享祭、天文刻漏、国忌庙讳、卜筮医药、佛道之事的职务。当时，僧尼、道士隶属于宦官充任的左、右街功德使。韩愈本来反对佛、道，又不满于宦官专横，他依据朝廷典章，把东都寺、观的管理权收归祠部，又诛杀不良僧尼、道士，这就打击了受到朝廷尊崇的僧、道，又“日与宦者为敌”。元和五年冬，韩愈改任河南县令。任上，他查禁假冒神策军人（统帅也是宦官）的暴徒，结果又以行事专断不为上司所喜。元和六年夏被调回长安，任职方员外郎，这是兵部职方司的属官。在任时论事又与宰相不合，元和七年二月再度改任国子博士。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五岁了，是第三度担任学官“冷曹”。他作《进学解》，描述自己这些年的处境：

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踖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

这可以说是他仕途落拓、生活艰窘的真实写照。

元和八年（813），韩愈的命运终于有了转机。这一年三月，他改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比部是户部下属的一个司，掌管内外赋敛、经费俸禄等。他担任的这两个职务里重要的是史馆修撰，即修撰国史。韩

愈的《顺宗实录》就是在这个职位上撰写的，留下了一份中唐时期的重要史料（今本已经过改动）。次年，改任考功郎中，修撰如故；十二月，加知制诰。吏部考功司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朝廷内外官员的考核，主官是员外郎，郎中为辅佐；知制诰执掌朝廷诏命等文书的起草工作。后一个职务让韩愈终于得以参与朝廷机要，从而步入其生平中短暂的官运通显时期。

宪宗朝前期在一些开明能臣的主政之下，颇有振兴气象。特别是削平藩镇取得重大进展。但地处中原的淮西镇（治蔡州，今河南汝南）却一直负固不服，成为朝廷心腹之患。元和九年，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立，十年正月，纵兵四出侵掠，震动东畿。朝廷命十六道兵进讨，但久而无功。用兵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廷内部有主张羁縻妥协一派，出讨诸军又各怀心思，顾望不前。结果吴元济猖狂反扑，甚至派刺客到长安刺杀当朝宰相武元衡。时御史中丞裴度坚主用兵，韩愈赞同，曾上书论淮西事宜，批评主罢兵的妥协一派。元和十一年正月，韩愈进位中书舍人，这是朝廷行政机构中书省属下职掌起草诏令、侍从、宣旨、劳问等事务的重要职务。但月余之后，又不为当政者所喜，罢为名义上侍奉太子的闲职太子右庶子。至十二年，诸军出讨淮蔡已四年，师老财竭，军事没有进展。七月，裴度得到唐宪宗的支持，出任淮西宣慰招讨处置等使，韩愈被任命为属员行军司马。他率先出关赴汴州，说服在那里的都统韩弘协力。八月，裴度赴淮西，韩愈随军出征。十月，伐叛诸军协同大举进兵，攻破蔡州，淮西平。征行路上，韩愈精神振奋，写下了慷慨激昂的诗篇。回朝后，以功授刑部侍郎，并受命撰写《平淮西碑》。这是韩愈一生最为荣耀的时期。

但短暂的如意之后，又迎来了另一次灾难——被贬潮州（今广东潮州），致贬的缘由是谏迎佛骨。

唐代佛、道二教发展到鼎盛时期。特别是佛教，得到朝廷支持，势

力膨胀，严重危害国计民生。在唐前期的睿宗在位时期（710—711），有朝臣上书，已指陈“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旧唐书·辛替否传》）。“安史之乱”后，强藩动乱，吐蕃、回纥侵逼，朝廷乞灵于佛教佑护，代宗（762—779 在位）和他的宰相元载、王缙、杜鸿渐等都以佞佛著名。有吐蕃进犯，即召大僧入宫，设斋行道，诵《护国仁王经》。这是一部镇护国土、祈禳灾变的佛典。本来藩镇与朝廷关系已形同敌国，财赋自专，而佛教扩张，更使编户大量流失，加重了朝廷的经济危机。此外，这一时期佛教禅宗兴盛，净土信仰流行。前者在官僚士大夫间影响巨大，后者在民众间争得广大信众。德宗、顺宗和宪宗都崇佛。本来长安附近的风翔（在今陕西扶风）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藏有佛教圣物佛指骨，据传此塔三十年一开，开则岁和年丰。自太宗朝即曾依例多次奉迎佛骨。元和十四年（819），又逢三十年之期，宪宗亲自主持，这次奉迎的规模更是空前盛大。先是遣中使迎佛骨于禁中，留三日，然后令传递诸寺供养。长安城内百姓老少奔波，解衣散钱，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转相效仿。面对这样的佞佛狂潮，时为刑部侍郎的韩愈挺身上书，敢触天子逆鳞，历数前世帝王佞佛只得短命的后果，力陈佛教祸国殃民的危害，对奉佛逆流给予奋力一击。表奏的最后说：

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茆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这篇奏章大大激怒了宪宗，欲加以极刑，赖裴度、崔群等人保护，得以从轻处罚，贬为潮州刺史。

唐制，重罪被贬官员要闻诏即行。这已是韩愈第三次南下岭表。罪人之家不可留京师，家属随后被遣逐赴潮州。他的四女挈十二岁，本已抱病卧席，被迫上道，惊痛撼顿，二月二日死于商南（今陕西商南）层峰驿，就地掩埋。当时韩愈先行，已抵达宜城县（今湖北宜城），并不知道消息。直到后来北归，始得携带尸骨，归葬河阳祖莹。就这样，韩愈和家属惨遭流离伤痛，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辛跋涉，于四月末到达潮州。

当时的潮州是岭南荒僻之地，居民困乏，文化落后。这一年七月，群臣上尊号，大赦天下。十月，韩愈改授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但他闻命已是十二月。韩愈在这里仅住了短短八个月。次年正月二十六日宪宗逝世，闰月三日穆宗即位。八日，韩愈抵达袁州，上表谢恩，在位的已是新皇帝了。韩愈在袁州的时间也不长。九月，诏授国子祭酒，这又是他曾长期任职的学官。在潮州、袁州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放奴婢，兴学校，治水害，驱鳄鱼，颇多善政，贻惠后人。在这两个地方历代受到崇祀，至今保存遗迹甚多，相关传说也传诵不辍。

韩愈回朝的第二年，即长庆元年（821）七月，由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又做了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就在韩愈调任新职的第三天，成德镇（治镇州，今河北正定）都知兵马使王廷凑杀节度使田弘正及其僚佐、家属，自称留后，求节钺。朝廷出讨不利，廷凑反而出兵围深冀节度使牛元翼于深州（今河北深州）。朝廷授命韩愈为宣慰使，赴镇州劝降。当时朝臣皆为之危惧。而韩愈以一介书生，勇敢地深入逆乱之地，对廷凑严辞谴责，晓以大义，挫其凶焰，后来廷凑终于罢兵，韩愈立下了功劳。这也是他维护统一、整顿纲纪一贯主张的实际行动。

韩愈晚年出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等职，生活比较安适，斗志和锐气也不及当年了。他于长庆四年去世，死因是个疑案。白居易有《思旧》诗，悼念服用丹药致死的朋友，第一位就是“退之服流黄，一病讫不痊”（《白氏长庆集》卷六二）。这个“退之”是不是韩愈，历

来意见不一。有人认为以韩愈勇辟佛、道的理性精神，服丹药至死的“退之”当另有其人，不可以此厚诬贤者。但唐代贵族士大夫服食丹药风气盛行，有种种迹象表明，韩愈晚年嗜好丹药确是事实，以致祸是完全有可能的。即使真的如此，白璧之玷，只能令人痛惜，并无害于一代文化伟人的品格和成就。

二、张扬儒道，振兴儒学

韩愈自述治学是“生平企仁义，所学皆孔、周”（《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自负“若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答吕璠山人书》）；并声称要济儒道于已坏之后，“使其道由愈而粗传”（《与孟尚书书》）；他又教导后学，好为人师，作《师说》，举出为师职责三项，第一项就是“传道”，当然是指传授儒家圣人之道。他一生就是如此以振兴儒道为职志。本文开头引述苏轼对韩愈的赞语，第二句就是“道济天下之溺”；陈寅恪论韩愈功绩，第一、二两项分别是“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论韩愈》），都是表扬韩愈振兴儒学的功绩。

就上述陈寅恪所说的第一项，韩愈发展儒学的首要功绩是“建立道统”。“道统”作为概念是宋人确立的，但作为观念则是韩愈提出的。韩愈作《原道》，就是阐述他思想主张的纲领性文章，其中他对自古及今思想学术发展的形势有个判断：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

贬潮州，他曾和当地著名禅师、石头希迁的法嗣大颠交往，以至有人说他转而信佛了。他写信给友人孟简加以辩解：

夫杨、墨行，正道废，且将数百年。以至于秦，卒灭先王之法，烧除其经，坑杀学士，天下遂大乱。及秦灭汉兴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挟书之律，稍求亡书，招学士。经虽少得，尚皆残缺，十亡二三。故学士多老死，新者不见全经，不能尽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见为守，分离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圣之道于是大坏。后之学者无所寻逐，以至于今，泯泯也。其祸出于杨、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与孟尚书书》）

就这样，他痛切陈述秦、汉以来“圣人之道”即儒道的衰微，其中又相当明确地指出儒道的衰微与社会整体的衰败相表里。这就意味着振兴儒学乃是解决社会矛盾、挽救朝廷危机的根本方策。这样的观念是基于他对儒道形成、发展的统绪。在《原道》里，他提出：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

这是把儒道描绘成一个渊源有自、历代相传的统绪。韩愈这个说法实则

借鉴了禅宗树立“祖统”的观念。唐代大兴的禅宗是相当彻底的“中国化”的佛教，为了争得自宗作为佛法真传的地位，把自宗所传说成是“教外别传”的“心法”，自佛陀以下递代相传，到二十八祖菩提达摩来到中国，以下经过五代到弘忍，分化出慧能的南宗和神秀的北宗。韩愈确立儒学正统与外来“夷狄之法”的佛教相对抗，连带及于道教，义正辞严，高张起“保卫中国文化传统”的堂堂正正的旗号。而他所提出的“道统”观念，实取资于禅宗的“祖统”说。

自佛教传入中国，来自本土传统加以批评、拒斥、反对的声浪相延不绝，言辞激烈者历代多有。但是晋、宋以来，在历代王朝的倡导之下，“三教”调和、主张三者各适其用的观念逐渐成为社会公认的主导潮流。即使是对佛教持批判、否定态度的人，大多也承认其辅助教化、安定人心的作用。韩愈的“道统”观念明确儒、佛、道三者各道其所道，严格厘清儒道与后两者的界线，主张三者不容混淆，这对于遏制佛、道的泛滥，承续、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陈寅恪表彰韩愈的第二点是“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并指出他所倡导的儒学的现实性和开放性。汉代经学繁荣，但东汉以降，一是乱之以讖纬，再是陷于繁琐章句而无益实用。前者讲天人感应，把儒学“神学化”；后者在师资传授中严分家法，专守训诂，形成繁琐不切世用的学风。自隋代王通到初唐刘知幾等人已经主张治学要通达权变，“一家独断”，力求破除“章句”束缚。中唐时期有啖助、赵匡、陆质师弟子专治《春秋》，创建“新春秋学”，空言说经，以经驳传，专以己意阐释圣人之意，以发扬儒学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的经世致用的作用。韩愈张扬儒学正与这样的学术潮流相一致，也是其进一步的发展，韩愈在《与孟尚书书》里批评“汉氏已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浸以微灭”，致讥于章句之学钩章棘句、脱离实际的经院学问。他在《读皇甫湜公安

园池诗书其后》诗中又说：“《春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这是明确提出理解儒家经典要注重微言大义，而不能溺于章句注疏。何焯说：“此类是《春秋》大意，忽自韩公发之，殷员外及啖氏三家岂得以其专门骄公哉！”（《义门读书记》卷三《昌黎集》）这里提到的殷侗以“五经”登科第，善《春秋》；啖氏三家即指创建“新春秋学”的啖助、赵匡、陆质。何焯是表扬韩愈的治经方法与这些人相同且不逊于他们。陈沆则评论说：“言君子学务其大，则不屑其细。苟诚知道，则衡盱古今。”（《诗比兴笺》卷四），也是赞赏韩愈对待儒家经典夷旷通达的态度。韩愈的友人卢仝治《春秋》，他写诗称赞说“《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寄卢仝》），显然这也是啖助一派以经驳传、一家独断的态度。他的另一位友人樊宗师的文章奇词怪语，以艰深难解著称，韩愈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里评价他“文从字顺各识职”，后人觉得不可理解，实则樊宗师除了著《魁纪公》《樊子》，还作有《春秋集传》，也是一位《春秋》学者，《墓志》里说他“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显然也是指其著作不徇传统章句的创造精神。韩愈曾就学于当时著名儒学家施士丐，从韦绚记录的《刘宾客嘉话录》看，施士丐讲《毛诗》，缘词生训，主观臆断，后来唐文宗批评他“穿凿之学，徒为异同”（《新唐书》卷二〇〇《啖助传》），而韩愈作《施先生墓铭》，却说“先生之兴，公车是召。纂序前闻，于光有曜。古圣人言，其旨密微。笺注纷罗，颠倒是非”，也是赞赏施士丐解经不重章句，直探奥旨。韩愈在《县斋有怀》诗里自述个人治学经验：“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咤。犹嫌子夏儒，肯学樊迟稼？”在经学发展史上，孔子弟子“诸儒学皆不传，无从考其家法；可考者，惟卜氏子夏”（皮锡瑞《经学历史》卷二）。相传子夏作《易传》《诗序》《仪礼·丧服》等，公羊高、穀梁赤都是他的门人，所以后人说“《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那么韩愈标榜“犹嫌子夏儒”，则反对章句之学的含义就十分

明显了。他在《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诗里又说：

孔丘殁已远，仁义路久荒。纷纷百家起，诡怪相披猖。长老守
所闻，后生习为常。少知诚难得，纯粹古已亡。

他不满“长老”们固守习以为常的章句注疏，而要在其外探求经典“纯粹”的真意。上述这些都显示他的儒学观念与方法不徇故常，以及大胆创新的精神与魄力。

讨论具体问题，涉及儒家经典，韩愈同样表现出突破传统繁琐章句的精神。如他的《复仇状》是上奏朝廷讨论复父仇是否应当治罪的，其中先引述《公羊》《礼记》《周官》里的“复仇”观点，得出结论说：“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董仲舒尊经，以《春秋》断狱，韩愈在这里却区分经、律为二。唐代“三礼”之学发达，韩愈《读〈仪礼〉》说“《仪礼》难读”，也是把它等同于百氏杂家之列。他的著名文章《子产不毁乡校颂》里曾说“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如此看待《礼记》的意义显然不够恭敬。他作《与李秘书论小功不税书》，“小功不税”说的是丧服制度，“小功”是兄弟之服，税通“缌”，本意是稀疏的细布，兄弟之服不用。根据《礼记·檀弓》的记载，这话是曾子说的，韩愈在文章里却说“礼文残缺，师道不传”，表示怀疑。他的《石鼓歌》讲到《诗经》，说“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这更是直接批评孔子删《诗》。韩愈能够如此对待儒家经典，清楚地表明他具有清晰的分析能力、理性的批判态度和勇于创新的精神。

韩愈所倡导的儒道富于现实性。他作《原道》，自负是“求端”“讯末”之言。所谓“求端”，就是探求儒家“圣人之道”的根本，即开头的四

句话：“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这就是“吾所谓道”，“仁义道德之说”。所谓“讯末”，实即“道”的实践层面，《原道》里说：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壹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这一段的前半讲圣人：圣人的功绩是教人以“相生养之道”，一方面教人以衣、食、住、行的养生方法，另一方面为民建立起刑政制度，确立社会秩序。后半讲君、臣、民三者的职责。所谓“相生养”，即是要三者各司其职，相互协调，维持正常的社会纪纲，让民众过上衣食无忧的安定、和平生活。这是要求构建社会各阶层和谐相处的社会制度，实际也是当时生产力所能达成的理想社会制度。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韩愈坚决反对藩镇割据、宦官弄权，反对残民祸国的暴虐政治。这表明他所讲的儒道具有“民主性”的积极内涵，也是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儒家思想关注民生的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部分。

韩愈曾说：“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送王秀才序》）他张扬儒道，

思想又是相当开放的。他的文章一再言及孟子拒杨、墨之功，但他在《读〈墨子〉》里却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陈善《扞虱新话》曾指出韩愈的文章“多入于墨氏”。例如他的《原人》讲“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这讲的实是墨子的兼爱，而不是儒家区分等级名分的爱。他的《杂说四》以识别千里马比喻选用人才，讲的也不是儒家的世官世禄，而是墨子的尚贤。韩愈对于道教，和对待佛教一样，都严加批判。但他在《师说》里讲“圣人无常师”，明确说孔子师老子。他对待《庄子》更是赞赏有加，特别是对庄子的文章。韩愈的《祭柳子厚文》里说“人之生世，如梦一觉，其间利害，竟亦何校？当其梦时，有乐有悲，及其既觉，岂足追惟”云云，无论观念还是辞藻都是庄子的。本来君子羞言管（子）、商（鞅），而他的《进士策问》（之五）里却说：“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国以强，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为秦，使天下为秦者，商君也。而后代之称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明确肯定管、商理国治人的作用。这种开放的、现实的治学态度，使他倡导的儒学能够汲取其他学派、学说的精华来丰富自身。

韩愈一生坚决反佛。就现实意义说，他以作品和行动给予恶性膨胀的佛教以有力一击；从长远看，给后来的反佛斗争（包括他去世后不久的唐武宗灭佛）作了思想准备。不过，从理论层面看，他对佛教的批判与南北朝以至唐初傅奕以来反佛言论相比较，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内容，不外乎讲佛教是“夷狄之法”，不符合中土君臣、夫妇伦理，不事生产，害民蠹政等等。但他的反佛又确实显示出特别有力的一面：一是他树立起前面所说的“道统”，从而严分儒、释之大限。他在《原道》的开头就明确：

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

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后面又说：

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这就明确指出儒道与佛教势不两立，在观念上与历来的儒、释并用或儒、释调和的说法和做法截然不同。比如唐初狄仁杰上书反对营造佛像，说“如来说法，以慈悲为主，下济群品，应是本心，岂欲劳人以存虚饰”（狄仁杰《谏造大像疏》，《全唐文》卷一六九），这只是从经济层面反对佛教的靡费。名臣姚崇去世前作《遗令戒子孙文》，其中讲到前世帝王如姚秦、梁武以佞佛灭国，批评中宗、太平公主、武三思等营造佛寺，但却又说“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福道备矣”。比较起来，韩愈能够把反佛的意义提升到高层次的文化与思想对立的水平。

二是韩愈的反佛斗争体现出前无古人的坚定性和大无畏精神。他写《原道》，不惧皇帝权威，疾言厉色，甚至以帝王的生死相要挟，并且坚定地表白即便以此罹祸也绝无反悔。在《论佛骨表》的最后，他说：“凡有殃咎，宜加臣身”，这种誓死抗争的决心和勇气，千古之下仍令人耸动。

第三，虽然韩愈的官职并不高，但他作为一代文坛领袖，能够以自己的声望招引后学，加之他文章确实写得好，用动人笔墨写反佛文字，自然会在社会上广泛流传，造成影响。正是基于上述的三点，他的反佛，特别是大胆上书谏迎佛骨，一时间轰动朝野，对后世也造成了广泛、深

刻的影响，他本人也被当成思想史、文化史上兴儒反佛的楷模和旗帜。

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对佛说、主要是禅宗思想也有所吸纳和借鉴。前面讲到，他确立“道统”观念有取于禅宗。又禅宗主张自性清静，宗义以“见性”“顿悟”为纲领，把平凡人作佛成圣的关键归结到个人的心性修持，这种心性理论具有相当高的理论价值，可补本土传统思想的不足。陈寅恪曾指出，当初韩愈随被贬谪的兄长韩会到岭南韶州，“其所居之处为新禅宗之发祥地，复值此新学说宣传极盛之时，以退之之幼年颖悟，断不能于此新禅宗学说浓厚之环境气氛中无所接收感发，然则退之道统之说表面上虽由孟子卒章之言所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禅学于退之之影响亦大矣哉！”他又具体分析说：“新禅宗特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摧陷廓清，发聋振聩，固吾国佛教史上一大事也。退之生值其时，又居其地，睹儒家之积弊，效禅侣之先河，直指华夏之特性，扫除贾、孔之繁文，《原道》一篇中心旨意实在于此。”（《论韩愈》）前面提到，韩愈被贬潮州，结识著名禅师大颠，离开潮州时又曾赠衣为别，以至相传他已改信佛说。他写信给孟简加以辩解，说道“（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云云，观念与语言正是通于禅宗的。这也是他接受禅宗思想的例子。他的后学李翱作《复性说》三篇，进一步统合儒家与禅宗的心性理论，开宋代理学先河，则韩愈实开其端倪。

三、倡导“古文运动”，推动文体革新

贞元九年（793），韩愈二十六岁，作《争臣论》。其原委是有阳城其人，进士及第，隐居中条山，有耿直敢言之名声，但被朝廷擢为专司谏诤的谏议大夫之后，却缄默不进言，韩愈不满，遂作文批评（阳城后

来以论谏权奸裴延龄为相被贬官，表明他确不负盛名，这是后话），其中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当时的韩愈还年轻，没有出仕，诗文也没有大的名声。这简短的一段话却已经明白表达了他的为人态度和文学主张。其中论文即所谓“修其辞以明其道”，后来被简括为“文以明道”，是对于写作中文、道关系的简洁、明确的说明，也是他后来倡导的“古文运动”的纲领，成为他在文学思想史上的重大贡献。

“文以明道”，还有后来宋人提出的“文以载道”“道盛言文”乃至“因文害道”之类的观点，都是强调作文要阐扬儒家“圣人之道”、服务于“明道”这个根本。这实际也是历代统治者关于写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之间关系的基本主张。韩愈提倡“古文”，又概括出“文以明道”四个字，并进行了阐述和发挥。韩愈又说：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哀辞后》）

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

这实际又有点文、道并重的意味了。后来，朱熹指责他“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读唐志》，《朱文公全集》卷七〇），也是看到他期于“明道”却又十分重“文辞”的主张和做法。

正因此，韩愈对于培养、提高写作的艺术水平与表现技巧表现出强烈的自觉性，他自己在这方面也下了大功夫。他自述治学经历说：

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于春官，以文名于四方。（《与凤翔邢尚书书》）

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其业则读书作

文，歌颂尧舜之道，鸡鸣而起，孜孜焉亦不为利……（《上宰相书》）

就这样，他以“读书作文”为业，虽然也和当时读书人一样要“应举觅官”，也在朝野担任过大大小小的官职，但他终究是个文人，对文章确有特嗜，又竭尽心力写出好文章。正如他自己所说：

……虽愚且贱，其从事于文，实专且久。（《上襄阳于相公书》）

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砉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上兵部李侍郎书》）

他的另外一些叙说生平、表白作文体会的文字如《答李翊书》《进学解》等，都一再表明自己作文如何刻苦用功、一心专注。以至后来的道学家们批评他在文辞上耗费精力，如程颐说他“因学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是“倒学”了（《二程集·遗书》卷一八《伊川先生语四》）。杨时则说：

若唐之韩愈，盖尝谓“世无仲尼，不当在弟子之列”，则亦不可谓无其志也。及观其所学，则不过乎欲雕章镂句、取名誉而止耳。（《与陈传道序》，《杨龟山集》卷四）

实际上，正因为韩愈道与文兼重，并在文辞上刻苦用功，才为他振兴儒学的事业提供了可靠保证，又使他在文学创作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

先讨论他在“文”的创作方面的成就。

如今人们肯定、赞扬韩愈写作“古文”、倡导“古文运动”的业绩，实际内容包括相关联的两个层面：一个是革正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

以先秦盛汉散体单行、质朴无华的“古文”取代晋、宋以来雕绣藻绘、浮靡空洞的骈文，这属于写文章的方法、技巧和语言层面；再一个是推动现代文艺学意义上的文学散文思想、艺术水准的提升，这属于文学创作层面。在这两个层面，韩愈都取得了“承前”即集前人创造成果之大成、“启后”即给后人开拓方向与道路的巨大成就。

晋、宋以来逐步兴盛的骈文是文章写作艺术畸形发展的产物。讲究对偶声韵、使典用事，追求华辞丽藻，加上时逢六朝动乱时期，贵族文人们普遍的精神空虚、颓靡，写出来的骈文就成为追求形式、耽于唯美、浮靡雕琢的“美文”。骈文所使用的写作技巧本来是先秦以来汉语诗文写作长期发展的艺术成果，只是在骈文写作中被发挥、滥用以至走向极端化了。骈文的弊病、基本要害在于不切实用、空洞浮华。所以，当它不断发展，就会不断受到批评，并有相当一部分人试图“复古”以扭转颓势。北朝有苏绰，仿《周书》作《大诰》；隋朝的李谔、王通都有意写作“古文”。初唐有陈子昂，盛唐有李华、萧颖士以及后来的元结、梁肃等都明确地反对六朝浮华文风，要求革正文体。他们的相关言论已逐渐成为文坛上有相当影响的主张，在实践上也做了多方尝试。陈子昂以下的几人在文学史上被视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他们也确为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古文运动”做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准备。

韩愈登上历史舞台正逢盛唐之后文化发展的又一个兴盛期：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中衰，要求变革的思潮高涨，思想上“儒学复古”潮流兴起。当时，韩愈、柳宗元等倡导的“古文运动”，与白居易、元稹等倡导的“新乐府运动”，都与这种社会思潮的整体形势相表里。韩愈总结历史经验，针对文坛形势，以“文以明道”相号召，要求给“文”充实现实内容，又以“道”作为旗号，提出革正文体、文风、文学语言的系统主张，并以其杰出才能和写作实践作为典范，召集友朋（如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引导后学（如李翱、皇甫湜等人），一时间声势鹊起，

席卷文坛，被称为“古文运动”，一举扭转了文坛潮流，创造出文章写作和散文创作两个层面的巨大成就。

韩愈提倡“古文”，革正文体，实则是寓创新于“复古”。近人陈衍说：

昌黎长处，在聚精会神，用功数十年，所读古书，在在撷其菁华，在在效法，在在求脱化其面目。（《石遗室论文》卷四）

韩愈一方面广泛从前人成功的创作遗产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适应时代形势，锐意出新。他自述学问经验说：

沉浸猷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讲学解》）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虽然尊儒术，但所学却不限于儒家经典，对这些经典的写作艺术又是有所批评和拣择的。他还注意到《庄子》、屈赋、司马迁《史记》和司马相如、扬雄的辞赋，并广取博收，眼界极其开阔。柳宗元曾指出：“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柳河东集》卷三四）。韩愈本人也曾说：“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答刘正夫书》）就文章风格论，儒家经典质朴，至汉代踵事增华，语言和表达技巧都有重大发展、演变，韩愈重视汉朝人的文章，表明他注重文体发展、创新的一面。后来王鏊评论说：

尝怪昌黎论文，于汉独取司马迁、相如、扬雄，而贾谊、董仲舒、

刘向不之及。盖昌黎为文主于奇，马迁之变怪、相如之闳放、扬雄之刻深，皆善出奇。董、贾、刘向之平正，非其好也。（《震泽长语》卷下）

对待前人遗产如此拣选予夺，反映韩愈对于文学发展递代出新的认识。这种发展观念体现在他的创作实践之中，成为他“文体复古”取得成功的保证。

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韩愈对待骈文的态度。他倡“古文”是明确反骈文的。他进士及第后上书宰相求援引，一方面自负“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另一方面则批评当时礼部考试是“试之以绣绘雕琢之文，考之以声势之逆顺、章句之短长，中其程式者，然后得从下士之列”。谈到科举之文，他又说：“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必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耳。”（《答崔立之书》）这都表明了他对骈文的拒斥态度。可是在实践中，他却又十分注重继承、借鉴历代骈文创作的艺术成果。这也成为他“古文”写作推陈出新的重要资源。

这表明韩愈具有相当明确的文体发展观念，并能够体现在他的“古文”创作实践之中。就文章写作而言，秦汉以前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所写的“文”都是实用的。到魏晋时期，“文学的自觉”意识形成，“四部分，文集立”，写作内容和方法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新变，表现在文章体裁上，如包世臣所说：“周、秦文体未备，是矣。晋、宋以后渐备，至唐、宋乃全。”（《艺舟双楫·论文》卷三）晋、宋以来文体的“备”和“全”，具体体现在创造出一批新的文章体裁，例如记序、表状、碑传以及可统称为“杂文”的文字，到唐、宋时期，这些文体的发展臻于完善。这些新文体更多地表达了作者的主观意识，使用更多样、更成熟的表达技巧，利用更丰富、更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作为文学散文体现

出更高的艺术水平。而这些正体现在韩愈的“古文”中。

韩愈在“古文”写作中不废骈偶，不少篇章是骈、散间行的。如上所说，骈文发展了写作的艺术形式和语言技巧。包世臣又指出：

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体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势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仪厥错综，至为微妙。（《艺舟双楫·论文》卷一）

这是说文章写作使用骈与散，能够发挥其各自的功能，使文字兼有凝重和流畅之美。韩愈的文章，正是善于根据表达的需要，使用骈偶、事典，讲究辞藻精美、形象，注意声韵和谐、音节短长，从而取得自然流畅、文情并茂的最佳效果。

此外，就内容而言，袁宏道曾梳理古代诗文写作发展变化的脉络说：

古之为诗者，有泛寄之情，无直书之事；而其为文也，有直书之事，无泛寄之情，故诗虚而文实。晋、唐以后，为诗者有赠别、有叙事；为文者有辨说、有论叙，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与其人。是诗之体已不虚，而文之体已不能实矣。（《雪涛阁集序》）

如果只就“文”来说，古代文章确是注重写实、讲究“实录”的；至魏、晋，用“虚”渐多，更多地注重主观造作，“架空而言”，实用性减少而具有更多独立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欣赏功能。这也是韩愈创作的特点，是他取得的艺术成就的一面。而在写作中如此体现强烈的主观特色，乃是文学散文的特征。这样，韩愈便完美圆熟地写作出晋、宋以来发展起来的各体文章，也创作出一批堪称经典的优美艺术散文。

本书所选《原道》《原毁》《师说》等篇乃是思想史、学术史上的重

要著作，又被视为优秀的文学散文。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曾指出：“重视非虚构素材和特别重视语言表现技巧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两大特长。”他又说：“（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文学、政治、哲学的参与，三位一体，缺一不可。”（《中国文学史之我见》，见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这样，一方面，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必然更多直接表现政治和学术内容；另一方面，写作技巧则必然更重视语言。因此，古典文学散文也就难以根据内容来与一般著述、文章划出界线，而使用语言和表现技巧则成为判断散文艺术水准的重要标志。先秦百家之书、秦汉政论的许多篇章之所以被认定是文学散文，主要也是由于其立意、构思、语言等方面多作修饰，具有艺术欣赏价值。正因如此，韩愈的许多论说文字被评价为优秀的散文篇章，他使用“古文”写作的论说文字明道析理，义正词严，雄浑壮伟，沉着痛快，表达又纵横开阖、变化无方、放浪纵恣，虽然所论不必尽是，但体现出极高的审美价值，成为论说类“古文”的典范。

书信和送序是两种供应酬的应用文体，同时具有一定的艺术欣赏价值。这两种文体发展到唐代而臻于鼎盛。韩愈文集正集三十卷中，书占三卷，序占六卷。他的这类作品纪事、述情、议政、论学，内容丰富，形式灵活。林纾说：

与书一体，汉人多求详尽，如司马迁之《报任少卿》、李陵之《答苏武》是也；六朝人则简贵，不多说话；前清考订家则务极穿穴，几乎生平所知所能，尽于书中发泄。……独昌黎与人书，则因人而变其词：有陈乞者，有抒愤骂世而吞咽者，有自明气节者，有讲道论德者，有解释文字为人导师者。一篇之成，必有一篇之结构，未尝有信手挥洒之文字。熟读不已，可悟无数法门。（《韩文研究法》）

至于韩愈的序，张裕钊评论说：“唐人始以赠序名篇，作者不免贡谏，体

亦近六朝，至退之乃得古人赠人以言之意，体简词足，扫尽枝叶，所以空前绝后。”（转引自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这都精当地指出了韩愈书、序两体文字的特色与成就。

“记”“叙”文体主叙事、描写。韩愈的这两体文字篇数不多，但几乎篇篇都立意高远、表达精粹。关于韩愈的记，宋人黄震评论说：

《宴喜亭记》，工于状物；《掌书厅记》（《徐泗豪三州节度掌书记厅石记》），工于言情；《画记》，工于叙事；《蓝田县丞厅壁记》，叙崔斯立盘郁之怀；《修滕王阁记》，自叙慨慕遐想之意。随物赋形，沛然各纵其所之，无拘也。（《黄氏日钞》卷五九）

这里提到的《蓝田县丞厅壁记》，写一个县府里的官吏因循苟且，无所作为，友人崔斯立沉没其中，大才难施，受屈于人，变方正刚直为颓废消极，如此“极意摹写，见其流失非一日，即为斯立发其愤懣，亦望为政者闻之，使无失其官守也”（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三一《昌黎集》）。壁记本来用在百司或府县诸厅，内容依例主要叙述官秩创始及迁授始末，颂扬历任官员的嘉言懿迹，这种体裁的官样文章，在韩愈笔下却也能够写成意味深远的优美篇章。

碑志（墓志铭、神道碑等）和行状都是纪念或颂扬故人的广义传记体文章。韩愈文集正集三十卷中，碑志占十二卷，可见其占有重要地位。历来有“韩碑杜律”之说，是说韩愈的碑志和杜甫的律诗一样，是代表唐代文学发展水平、体现各自创作成就和艺术风格的作品。韩愈的友人刘禹锡在给他写的祭文里说：“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祭韩吏部文》，《刘禹锡集》卷四〇），可见韩愈写的这一体文字在当时的声望和影响。在韩愈之前，碑志一般使用骈体，内容则“称美而不称恶”，多歌功颂德、虚夸不实之辞。韩愈虽然亦曾受“谀墓”之讥，

但从总体上看，他能够继承和发扬《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以来史传散文的优良传统，就碑主生平行事，精心构撰，塑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体现一定的思想意义。又，到了唐代，碑志写作已形成一定程式，这就是后来所归结的“墓志例”，按顺序记述人物阀阅、名讳、历官、功业、家属、后嗣等等。而韩愈却匠心独运，根据碑主具体情形而有主叙事、主议论和叙议兼备等，“随事赋形，各肖其人”（钱基博《韩愈志》），又“言人人殊，面目首尾，决不再行蹈袭”（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有的篇章又融入传奇笔法，奇词奥句，豪曲快字，以至讽刺幽默，色色有之。人称碑志在韩文中艺术成就位列第一，是有一定道理的。

情感赋予文学作品以生命，没有真挚而热烈感情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韩愈的诗文无论如何雄奇变怪或雕章镂句，却总是贯注着热烈激情。这个特点在他的哀祭文字里表现得十分突出。特别是与前人骈体韵语哀祭文字的拘谨刻板相比，韩愈多用散体抒写悲情，常常是话念平生，曲绘人情，又能够充分利用叙事抒情的虚实变化、结构上的开阖转换，发挥语句短长、声调高下的作用，造成一唱三叹、血泪满纸的效果。

在现代文学史上，特别是有鲁迅不朽的创作实践，杂文这种随事曲注、任意生发、自由书写的文体体现出特殊的意义和地位。刘勰的《文心雕龙》里已有《杂文》篇，其中说：“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这里所说“杂文”的内容显然更为广泛。今本《韩昌黎集》有专门的《杂文》一卷，另有《杂著》三卷，其中不少篇章正仿佛现代意义的杂文。韩愈的这类文字，或因事立意，或借题生发，设譬取喻，不拘一格，猖狂恣睢，肆意而作，语言形象生动又凝练精粹，且多富讽刺、幽默情趣。有些短篇文字，浑灏流转，腾挪开合，意味深长，造成尺幅千里之势。唐代“古文运动”后继者孙樵曾列举《进学解》等文章评论说：

鸾凤之音必倾听，雷霆之声必骇心。龙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储思必深，摘词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譬……韩吏部《进学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读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控骑生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远人入大兴城，茫然自失。（《与王霖秀才书》，《孙樵集》卷二）

这就生动描写出韩愈这类作品给人印象之强烈、深刻。还有人称赞他的《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是称赞他这篇文章的笔力与司马迁不相上下。韩愈的这一类作品在杂文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在发展杂文文体艺术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表奏是朝廷官文书，发挥艺术创意的空间有限。特别是唐代表奏一般使用骈体，写作受到严格程式的限制；加之这类文字是以臣下身份论事，不免多颂谀或虚饰之语。但韩愈写这一体的有些作品，因内容不同而风格各异，亦足见其构思和表达功夫，值得一读。特别是著名的《论佛骨表》，是思想史和佛教史上的重要文字，大气磅礴，无所忌讳，慷慨激昂，修辞亦奇突不凡，在古代论谏文字里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赞、颂、箴、铭，或主颂美，或主规谏，或主训喻，行文基本要庄重典雅或简练精悍。根据传统标准，王若虚评论《伯夷颂》说：“退之评伯夷，止是议论散文，而以‘颂’名之，非其体也。”（《滹南遗老集》卷三五《文辨》）这种批评正体现韩愈这篇“颂”的高度独创性。传统上的“颂”要作韵语，而韩愈往往使用散文，也体现其创意所在。韩愈的赞、颂、箴、铭亦以立意为主，形式不拘一格，体制类似杂文。就文体言，它们可说是一种变体；就内容言，则大多新鲜、深刻，意味深长。

这样，韩愈的各体文章，各有鲜明特点，艺术上亦各有杰出创获，形成“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

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适，精能之至，入神出天”（《韩文公墓铭》，《皇甫持正文集》卷六）的强烈效果，把散文创作艺术大大地提高了。他的创作直接影响当时文坛风气，稍后的李肇说：“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唐国史补》卷下）韩愈的散文流传后世，被当作作文和写作散文的楷模。直到晚清白话文兴起，韩愈所倡导和写作的“古文”千余年间成为历代文坛流行的主导文体；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亦铸就了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当然，也应当肯定，中唐时期的文体革新、散文发展不是韩愈一个人的劳绩。“古文”创作形成“运动”，有前人铺路，有同道如柳宗元等人协作，有后学接引，但韩愈作为“运动”领导者的作用，他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中的示范效应，确是一时无两、不可取代的。

四、“以文为诗”，开创诗歌创作新生面

关于韩愈的诗，赵翼曾评论说：

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气横恣，各开生面，遂独有千古。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瓯北诗话》卷三）

盛唐诗，除了赵翼提出的李、杜，还有王、孟、高、岑等，众星云集，古、近各体诗创作，各种风格、流派，都取得了空前成绩，各领风骚，从而使得后继为难。而韩愈能够凭借杰出才气别开生面，独创新境，“山立霆碎，自成一法”（蔡絛《西清诗话》，转引自《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又与孟郊等一批杰出诗人一起，创造屹立中唐诗坛、成就突出、

影响深远的韩孟诗派。从中国诗史发展看，“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钱钟书《谈艺录》）。就是说，韩愈的诗歌创作成就杰出并极富独创性，又是诗史上转变风气、开创宋诗新境的人物。

后人概括韩愈诗的特点是“以文为诗”。这本是一种戏谑或带有贬义的评语，据传最初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宋人沈括（1031—1095）。据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二记载：

沈括存中、吕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择，治平中同在馆下谈诗，存中曰：“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终不近古。”

后来陈师道（1053—1101）更明确提出“以文为诗”四个字：

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

教坊是朝廷舞乐官署，雷大使指宋代教坊艺人雷中庆。从陈师道的话看，这位雷大使的舞蹈技艺超绝，但不合常规，用来比喻韩愈诗、苏轼词，是说他们的写诗方法超出一般蹊径。实则从另一种意义看，也是指出他们的创作富于独创性。后来惠洪（1071—1123）在《冷斋夜话》卷二里更详细地记载了当初沈括等人谈诗的情形，并表达自己的意见：

沈存中、吕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择，治平中在馆中夜谈诗。存中曰：“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吉甫曰：“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人亦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择是吉甫，于是四人者相交攻，久不决。……予尝熟味退之诗，

真出自然，其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之上。

可见，当初对韩愈的“以文为诗”、写诗如“押韵之文”，就有褒贬不同的两种意见。惠洪是当时文坛上活跃的著名诗僧，和包括苏轼在内的名流交往密切，他高度评价韩愈诗，甚至以为高出杜甫。

此后，韩愈“以文为诗”成了历代评价其诗的公案，也成为后代文学史上有关写诗宗唐、宗宋以及唐、宋诗优劣之争的重要内容。这里的是非不容细叙。不过凭心而论，如果把韩愈的诗简单地说成是“押韵之文”显然是一种极端看法，而从艺术创新角度来考察他的“以文为诗”，则应当肯定他确实开创诗歌创作的新技法、新风格，后来经宋人开拓，遂形成宋诗发展的新局面。

唐诗与宋诗总体面貌确有不同：唐诗重意兴情韵，宋诗主思理筋骨；重意兴情韵则多兴象，韵味深长；主思理筋骨则多议论，思致细密。南宋的严羽是尊唐的，他说宋人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诗辨》），实则说的就是“以文为诗”。而韩愈的诗正开宋诗先河，这样看，他“以文为诗”又是对前人写诗规范的突破，是诗歌写作艺术的创新和发展。当然，这种创新与发展的优劣成败是可以讨论的，人们的评价也不能强求一致。

不过，既然是创新和发展，就确实给诗歌创作艺术充实了新成分，包括内容、形式、语言、技巧等方面。金代赵秉文评论韩愈，说他“以古文之浑浩，溢而为诗，然后古今之变尽矣”（《与刘梦英书》，《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一九）；方东树论七言古诗，说“观韩、欧、苏三家，章法剪裁，纯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独步千古”（《昭昧詹言》卷一一）。这些都是讲韩愈写诗融入古文写作笔法，具体表现主要是解散传统格律而杂以散体。实际上，在韩愈之前，杜甫的诗如《奉先咏怀》《北征》等已经“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

序》),融入散文技法。韩愈在这方面进一步加以拓展,如他早年的五古《此日足可惜》诗,记述身逢离乱,琐琐叙写,正是取法杜甫《北征》;《赴江陵途中寄三学士》诗,同样用散文笔法,描写、议论交杂,开阖变化。陈沆曾批评韩愈诗:“《谢自然》,送灵、惠,则《原道》之支澜;《荐士》《调张籍》,乃谭诗之标帜。以此属词,不如作论。”(《诗比兴笺》卷四)这是指韩愈作这些诗像是在写论文,是贬抑的看法。而对韩愈诗的这种写法,陈寅恪则给予高度评价,说它们“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论韩愈》)。这样,从发展的角度看,“以文为诗”,杜甫已开端倪,韩愈加以发展,实则是在盛唐诗歌艺术高度成熟之后,另辟蹊径,大胆创新,创造出唐诗的一种新风格、一个新流派,是有其独特成就和贡献的。

诗歌作为文学样式,功能上适于“言志”“缘情”,而“以文为诗”能够容纳更丰富的内容,是把诗的表现力大为扩展了。当然,这要讲究艺术技巧。如韩愈的情形,他不是利用诗歌的形式作文、作论,而是如欧阳修指出:

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六一诗话》)

韩愈写诗,不仅注重发挥诗歌体裁婉转抒情的功能,又能够借鉴散文手法铺陈议论,论政述学,叙事记人,把本来散文可写的内容纳之于诗。甚至有些本来难以入诗的题材也被他用来写诗,而且写成了十分感人的诗。例如《陆浑山火》写野火燃烧,《叉鱼》写捕鱼,都尽细致描摹之能事,把场面景象铺陈得淋漓尽致;《永贞行》写朝廷政治事变,《寄卢仝》写讼案,都详述原委,叙事明晰,后者还杂以谐谑,别有情趣;《石鼓歌》

写古代遗物，包括对文物的考证，这些都是前人作诗很少涉及或根本没有写过的内容。还有些如鼾睡、落齿、患疟疾等生活琐事，他也能够细致描摹，写成趣味盎然的诗。有人评论他的诗“以丑为美”（刘熙载《艺概》卷二《诗概》），还有人说他的诗是非诗之诗。无论这些看法和评价如何，必须承认他扩展了诗歌表现的境界，造成“胸中牢笼万象，笔下熔铸百家”（李重华《贞一斋诗说》）的奇伟新颖的气象。

在具体写法上，韩愈的诗多用“赋”。赋的特点，如刘勰所说：“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诠赋》）陆机的《文赋》把赋与诗相比较，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所谓“体物”，就是描摹物象，而“浏亮”即清晰生动地加以描摹。这就与诗讲究韵外之致、注重言简意长不同。韩愈的诗借鉴赋的自由散漫、不避琐细的叙事和描摹笔法。如赵翼指出：

自沈、宋创为律诗后，诗格已无不备。至昌黎又斩新开辟，务为前人所未有。如《南山》诗内铺列春夏秋冬四时之景，《月蚀》诗内铺列东西南北四方之神，《谴疟鬼》诗内历数医师、灸师、诅师、符师是也。又如《南山》诗连用数十“或”字，《双鸟》诗连用“不停两鸟鸣”四句，《杂诗四首》内一首连用五“鸣”字，《赠别元十八》诗连用四“何”字，皆有意出奇，另增一格。（《瓯北诗话》卷三）

用铺陈、描摹、重复等写法，如果使用不当，会造成平淡冗长，显得内在情韵不足。但是韩愈却能利用表述的繁简详略、构思的移步换形、结构的波澜起伏来加以补救，造成强烈的感情波澜和艺术感染力。例如《南山》诗大幅叙写游山过程，铺排山间四时景致，极尽琐细堆砌之能事，但由于铺排得井然有序，极尽刻画形容，描绘出南山壮丽宏伟的景观，

因而并没有给人累赘凡庸之感。另一首同是写游山的《山石》诗，同样是按部就班地写登山、入寺、进食、留宿直到清晨离寺、出山的经过，写得仿佛不施剪裁，寸步不移，但其中有如画的细节描写，又内含饱满情致，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还有《洞庭湖阻风》写风浪，《陆浑山火》写野火，都是极力铺陈，取得了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这样融入“赋”的手法，突破了传统成熟的格律限制，丰富了艺术手法，开拓了诗作的表现境界。

“以文为诗”还表现在句法声韵上。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众体皆备，作为诗的外在表现的行文，和内在的音节、对偶、押韵方式等已形成严格的规范。韩愈常常打破这些规范，采取更自由的表达方式。例如句法，古典诗歌基本以两个字为一个音节，五言句一般是“二二一”的节奏，但韩愈常常有意加以改变，造成“一四”“三二”之类的节奏，或在五言诗里使用十字长句，诗句虽显得散漫，却能取得一种古朴的音情效果。对偶也一样，例如他的五言古诗长篇《县斋有怀》通首皆对，五律《答张彻》包括起结句句作对，而另一些诗则力避对偶，或不按规则地使用拗体。这显然是在有意解散固有的格律，以散文句法入诗，也是因难见巧，取得古奥生峭的艺术效果。看似忽视、冒犯了格律，实则是诗歌格律的创新。对于声韵，韩愈推敲起来是十分用心的。欧阳修曾说：

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六一诗话》）

这样，韩愈的“以文为诗”表面看来是解散格律、追求表达上的“自由”，实则是在突破定型的传统格律来探求、创造新的格律。韩愈诗汪洋恣肆、雄奇横放的艺术风格也是借助大胆创新的精神而形成的。

中国古典诗歌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大批具有强烈表现力的“诗语”。韩愈诗好用奇词新语，这同样体现了他勇于突破和创新的精神。袁枚说：

昌黎尤好生造字句，正难其自我作古，吐词为经，他人学之，便觉不妥耳。（《随园诗话》卷三）

韩愈写诗，选词用语探幽索微，千锤百炼，自铸伟辞。他称赞孟郊诗是“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奭”（《荐士》），即把精心结撰的、富于表现力的奇词新语平熨妥帖地用在作品之中。这实际也是他自己对于诗歌语言的追求。晚唐司空图论诗本是主含蓄情韵的，却高度赞扬韩愈诗：

愚尝览韩吏部歌诗数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撑柱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题〈柳柳州集〉后》，《司空表圣文集》卷二）

赵翼又指出：

盘空硬语，须有精思结撰。若徒捃摭奇字，诘曲其词，务为不可读，以骇人耳目，此非真警策也。……其实《石鼓歌》等杰作，何尝有一语奥涩？而磊落豪横，自然挫笼万有。（《瓯北诗话》卷三）

韩愈诗如《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岳阳楼别窦司直》《荐士》《送无本师归范阳》等名篇，遣词造语都戛戛生新，恢诡奇崛又形象生动，丰

富了诗歌的语汇，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不过，他往往又有意生造奇字硬语以炫耀才情、哗众骇俗，例如《南山诗》里的“突起莫间箴”“达藁壮复奏”，《陆浑山火》的“盪池波风肉陵屯”“电光礚礚赭目暖”，《征蜀联句》的“投奔闹碛礞，填隍儼嵒脣”等等，怪字险语，争奇斗胜，务为不可解，则是才大欺人、不足为训了。

总之，从总体看，韩愈“以文为诗”是盛唐诗歌创作大盛之后独辟蹊径的创新，发展了诗歌创作的表现艺术，又为宋人开创诗歌创作新生命导夫先路，成绩卓卓，对诗歌发展有重大贡献。

韩愈张扬儒学，振兴儒道，树立道统，攘斥佛、道，维护中国文化传统，推动思想学术的承前启后、转旧为新，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他倡导“古文运动”，提出系统的革正文体、文风、文学语言的理论主张，从事成功的创作实践，发展了散文艺术，留给后世一批堪称经典的优秀作品。他的一生历尽艰辛，坚持道义，为捍卫自己的主张和理想而勇于斗争、不惜身命，他的精神、人格和气魄为后人树立了典范，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不世出的、堪称鲁迅所说的民族“脊梁”的伟人。

如前所述，韩愈去世后，他的子婿、门人李汉编辑文集四十卷，合目录四十一卷，后世所传韩愈诗文诸本均出于这一系统。宋初尊儒术，韩文得到重视，此后历代刻本众多，但辗转传抄，讹误亦多。诸家如穆修、欧阳修、朱熹、方崧卿等校正异同，成绩杰出。南宋廖莹中于咸淳年间（1265—1274）编世綵堂《昌黎先生集注》，是宋人对于韩文校勘、注释、辑佚之大成；明万历（1573—1620）中徐世泰据以复刻，版心改“世綵堂”为“东雅堂”，是为“东雅堂本”《韩昌黎集》。该本虽有缺失，但基本能够全面地总结前人整理韩文的成果，且表述繁简得当，便于阅读，流传广泛，本书编撰时将其作为底本。本书选篇全部取自该书正集四十卷；《外集》中的《顺宗实录》是历史著作不选，其他篇章和宋人编

辑的遗文真伪莫辨且无杰出作品亦不选。本书编排依集部书惯例，先诗后文，附赋一篇；依编年为序；年代难以确考的篇章酌情置于适当位置。

本书参校，主要利用方崧卿《韩集举正》（简称“方《正》”）、朱熹《韩文考异》（简称“朱《考》”）、魏仲举《五百家注昌黎文集》（简称“魏《集》”）、陈景云《韩集点勘》（简称“陈《勘》”）、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简称“马《校》”）、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简称“钱《释》”）、童第德《韩集校注》（简称“童《注》”）、陈迥东《韩愈诗选》（简称“陈《选》”）等，一一注出，不敢掠美。

自宋代以来，韩愈和《韩昌黎集》便受到重视，研究成果众多，相关争论亦多。本书作为韩愈作品的选本，在参照、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做到选篇适当、注释详明、评鹭得当。但编选者学植浅薄，面对的是历史上向称复杂的课题，错误不足在所难免，尚祈读者指正。

国家图书馆

诗 歌

岐山下一首^[1]

谁谓我有耳^[2]，不闻凤皇鸣。謁来岐山下^[3]，
日暮边鸿惊。丹穴五色羽^[4]，其名为凤皇。昔周
有盛德^[5]，此鸟鸣高冈。和声随祥风^[6]，窅窅相飘
扬。闻者亦何事^[7]，但知时俗康^[8]。自从公旦死^[9]，
千载閟其光^[10]。吾君亦勤理^[11]，迟尔一来翔。

〔注释〕

〔1〕岐山：在今陕西宝鸡岐山县境，其北的周原是周朝发祥地，中唐时属凤翔府（今陕西宝鸡凤翔县）。约贞元九年（793）韩愈在长安应博学宏辞试，曾一度西行游历至岐山，作此诗。〔2〕“谁谓我有耳”二句：意本《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吾已矣夫。’”“不闻凤皇鸣”即“凤鸟不至”，以喻天下不治、时势将乱。凤皇，即凤凰。〔3〕“謁（qiè）来岐山下”二句：往来经过岐山下，日落时分听到边疆警讯。謁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古人文章多言‘謁来’，犹往来也。”謁，离去。边鸿惊，边地大雁惊叫，这里是暗示外敌乘夜入侵。岐山本属唐代政治中心的关内道，“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回纥、西方吐蕃内侵，因而沦为边防前线。〔4〕“丹穴五色羽”二句：意本《山

陈迥东：“孔子所谓‘凤鸟不至’之叹，——没有遇到像周初那样的封建‘盛世’。”（《韩愈诗选》）

海经·南山经》：“丹穴之山，其上……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古代传说中，羽毛五色，声如箫乐，被当作祥瑞的象征。[5]“昔周有盛德”二句：意本《诗经·大雅·卷阿》：“凤皇鸣矣，于彼高冈。”又《山海经·南山经》：凤皇“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6]“和声随祥风”二句：描写凤鸣，和谐的风鸣伴随吉祥的风婉转传扬。窅窅，同“窈窕”，美好貌。[7]亦何事：又有什么事态。[8]时俗康：时势太平。[9]公旦：周公姬旦，周武王弟，辅佐武王克殷建周；武王死，又辅佐成王治理天下。[10]阒(bì)其光：隐蔽其光彩，指凤凰不再出现于世。阒，关闭。[9]“吾君亦勤理”二句：我们的皇帝也勤政治理天下，等待你再度降临凤翔。颂扬溢美之辞。吾君，指唐德宗李适(kuò)。迟(zhì)尔，期待你，尔指凤凰。迟，期待。一来翔，再飞来一次。

[点评]

这是韩愈早年的诗，写于他应举求仕之时。诗的题材虽是记游，实则发挥孔子“凤鸟不至”的慨叹以明志。岐山地处周室肇基之地的周原，诗人游履及此，想到周朝开国的“盛德”，传说当时天下康宁，凤凰来仪，而时下则回纥、吐蕃内侵，边讯紧急，“不闻凤皇鸣”。在短短的篇幅里，诗人抒写出对时事衰乱的忧虑和对理想政治的向往，最后笔端直指当朝皇帝德宗：所谓“吾君亦勤理”，乃是臣下的回护之辞；而“迟尔一来翔”，则在凤凰于飞的向往中寄托对时势的忧虑和对朝政的批评。韩愈《送何坚序》中曾说：“吾闻鸟有凤者，恒出于有道之国。”联系这一篇“不闻凤皇鸣”的慨叹，可以清楚地看出韩愈这篇诗作的现实批判意义，也表明他在早年对世事弊端已经有

相当清醒的认识。又，杜甫晚年写《壮游》诗，也曾回忆自己“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凤凰乃是杜甫表达理想政治的主要意象之一，韩愈利用这一意象也是有意继承杜甫的这一思想观念和创作内容的传统。

孟生诗^[1]

孟生江海士^[2]，古貌又古心。尝读古人书，谓言古犹今^[3]。作诗三百首^[4]，宵默《咸池》音。骑驴到京国^[5]，欲和熏风琴。岂识天子居，九重郁沉沉^[6]。一门百夫守，无籍不可寻^[7]。晶光荡相射^[8]，旗戟翩以森。迁延乍却走^[9]，惊怪靡自任。举头看白日，泣涕下沾襟。谒来游公卿^[10]，莫肯低华簪。谅非轩冕族^[11]，应对多差参^[12]。萍蓬风波急^[13]，桑榆日月侵^[14]。奈何从进士^[15]，此路转岖嵌^[16]。异质忌处群^[17]，孤芳难寄林。谁怜松桂性^[18]，竞爱桃李阴^[19]。朝悲辞树叶^[20]，夕感归巢禽。顾我多慷慨^[21]，穷檐时见临。清宵静相对^[22]，发白聆苦吟。采兰其幽念^[23]，眇然望东南。秦吴修且阻^[24]，两地无数金^[25]。我论徐方牧^[26]，好古天下钦^[27]。竹实凤所食^[28]，

一连四个“古”字。古“盛世”，古“圣人之道”，“复古”的向往。

称赞孟郊诗绝高：“作诗三百首，宵默《咸池》音。”体现两人共同的创作观念。

程学恂：“此荐孟生于张建封也。然及建封处只末段数语，仍是归重孟生。古人立言之体，严重如此。”（《韩诗臆说》）

德馨神所歆。求观众丘小^[29]，必上泰山岑。求观众流细，必泛沧溟深。子其听我言，可以当所箴^[30]。既获则思返^[31]，无为久滞淫。卞和试三献^[32]，期子在秋砧。

〔注释〕

〔1〕孟生：指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唐代诗人。生，古时“先生”的省称。贞元八年（792），韩愈和孟郊、李观同在长安应进士试，韩、李登第，孟郊落第东归，将到徐州（今江苏徐州）谒见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韩愈作此诗送别，孟郊有答诗《答韩愈李观别因献张徐州》。〔2〕江海士：隐居避世者。语本《庄子·刻意》：“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3〕古犹今：即“今犹古”。语本《列子·杨朱》：“五情好恶，古犹今也；四体安危，古犹今也；世事苦乐，古犹今也；变易治乱，古犹今也。”此谓孟郊心怀古道，不慕时俗。〔4〕“作诗三百首”二句：称赞孟郊作诗三百首，风格古奥，有古乐《咸池》遗韵。陈《勘》：“按苏子容诗：‘孟郊篇什况《咸池》。’自注云：‘唐人题孟郊诗三百篇为《咸池集》，取退之诗意。’又《刘贡父诗话》亦云：‘孟有集号《咸池》，仅三百篇。’”上述二说不同，应以前说为是。窅（yǎo）默，深奥精微。窅，深远貌。《咸池》，古乐名，一说黄帝之乐，一说尧乐，韩愈用以比况孟郊诗有古圣人之道之意趣。〔5〕“骑驴”二句：上句形容孟郊落拓不羁，下句称赞他作诗有意追模虞、舜音乐。骑驴，无马可骑，形容贫困落拓。典出《后汉书·向栩传》：“少

为书生，性卓诡不伦。……或骑驴入市。”京国，京城长安，此指到长安参加进士试。熏风琴，典出《孔子家语·辩乐》：“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6]九重：指宫廷。典出宋玉《九辩》：“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郁沉沉：幽暗深邃貌。《史记·陈涉世家》：“涉之为王沉沉者。”应劭注：“沉沉，宫室深邃之貌也。” [7]无籍：唐制，刑部司门司掌朝廷门关出入簿籍，凡官员在簿籍上有名者经勘察后始得出入。这里是说孟郊没有官员身份，不能进入宫廷。 [8]“晶光荡相射”二句：描写朝廷仪仗旗帜、兵器光彩耀眼。晶光，光亮耀眼貌。旗戟，此指仪仗竖旗列戟。戟，古兵器。翩，飘扬，属“旗”。森，森严，属“戟”。 [9]“迁延乍却走”二句：写孟郊徘徊停留，终于决绝地离开，对上述景象惊怪异常，不堪忍受。乍，猝然。却走，离去。靡自任，自身不堪忍受。 [10]“谒来游公卿”二句：赞扬孟郊往来奔走公卿门下，不肯低头屈辱求情。游公卿，唐代科举士子在考试前依例拜访有权势者投献诗文，以造名誉、求汲引，称“通关节”。低华簪，低头，古代男子以簪绾发。此指屈节下人。 [11]轩冕族：乘轩车、穿冕服一类人，指有官爵俸禄的人。轩，轩车，有围棚的车。冕，本义指官员戴的礼帽。古代大夫以上戴礼冠、服礼服，称冕服。 [12]应对：此指与轩冕之人交往应酬。差参：“参差”的倒装，龃龉不合。 [13]萍蓬：喻身世飘泊不定。意本潘岳《西征赋》：“飘萍浮而蓬转。” [14]桑榆：喻年纪老迈。意本《淮南子·天文训》：“日西垂，景在树端，谓之桑榆。” [15]奈何：无可奈何。从进士：参加进士科考试。 [16]岖嵌（qū qīn）：山石险峻貌，喻身处艰难困顿。孟郊此次科举不利，后至贞元十二年（796）始登进士第。 [17]“异质忌处群”二句：进一步形容孟郊处境：

资质特异，在人群中受到嫉妒，如孤单芳草，难以生长在丛林之中。 [18] 怜：怜爱。松桂性：比拟性格坚贞如松、桂。 [19] 桃李阴：喻如桃、李花般浮华繁闹。 [20] “朝悲辞树叶”二句：形容孟郊睹景生情，感叹身世：早晨看见树叶飘零而悲哀，晚上看见飞禽归巢而感伤。 [21] “顾我多慷慨”二句：只是因为我更同情你，所以你常来我处。顾，但。慷慨，感慨，此谓情投意合。穷檐，穷居的屋檐，指自己居住的简陋屋子。“檐”，童《校》以为作“闾”为长。闾，里巷口的门。 [22] “清宵静相对”二句：形容来访情景：清静的深夜两人静静对坐，都已满头白发，倾听彼此吟诗。聆，听。 [23] “采兰其幽念”二句：这是说孟郊想起老母，远望东南故乡。采兰，典出束皙《补亡诗六首·南陔》：“循彼南陔，言采其兰。眷恋庭闱，心不遑安。”《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眇然，旷远貌。望东南，指孟郊远望东南方的故乡湖州武康。 [24] 秦吴：长安在古秦地，武康在古吴地。典出江淹《别赋》：“况秦吴兮绝国。”修且阻：漫长而险阻。 [25] 无数金：（秦吴两地都）没有资产。金，指资产。 [26] 徐方牧：指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牧，本指州牧，张建封驻节徐州（今江苏徐州），官衔例带徐州刺史。 [27] 好古：爱好古道。天下钦：为天下人所钦重。 [28] “竹实凤所食”二句：继上赞扬张建封招请贤才：上句说张建封为贤能所归附，下句说他道德高尚为神灵所佑护。竹实，语出《毛诗》郑笺：“凤皇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梧桐、竹实吸引凤凰降临。德馨，道德远被。馨，芳香远闻。神所歆（xīn），神明所享。歆，享。 [29] “求观众丘小”以下四句：前两句典出《孟子·尽心上》：“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太山，同“泰山”。岑（cén），小而高的山。由前两句的比喻引出后两句：要看地上的江河水流如何细小，一定要在大海中乘船浮航。沧溟，大海。 [30] 当所箴：作为龟鉴。箴，

规劝，告诫。 [31]“既获则思返”二句：劝告孟郊有所收获，再来长安应举，不要在家乡久留。滞淫，久留。 [32]“卞和试三献”二句：鼓励孟郊秋天来长安应举，并期待他成功。用《韩非子·和氏》楚人卞和献玉典：卞和在楚山得到未经修治的含玉顽石，献给楚厉王，被认为欺诳，刖左足；武王继位，再献，又被认为欺诳，刖右足；文王即位，他抱石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泪尽继之以血。文王使玉师治之，得宝玉，名“和氏之璧”。秋砧，本意是秋季捣冬衣；砧，捣衣石。唐代科举生徒秋季从地方拔解，仲冬集于京师。

〔点评〕

贞元八年，韩愈与孟郊一起求贡举，韩愈及第，孟郊失利。孟郊东归回乡，韩愈作这首诗送别，加以安慰，并劝勉、鼓励他来年秋天回长安再举。孟郊归途将经过徐州，时驻节徐州的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有好士名，诗人建议他去拜访，谋取出路。诗的开头赞扬孟郊“古貌又古心”，接着从他的“诗”写到他的“行”都合于“古”，表达敬佩之情；又感叹孟郊此次应举“路转岖嶔”，痛惜其道不行于今，只好投奔“好古天下钦”的张建封幕府。这样，诗的前后都突出一个“古”字。“古”在韩愈思想中是个核心理念，也是他与孟郊结交的基础。他们所希之“古”，一方面指古“圣人之道”，另一方面指先秦盛汉古诗文的传统。二人在这两方面志同道合。这是韩愈赞扬孟郊的主要理由，也是他们二人同样有所自恃并努力追求加以实现的。本诗写法亦求合于“古”：遣词用语、使典用事多取法汉、魏以上，整体格调古朴浑厚。

[附录]

答韩愈李观别因献张徐州

孟郊

富别愁在颜，贫别愁销骨。懒磨旧铜镜，畏见新白发。古树春无花，子规啼有血。离弦不堪听，一听四五绝。世途非一险，俗虑有千结。有客步大方，驱车独迷辙。故人韩与李，逸翰双皎洁。哀我摧折归，赠词纵横设。徐方国东枢，元戎天下杰。祢生投刺游，王粲吟诗谒。高情无遗照，朗抱开晓月。有土不埋冤，有仇皆为雪。愿为直草木，永向君地列。愿为古琴瑟，永向君听发。欲识丈夫心，曾将孤剑说。（《孟东野集》卷七）

沈曾植：“‘古史散左右’首，‘升昆仑’一段，雄恢；末段黯然孤进之伤。”（《海日楼札丛》）

想弃世而去，慨乎言之！

徐震曰：“观此诗首六句，显为文章而发。意盖讥时流不识文章本原，只以猎取科第，终归身名俱灭。自慨独抱真识，世莫可与言者。”（转引自《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杂 诗^[1]

古史散左右，《诗》《书》置后前^[2]。岂殊蠹书虫^[2]，生死文字间。古道自愚蠢^[3]，古言自包缠。当今固殊古^[4]，谁与为欣欢？独携无言子^[5]，共升崑崙颠^[6]，长风飘襟裾^[7]，遂起飞高圆。下视禹九州^[8]，一尘集毫端。遨嬉未云几^[9]，下已亿万年^[10]。向者夸夸子^[11]，万坟压其巅^[12]。惜哉抱所见^[13]，白黑未及分^[14]。慷慨为悲咤^[15]，泪如九河翻。指摘相告语^[16]，虽还今谁亲？翩

然下大荒^[17]，被发骑骐骝。

〔注释〕

[1] 贞元十一年作。韩愈在此前及进士第后，三举于吏部无成。是年初，三上宰相书不报，怨抑而作此诗。 [2] 《诗》《书》：《诗经》《书经》（《尚书》），此泛指儒家经典。后前：前后。 [3] 蠹书虫：蟬，又称“衣鱼”，蛀蚀书籍、衣服，此喻死读书、食古不化的人。 [3] “古道自愚蠢”二句：“古道”指圣人之道，“古言”指儒家经典。这里是激愤之词，说热爱“古道”为愚蠢，热衷“古言”受包缠。包缠，束缚。 [4] “当今固殊古”二句：如今已和古时不同，有谁来欣赏“古道”“古言”呢！ [5] 无言子：假托名字。 [6] 崑崙颠：昆仑山顶，传说中仙真西王母所居。崑崙，今作昆仑。 [7] “长风飘襟裾”二句：幻想乘风飞升天上。襟裾，衣服前后襟。高圆，指天空。 [8] “下视禹九州”二句：在天上下视大地，渺小如一粒尘土在毫毛尖上。禹九州，指天下。《书·禹贡》记载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 [9] 遨嬉：游玩嬉戏。未云几：没有多少时间。 [10] 下：此指下面人世。 [11] 夸夸子：假托人名，指争名夺利的人。 [12] 万坟：众多典籍。坟，典坟，古籍。压其巅：压在头上。 [13] 抱所见：怀抱一己见识。 [14] 白黑：此指是非、真伪。 [15] “慷慨为悲咤”二句：心怀感慨为之悲伤，流泪有如九河波澜。慷慨，此同“感慨”。悲咤，悲伤。九河，《书·禹贡》记载大禹疏导九河，陆德明释文引《尔雅·释水》：“九河：徒骇一，太史二，马颊三，覆釜四，胡苏五，简六，洁七，钩盘八，鬲津九。” [16] “指摘相告语”二句：承上“共升”的“无言子”，他指责相告：回到人世和什么人亲近呢。 [17] “翩然下大荒”二句：飞回大地之后，披散头发骑麒麟遨游。翩然，自由飞翔貌。大荒，荒远之地，指大地。被发，披散头发，谓不簪发，不顾礼法貌。被，通“披”。骐骝，即麒麟。

[点评]

这是韩愈早年的诗，借游仙题材抒写对于古旧传统的看法。他好“古道”、作“古文”，怀抱如前面《孟生诗》所表达的坚定“尚古”态度。但在这首诗里，他又反对不分“白黑”、是非，埋头读死书，被古人所束缚。又，他本来坚定地反对神仙迷信，写过揭露假借神仙飞升而欺世的《谢自然》等诗作，在这首诗里，他却假托神仙飞升立意，表达超然放旷、不受羁束的精神追求。这无论在思想境界上还是诗歌写法上，都显示了他自由开放的一面。“好古”而不“泥古”，也是他倡导“儒学复古”能够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

陈沆：“（《利剑》《马厌谷》《忽忽》三首，）用乐府之奇倔，摭《离骚》之幽怨，而皆遗其形貌，所谓情激则调变者欤！”（《诗比兴笺》）

程学恂：“集中如此等诗，皆直气径达，无半点掩饰。”（《韩诗臆说》）

马厌谷^[1]

马厌谷兮士不厌糠粃^[2]，土被文绣兮士无短褐^[3]。彼其得志兮不我虞^[4]，一朝失志兮其何如？已焉哉^[5]！嗟嗟乎鄙夫^[6]！

[注释]

[1] 约贞元十一年在长安所见有感而作。取首三字为题，是古诗传统写法。厌，饱足。《汉书·鲍宣传》：“今贫民菜食不厌。”颜师古注：“厌，饱足也。”[2] 糠粃（hè）：粗糙食物。粃，米麦粗屑。[3] 土被文绣：指墙壁上覆以彩绘。文绣，彩绘。短褐（shù hè）：粗布短衣。[4] 不我虞：不顾我。虞，忧虑，顾念。[5] 已焉哉：慨叹之辞，犹“算了吧”，表怨望。[6] 嗟嗟：慨叹之辞。鄙夫：庸俗浅陋的人。语出《论语·子罕》：“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

[点评]

韩愈仕进不利，困居长安多年，坎壈的处境让他能够直面现实，对权豪腐败、才智之士屈沉感到愤慨。刘向《新序》中说：“昔者燕相得罪于君，将出亡，召门下诸大夫曰：‘有能从我出者乎？’三问，诸大夫莫对。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养也。’大夫有进者曰：‘亦有君之不能养士，安有士之不足养者？凶年饥岁，士糟粕不厌，而君之犬马有余谷；隆冬烈寒，士裋褐不完、四体不蔽，而君之台观帷幪锦绣随风飘飘而弊。财者，君之所轻；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轻，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难乎！’燕相遂惭，遁逃，不复敢见。”本诗假意于此，而文意、语辞只取其精要，言简意赅，显示出作者高度概括的笔力，而行文利用赋体长句，更凸显出感喟的深长。

利 剑^[1]

利剑光耿耿^[2]，佩之使我无邪心。故人念我寡徒侣^[3]，持用赠我比知音。我心如冰剑如雪^[4]，不能刺谗夫^[5]，使我心腐剑锋折^[6]，决云中断开青天^[7]，噫！剑与我俱变化归黄泉^[8]。

[注释]

[1] 此诗借咏物以抒写情志，与上一首《马厌谷》作于同一

陈迥东：“这首诗格调高古，清代李完乔批云：‘古情古味古调，上陵楚《骚》，直接《三百篇》也。’”（《韩愈诗选》）

时期。 [2] 耿耿：光辉闪烁貌。语本宋玉《大言赋》：“长剑耿耿倚天外。” [3] 故人：老朋友。寡徒侣：缺少伙伴，指少有志同道合的人。 [4] 心如冰：喻心地纯洁、坚毅。剑如雪：形容剑的光亮、锐利。 [5] 谗夫：造谣钻营的人。语本《荀子·成相》：“谗夫多进，反覆言语，生诈态。”此处应指唐德宗重用的裴延龄等佞臣。 [6] 心腐：内心愤恨不已。语本《史记·刺客列传》：“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司马贞《索引》：“腐音辅，亦烂也，犹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烂’然，皆奋怒之意也。” [7] 决云中：从中间劈开云层。意本《庄子·说剑》：“上决浮云，下绝地纪。” [8] 剑与我俱变化归黄泉：是说我和剑一起归于地下。乃激愤之词。变化，古时视剑为神物，能够神秘变化。典据《晋书·张华传》：雷焕得丰城双剑，一与张华，一自佩，后“华诛，失剑所在。焕卒，子华为州从事，持剑行经延平津，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见剑，但见两龙各长数丈，蟠萦有文章，没者惧而反。须臾，光彩照水，波浪惊沸，于是失剑”。

[点评]

这首是咏物题材的诗，不过不是一般的物。友人赠剑，意在表达对自己的鼓励和希冀；自己佩剑，则表明与恶势力斗争的决心。但自己位卑力弱，不能用剑来断谗夫头，空怀怨愤，只好让剑和自己一起埋没于黄泉。这是志士的悲哀，是嫉恶如仇的刚烈性格和理想不能实现的怨愤的悲慨。这首诗体现了韩愈作为文弱士大夫性格上奋厉刚毅的另一面。诗用象征写法，写剑与人的精神合一，述情慷慨激烈，在韩愈诗中是别一种风格。

醉留东野^[1]

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2]，长恨二人不相从。
吾与东野生并世^[3]，如何复蹶二子踪^[4]。东野不得
官^[5]，白首夸龙钟。韩子稍奸黠^[6]，自惭青蒿倚
长松^[7]。低头拜东野，愿得终始如驱蛩^[8]。东野不
回头，有如寸莛撞巨钟^[9]。吾愿身为云^[10]，东野
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11]。

〔注释〕

[1] 贞元十三年，孟郊自南方来汴州，依行军司马陆长源。前一年，韩愈受宣武军节度使、汴州刺史董晋辟署赴汴州，至此，孟郊又与韩愈聚合。贞元十五年早春，孟郊离汴南归，韩愈、李翱饯别，韩愈作此诗。 [2] “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二句：李、杜二人于天宝三载（744）在洛阳相聚，相偕游历梁园、济南等地，次年秋分别，再无缘相会，而二人诗中多有相互怀念之辞。 [3] 并世：同一时代。 [4] 复蹶（niè）二子踪：又走了李、杜二人（离合）的老路。蹶，追随。踪，踪迹。 [5] “东野不得官”二句：孟郊贞元十二年进士及第，随即返回南方家乡，至此时仍未得到官职。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七岁，戏谑地向友人夸耀自己的白发和老态。龙钟，体态衰老貌。 [6] 奸黠：狡猾。 [7] 青蒿倚长松：自比像蒿草倚靠如高大松树的孟郊。自嘲语。 [8] 如驱蛩（jù qióng）：喻如传说中的驱蛩与蹶（jué）一样相互依附。驱蛩，亦称蛩蛩驱虚，相传是一种兽，与蹶相互依存。蹶，又称比肩兽，也是传说中的一种兽。典出《吕氏春秋·不广》：“北方有

刘克庄：“史称退之木强，非苟下人者。……如东野诸诗，自出机杼，无一字犯唐人格律，如鹑弁短衣中见古人衣冠，如盆盎中见盥洗，退之岂阳尊而谬歌之哉！”（《满领卫诗》）

俞弁：“唐史言退之性倔强，任气傲物，少许可，其推让东野如此。”（《逸老堂诗话》）

兽，名曰蹶，鼠前而兔后。趋则跲，走则颠，常为蛩蛩距虚取甘草以与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虚必负而走。此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9]有如寸莛撞巨钟：形容孟郊如巨钟受草茎撞击，掉头不顾而离去。寸莛，一寸长的草茎。莛，原作“筵”，据钱《释》改。[10]“吾愿身为云”二句：典出《易经·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11]虽有离别无由逢：意谓恐怕离别后难以相逢。或以为末句语意殊不合理，恐传写有误。

〔点评〕

这是饮宴醉酒之后挽留友人孟郊的诗，篇幅不长。前幅以诗坛前辈李、杜的交谊作譬，抒写自己不得与友人厮守的遗憾；后幅又以传说中的异兽蛩蛩距虚为喻，表达自己和孟郊相互依恃的处境。这就把自己与孟郊的深厚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历史上韩愈以“好为人师”著称，门下集中一批“韩门弟子”，实则其中不少人是他的朋友辈。如孟郊年长韩愈十七岁，还有张籍年长他两岁。韩愈珍重友谊，广交朋友，无论从旧道德还是新道德看，都是人格上的长处。他能够如此交接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也是倡导“古文运动”得以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又，韩愈诗文中多处称扬李、杜，这首诗是最早的一篇。李白、杜甫生前和死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唐时期，文坛上“古文运动”、诗坛上“新乐府运动”的代表人物韩、柳（宗元）和元（稹）、白（居易）同时大力赞扬李、杜诗，并以继承李、杜传统相号召，这对于确立李、杜在诗史上的崇高地位、继承他们的遗产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还应当指出，韩愈登上文坛的时候，孟郊的诗歌创作已相当成熟。孟郊诗笔法高古瘦硬，别具一格，虽然取境偏窄，但思想、艺术成就相当突出，对韩愈诗歌创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经过二人的努力，形成诗史上影响深远的“韩孟诗派”。韩愈这首诗在写法上显然也是有意追模孟郊古奥生僻的语言与风格。

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1]

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尝。舍酒去相语，共分一日光^[2]。念昔未知子，孟君自南方^[3]。自矜有所得^[4]，言子有文章^[5]。我名属相府^[6]，欲往不得行。思之不可见，百端在中肠^[7]。维时月魄死^[8]，冬日朝在房。驱驰公事退^[9]，闻子适及城^[10]。命车载之至，引坐于中堂^[11]。开怀听其说，往往副所望^[12]。孔丘殁已远^[13]，仁义路久荒^[14]。纷纷百家起，诡怪相披猖^[15]。长老守所闻^[16]，后生习为常^[17]。少知诚难得^[18]，纯粹古已亡。譬彼植园木，有根易为长。留之不遣去，馆置城西旁^[19]。岁时未云几^[20]，浩浩观湖江。众夫指之笑^[21]，谓我知不明。儿童畏雷电^[22]，

严虞惇：“长篇叙情事，无偶对语，而不觉其冗漫，此见笔力。”（《顾嗣立韩诗注》批语）

叙事朴实亲切，鲜明如画，充分发挥了五言古诗诗体的功能。

鱼鳖惊夜光。州家举进士^[23]，选试繆所当。驰辞对我策^[24]，章句何炜煌^[25]。相公朝服立^[26]，工席歌《鹿鸣》^[27]。礼终乐亦阕^[28]，相拜送于庭^[29]。之子去须臾^[30]，赫赫流盛名^[31]。窃喜复窃叹，谅知有所成^[32]。人事安可恒^[33]，奄忽令我伤^[34]。闻子高第日，正从相公丧^[35]。哀情逢吉语，惆怅难为双^[36]。暮宿偃师西^[37]，徒展转在床^[38]。夜闻汴州乱，绕壁行傍徨^[39]。我时留妻子^[40]，仓卒不及将。相见不复期^[41]，零落甘所丁^[42]。娇女未绝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耳若闻啼声。中途安得返，一日不可更^[43]。俄有东来说^[44]，我家免罹殃^[45]。乘船下汴水^[46]，东去趋彭城^[47]。从丧朝至洛^[48]，还走不及停。假道经盟津^[49]，出人行涧冈^[50]。日西入军门^[51]，羸马颠且僵。主人愿少留^[52]，延入陈壶觞^[53]。卑贱不敢辞，忽忽心如狂^[54]。饮食岂知味，丝竹徒轰轰^[55]。平明脱身去，决若惊鳬翔^[56]。黄昏次汜水^[57]，欲过无舟航^[58]。号呼久乃至，夜济十里黄^[59]。中流上滩渚^[60]，沙水不可详。惊波暗合沓^[61]，星宿争翻芒。辕马蹢躅鸣^[62]，左

右泣仆童。甲午憩时门^[63]，临泉窥斗龙。东南出陈、许^[64]，陂泽平茫茫^[65]。道边草木花，红紫相低昂。百里不逢人，角角雉雏鸣^[66]。行行二月暮^[67]，乃及徐南疆^[68]。下马步堤岸，上船拜吾兄^[69]。谁云经艰难，百口无夭殇^[70]。仆射南阳公^[71]，宅我睢水阳^[72]。篋中有余衣^[73]，盎中有余粮^[74]。闭门读书史，清风窗户凉。日念子来游，子岂知我情^[75]。别离未为久^[76]，辛苦多所经。对食每不饱，共言无倦听。连延三十日，晨坐达五更。我友二三子^[77]，宦游在西京^[78]。东野窥禹穴^[79]，李翱观涛江。萧条千万里^[80]，会合安可逢。淮之水舒舒^[81]，楚山直丛丛^[82]。子又舍我去，我怀焉所穷^[83]。男儿不再壮，百岁如风狂^[84]。高爵尚可求^[85]，无为守一乡^[86]。

〔注释〕

〔1〕以首句为题。张籍（766—830）：字文昌，和州吴江（今安徽和县）人，诗人。贞元十三年（797）十月北游汴州（今河南开封），结识在那里担任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僚的韩愈，从之学文。元和十四年，韩愈主持河南府试，解送张籍入京应举，依例于次年春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第。贞元十五年二月，董晋卒，汴州军乱，韩愈出奔徐州（今江苏徐州）。张籍及第东归，

欧阳修：“退之笔力，无施不可。……予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窄韵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六一诗话》）

蒋抱玄：“惜别是道情之文，然须字字从心坎流出，写得淋漓尽致，便是大家手笔。况既非律言，用韵错杂，无足瑕疵。”（转引自《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往谒韩愈于徐州，盘桓一月辞去。韩愈作诗赠之。 [2] 共分一日光：意谓两人一起度过一天。 [3] 孟君：孟郊，贞元十二年进士及第，次年来到汴州，再次与韩愈相会。 [4] 自矜：自夸，自傲。 [5] 有文章：善诗文。这里“文章”泛指诗文。孟郊曾向韩愈推荐张籍。 [6] 相府：指董晋幕府。董晋时为宣武军节度使、汴州刺史，中唐节度使例带虚衔宰相衔，称“使相”；董晋带“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衔，故所居称“相府”。 [6] 百端在中肠：形容心里有种种牵挂。 [8] “维时月魄死”二句：是说张籍抵汴的时间是季秋朔日即九月一日。月魄死，指朔日，即初一。魄，通“霸”，相对月亮有光部分为明，无光部分为魄，朔日全月无光，故称“死魄”。朝在房，《礼记·月令》：“季秋之月（九月），日在房。” [9] 驱驰：形容（自己）被人差遣奔走。 [10] 适及城：刚刚来到城门。城，指汴州城。 [11] 中堂：正室，待客于中堂以示郑重。 [12] 副所望：与期望相合，指张籍进士及第等情况。 [13] 歿：死去。 [14] 路久荒：道路久已荒芜，指形势衰颓。 [15] 诡怪：怪诞，此指离经叛道之言。披猖：猖獗泛滥。这里是形容孔子死后出现的诸子百家；所述与思想史的史实不符，百家中如墨家、道家都是与儒家并立的显学。 [16] 长老：本指年高德韶者，这里指有资历的学者。守所闻：谨守所闻于师者，指经师传授章句注疏之学。 [17] 后生：后学，学徒。 [18] “少知诚难得”二句：称赞张籍对儒道有心得，感慨纯正的儒道已经衰败。韩愈以师自居，张籍未壮，故曰“少知”。 [19] 馆置：在馆舍居之。 [20] “岁时未云几”二句：没有经过多长时间，张籍的学问已如江湖一样深博浩瀚。浩浩，广大貌。湖江，喻广博深厚。 [21] 众夫：众人。 [22] “儿童畏雷电”二句：喻“众夫”被张籍的巨大进步所震惊。鱼鳖惊夜光，喻如鱼鳖见到夜明珠而震惊。夜光，夜明珠。 [23] “州家举进士”二句：举进士，唐制，地方士子参加科举，先经县和

州、府两级考试合格，称“乡贡”；韩愈在汴州主持考选，举荐张籍参加朝廷进士考试。繆所当，指自己担任考官，自谦之词。繆，同“谬”。 [24] 驰辞：形容撰写考卷运笔迅速。对我策：对答问卷。策，策问。当年汴州试《反舌无声》诗等。 [25] 炜（wěi）煌：光彩鲜明貌，形容文采出众。炜，光明。 [26] 相公：指董晋。朝服立：身穿朝服肃立。 [27] 工席：布设酒席。歌《鹿鸣》：歌唱《鹿鸣》诗。《鹿鸣》是《诗经·小雅》的篇名，据《诗序》：“燕群臣嘉宾也。”唐制，州、县考试完，“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新唐书·选举志》）。 [28] 乐亦阕（què）：奏乐终了。阕，终了。 [29] 送于庭：指在河南府庭送张籍等人跟随年终向朝廷奏报的上计吏去京城长安参加进士试。 [30] 之子：这个人，指张籍。去须臾：离去不久。 [31] 赫赫流盛名：谓张籍中进士，名声远扬。赫赫，显赫貌。 [32] 谅知：推想可知。谅，推想。有所成：有成就。 [33] 安可恒：怎能恒久不变。 [34] 奄忽：形容变化急速。 [35] 正从相公丧：指护送董晋棺槨西归洛阳。唐制，进士放榜在二月，张籍于贞元十五年二月及第。恰逢是月三日董晋死，死前预知死后汴州必乱，命其子三日敛，既敛即行，韩愈护丧西归。 [36] 惝恍（chǎng huǎng）：精神恍惚貌。难为双：指二者难于同时接受。 [37] 偃师：今河南偃师。 [38] 展转：同“辗转”，翻来覆去、夜不能寐的样子。 [39] 绕壁行傍徨：在墙外胡乱行走，不知所措貌。韩愈护董晋丧离汴州七日，军士杀朝廷任命的节度使陆长源作乱。 [40] “我时留妻子”二句：韩愈离汴时家属没有同行。仓卒（cù），匆忙间。卒，通“促”。将，携带。 [41] 不复期：不再期待。 [42] 零落：指家属离散。甘所丁：甘愿接受所遭遇之事。丁，遭逢，无奈之词。 [43] 一日不可更：一天也过不下去。 [44] 俄：忽然。 [45] 罹（lí）殃：遭遇灾祸。罹，遭受（灾祸、不幸）。 [46] 汴水：唐时称通济

渠为汴水，西起洛阳，引谷、洛二水入黄河，再自板渚（今河南颍阳北）引黄河至盱眙入淮河。 [47] 彭城：古县名，唐时徐州。韩愈家属避乱东奔彭城。 [48] “从丧朝至洛”二句：韩愈护送董晋丧至洛阳，立即东归寻找家属。 [49] 假道：借路，此指经过。盟津：即孟津，黄河渡口，古时著名关隘，在河南府河阳（今河南孟州市）南。 [50] 行涧冈：行经涧水、山冈。形容旅途艰难。 [51] “日西入军门”二句：日落时分来到河阳城门，人困马乏。军门，指河阳城门，以其地为节度使驻所，故称“军门”。羸（léi）马，瘦弱的马。羸，瘦弱。颠且僵，扑倒且僵硬，形容马匹困乏无力。 [52] 主人：指河阳三城节度使李元淳。 [53] 陈壶觞（shāng）：指陈设酒宴。壶觞，泛指酒器。 [54] 忽忽：恍惚不安貌。因为在变乱中不知家属情形。 [55] 丝竹：丝指弦乐器，竹指管乐器。徒轰轰：只是一片轰鸣。因为心情不好，辨别不出乐声。 [56] “决（xuè）若”句：如水鸟受惊慌乱飞去。决，急速貌。惊凫翔，像受惊的野鸭飞起。 [57] 次汜（fàn）水：停留在汜水边。次，停留。汜水，发源于河南巩县东南，流经颍阳，北入黄河。 [58] 无舟航：没有船。两船相并曰航。 [59] 十里黄：形容黄河宽广。 [60] 渚（dàn）：沙滩。 [61] “惊波暗合沓”二句：描写河水波高浪急。合沓，重叠。翻芒，形容水面星光闪烁。 [62] 踟蹰（zhí zhú）：徘徊不进。 [63] “甲午憩（qì）时门”二句：谓二月二十日来到时门，停留在洧（wěi）水边。甲午，按日历换算为二月二十日。憩时门，停留在时门。憩，休息。时门，古郑国城门，在唐时新郑（今河南新郑）。临泉窥斗龙，典据《左传》昭公十九年：“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洧水流经新郑。泉，同“渊”，避唐高祖李渊讳，这里指时门洧水边。 [64] 陈、许：陈州，治宛丘，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区。许州，治长社，今河南许昌。 [65] 陂（bēi）泽：沼泽。陂，池塘。 [66] 角角（gǔ gǔ）：象声词，雉鸣声。雉雉（gòu）：雉鸣。

雉，野鸡。雌雉鸣，典出《诗·小雅·小弁》：“雉之朝雉，尚求其雌。”郑玄注：“雉，雉鸣也。”[67]行行：走了又走。[68]徐南疆：徐州南边。[69]吾兄：韩愈上有三兄：会，介，一不知名；又有从兄俞、岌等。此时，会已故，此处不知指何人。[70]百口：指全家人。夭殇，死亡。早死谓夭，未成年死曰殇。[71]仆射南阳公：指许、泗、濠节度使兼徐州刺史张建封（735—800），贞元十二年加检校右仆射衔，这是节度使加官，即“虚衔”。建封字本立，善属文，有节义，原为名将马燧部下，“南阳公”是他的封号。韩愈应是通过马燧之介与其相识。[72]宅我睢水阳：安置我在睢水北岸住下。韩愈《与孟东野书》说：“主人与吾有故，哀其穷，居吾于符离睢上。”阳，水北岸。[73]篋（qiè）：箱笼之类。[74]盎（àng）：大腹敛口的盆。[75]子：指张籍。[76]别离未为久：张籍前一年十月入京应举，半年后再度来访。[77]二三子：几个人，此指友人。[78]宦游：出来做官谋生。西京：长安。[58]“东野窥禹穴”二句：孟郊南游吴越，李翱南游浙东。禹穴，在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相传大禹死后葬于此，山上有孔穴，禹自此而入，称禹穴。李翱（774—836），字习之，古文家，贞元十二年至汴州，与韩愈定交，十四年登进士第，十五年南游浙东，所作《复性书》里有“南观涛江，入于越”句。[80]萧条：寂寞貌。[81]舒舒，形容水流舒缓。[82]丛丛：形容山峦丛聚。这里是想象张籍回归路途所经和故乡和州的景象。[83]焉所穷：哪里有尽头。[84]百岁如风狂：喻人生一世如狂风过隙。[85]高爵：高官位。尚：同“倘”，倘若。[86]无为守一乡：规劝不要在家乡隐居。无为，不要，这里是勉励张籍出仕。

〔点评〕

这是赠友人张籍的长诗，以叙写交谊、友情为线索，

历述自己和家属逃脱汴州兵变、流亡徐州的惊险历程，记事陈情，笔力雄健，感情饱满。诗中表达对社会动荡的忧虑、不安，对和平安定生活的向往、渴望，对真挚友谊的珍视、追求，以至在困顿无聊的环境中坚持积极用世之志的心态。这复杂的情怀用五言古诗这一包容广阔、叙写开放的体裁生动鲜活地抒写出来。五古篇幅长短伸缩自由，节奏舒缓，适于叙事，但长篇如笔力不足则容易写得散缓冗长。而韩愈这一篇精心结撰，在按部就班的叙述中，注意结构的转折变化、音情的提掇顿挫，描写淋漓详赡而不嫌繁密，抒情纤徐深厚而不嫌琐碎，造句、用韵亦富有特色。又，中唐时期五言、七言古诗均已相当格律化，但韩愈这首诗却有意地多用散句，力避骈偶，用韵相当地宽泛自由。全篇基本压下平声“阳”“唐”二韵，这是可以通押的两个宽韵（韵部字数多），但韩愈却泛入上平声的“东”“钟”“江”韵，下平声的“青”韵，去声的“漾”韵，更有多处重复使用同一韵字。这样逸越常规，有效地造成高古超俗的语调，表达出郁积深厚、磊落不平的情怀，充分体现出奇崛高古的风格。而叙事娓娓道来，不避琐细，又是把古文笔法用之于诗，这即是后来宋人所说的“以文为诗”，开创了宋人写诗“散文化”的端倪。

龔 龔^[1]

龔龔当世士，所忧在饥寒。但见贱者悲^[2]，

不闻贵者叹。大贤事业异^[3]，远抱非俗观。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沅澜^[4]。妖姬坐左右^[5]，柔指发哀弹^[6]。酒肴虽日陈^[7]，感激宁为欢。秋阴欺白日^[8]，泥潦不少干。河堤决东郡^[9]，老弱随惊湍^[10]。天意固有属^[11]，谁能诘其端^[12]。愿辱太守荐^[13]，得充谏诤官。排云叫阊阖^[14]，披腹呈琅玕。致君岂无术^[15]，自进诚独难。

王元启：“读此诗首章八句，襟期宏远，气厚辞严，见公悯恻当世之诚发于中，所不能自己。”（《读韩记疑》）

尾联致讥于当道。

〔注释〕

〔1〕以首二字立题。龊（chuò）龊：本义为拘谨貌，这里用贬义，意谓卑琐自私。贞元十五年作于徐州。〔2〕“但见贱者悲”二句：这里的“贱者”“贵者”实则皆属“龊龊”之类，都只是为一己得失而悲喜的人。〔3〕“大贤事业异”二句：真正贤德之人的事业与之（龊龊之辈）不同，抱负远大而见解不庸俗。〔4〕念时：感念时势（艰难）。沅澜（huán lán）：泪流不止貌。〔5〕妖姬：美女，指歌妓。〔6〕哀弹：凄清的乐曲。〔7〕“酒肴（yáo）虽日陈”二句：虽然每天酒肉陈设不缺，但心怀感慨岂能感到快乐。酒肴，酒菜。肴，做熟的鱼肉。感激，同“感慨”。宁为欢，岂能感到欢乐。宁，岂。〔8〕“秋阴欺白日”二句：秋天阴云遮蔽白日，雨涝的泥水一点也没有干。欺，此谓遮蔽。潦，同“涝”，雨水过多。不少，不稍。少，通“稍”。〔9〕东郡：指滑州（属河南道，今河南滑县）。这一年（作诗的贞元十五年）七月黄河在滑州决口，事见《旧唐书·德宗纪》。〔10〕随惊湍：被激流卷走。〔11〕固有属：本来有所寄托。属，通“嘱”。〔12〕诘其端：

追问其缘由。 [13] “愿辱太守荐”二句：希望得到太守的推荐，充任朝廷负责谏诤的官员。辱，委屈，谦词。太守，指武宁节度使、徐州刺史张建封。 [14] “排云叫阊阖（chāng hé）”二句：拨开云彩去叫天门，剖开心胸呈现忠心。意谓到朝廷谏诤。阊阖，天门。语本屈原《离骚》：“吾令帝阊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披，剖露。琅玕（láng gān），美石，喻赤心。 [15] “致君岂无术”二句：谓自己辅佐致君不是没有谋略，但自荐进身确实是太难了。致君，辅佐君主。语本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岂无术，难道没有谋略。反诘之词。

〔点评〕

本篇是贞元十五年秋在徐州张建封幕府的咏怀之作。贞元八年韩愈进士及第，但多年不得朝廷任用，不得已而托身幕府。先到汴州董晋处，董晋去世，不得不离去；又投奔徐州张建封。韩愈自视甚高，立志颇大。这一次他本来寄希望于张建封，期待得到他的举荐而入朝为官。但二人显然意不相投。这首诗先是批评“龊龊当世士”，然后相对照地指出大贤有“报国”“念时”之志，不愿沉溺于个人安乐。这是抒写自己胸怀大志。接着感念滑州大水，老弱飘没，字面上是诘问“天意”难明，实则暗示朝廷治理不当，所以希望得到张建封荐举，入朝为谏官，为民众苦难直言谏诤。但结果只能是感慨自己虽有辅佐君主的谋略却不能自荐进身。诗的写法有意追模阮籍、陈子昂等人坎壈咏怀的传统，感时伤世，抒发怀抱，在短小篇幅里，通过个人身世感受反映社会矛盾侧面。

雉带箭^[1]

原头火烧静兀兀^[2]，野雉畏鹰出复没。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3]。地形渐窄观者多^[4]，雉惊弓满劲箭加^[5]。冲人决起百余尺^[6]，红翎白镞随倾斜。将军仰笑军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堕^[7]。

〔注释〕

〔1〕雉：野鸡。此诗贞元十五年作于徐州。〔2〕原头：原野上。高平曰原。火烧（shào）：着大火。兀兀：静寂貌，形容火势静静地蔓延。〔3〕盘马：盘旋走马。惜不发：珍惜时间，等待机会。〔4〕地形渐窄：狩猎者接近猎物，因而地势显得窄小。〔5〕弓满：拉满弓。〔6〕“冲人决（xuè）起百余尺”二句：野鸡惊飞高百尺，射出的羽箭随之斜穿过它的身体。决起，急速飞起来。决，急速貌。语出《庄子·逍遥游》：“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红翎白镞，描写箭红色翎毛、白色箭头。〔7〕五色离披：被射中的野鸡五色毛羽散乱。

〔点评〕

这是一首描写射猎的诗，在徐州张建封幕府作。短短的十句，有场面，有人物，有射猎的具体过程，人物刻画有典型细节，又有群众烘托，把一个相当宏大的场面描写得鲜明生动、轰轰烈烈。据说苏轼曾把这首诗“大字书之，以为绝妙”。韩愈这类短诗同样显示出他善铺叙的特长，亦

洪迈：“韩昌黎《雉带箭》诗，东坡尝大字书之，以为绝妙。”（《容斋三笔》）

沈德潜：“此矜惜于已弯弓之后，作诗作文，亦须得此意。”（《唐诗别裁》）

多用散句，却并不给人以散漫的印象。这是因为他运笔善于斡旋，描写视角多变幻，又能捕捉生动、具体的细节，遂描绘出逼真的场景。这首诗里的“将军”一联把猎者的高超射猎技巧和骄矜、持重的神态发露无余，甚至有人说由此可以悟出作文法门。“冲人”以下的四句，钱钟书称赞“物态人事，纷现纸上，方驾潘赋（指《射雉赋》）不啻过之”（《管锥编》）。潘赋历史上一向被视为射猎羽禽的名篇。

汴泗交流赠张仆射^[1]

汴泗交流郡城角，筑场千步平如削^[2]。短垣三面缭逶迤^[3]，击鼓腾腾树赤旗。新秋朝凉未见日，公早结束来何为^[4]？分曹决胜约前定^[5]，百马攒蹄近相映。球惊杖奋合且离^[6]，红牛缨绂黄金羁。侧身转臂著马腹^[7]，霹雳应手神珠驰。超遥散漫两闲暇^[8]，挥霍纷纭争变化。发难得巧意气粗^[9]，欢声四合壮士呼。此诚习战非为剧^[10]，岂若安坐行良图。当今忠臣不可得，公马莫走须杀贼^[11]！

描写球戏，有概括，有细节，有烘托，把热烈场面活现出来。最后一语，表达讽喻的主旨。

程学恂：“前赋击球，极工尽致，后乃以正规之。此诗之讽与书之谏有不同处。”（《韩诗臆说》）

[注释]

[1] 汴泗交流：汴水在今河南荥阳东北接受黄河支流水，东南

流，经今开封市南、商丘市北，至江苏徐州市北汇入源出山东蒙山的泗水，南流注入淮河。张仆射（pú yè）：指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仆射，唐代仆射为宰相职称，节度使例带仆射号，是虚衔。此诗贞元十五年作于徐州。 [2] 筑场：指筑马球场。马球，俗称“波罗球”，传自波斯（今伊朗），比赛时分队骑马持仗击球以决胜负，唐时流行于宫廷和军府中。 [3] 短垣（yuán）：矮墙。垣，矮墙。逶迤：此谓环绕。 [4] 结束：装束，此指穿上武将衣装。 [5] “分曹决胜约前定”二句：事前已约定分两队比赛决定胜负，（球场上）众多的马蹄交集好像就在（观众）眼前。分曹，分伙。《楚辞·招魂》：“分曹并进。”朱熹注：“曹，偶也。”攒蹄，马蹄交集在一起。 [6] “球惊杖奋合且离”二句：上句写球在赛场上惊飞，骑手举起球杖奋力击球；下句写马匹装饰，红色牛毛装饰的套马绳索、黄金制的马笼头。缨，套马的绳子。绂，系纓的带子。羈，马笼头。 [7] “侧身转臂著马腹”二句：描写骑手击球姿态：上句写骑手在马上转身、手臂紧贴马腹，下句写举手间球即霹雳一声飞起。神珠，指球。 [8] “超遥散漫两闲暇”二句：描写击球进网后场面变化：两边的马队先是悠闲地远远分散开，忽然间队形又急速地变化。超遥散漫，远远地分散开。挥霍，迅疾貌。纷纭，杂乱貌。语出陆机《文赋》：“纷纭挥霍，形难为状。” [9] 发难得巧：写球技，击球难度很大却处理得十分巧妙。粗：粗豪，豪放。 [10] “此诚习战非为剧”二句：这确实是在训练作战而不是游戏，但还是不如平稳地坐着谋划好的策略。岂若，不若。良图，好的策略。 [11] 马莫走：不要跑马。此指打马毬。走，跑。

[点评]

本篇是韩愈在张建封幕府描写一场马球比赛借机以

进谏言的诗。韩愈另有《上张仆射第二书》（又称《上张仆射论击球书》）说：“以击球事谏执事者多矣。谏者不休，执事不止。此非为其乐不可舍，其谏不足听故哉？谏不足听者，辞不足感心也；乐不可舍者，患不能切身也。”这首诗则是他借用更能“感心”的诗的形式来表白击球为“切身”之患，对张建封加以劝止。诗的构思是先用主要篇幅渲染球场击球的热烈场面、骑手技艺的精湛，绘形绘声，穷形尽相，在“欢声四合壮士呼”的高潮之后，陡然反跌，告诫这种比赛作为嬉戏的非是，进而劝勉张建封应当尽忠朝廷，以自己握有的实力去平定叛服不定的强藩。因此，这首诗又可看作是措辞委婉的谏书。具体写法是用主要篇幅来描绘球赛，从“分曹决胜”的总体布局到马的装饰、骑手的动作、观众的情绪、马队的变化，描摹刻画，巨细靡遗，烘托气氛，鲜活生动。短短二十句，便展现了生动场面，显示了高超的描写技巧。最后一节，“忠臣不可得”云云，揶揄中亦讽亦劝，表达了严正的政治态度。

〔附录〕

酬韩校书愈打球歌

张建封

仆本修文持笔者，今来帅镇红旌下。不能无事习蛇矛，闲就平场学使马。军中役养骁智才，竞驰骏逸随我来。护军对引相向去，风呼月旋期先开。俯身仰击复傍击，难于古人左右射。齐观百步透短门，谁羡养由遥破的。儒生疑我新发狂，武夫爱我生辉光。杖移鬃底拂尾后，星从月下流中场。人不约，心自一。马不

鞭，蹄自疾。凡情莫便捷中能，拙自翻惊巧时失。韩生讶我为斯艺，劝我徐驱作安计。不知戎事竟何成，且愧吾人一言惠。

归彭城^[1]

天下兵又动^[2]，太平竟何时？讎谟者谁子^[3]，
无乃失所宜。前年关中旱^[4]，闾井多死饥。去岁
东郡水^[5]，生民为流尸。上天不虚应^[6]，祸福各有随。
我欲进短策^[7]，无由至彤墀^[8]。刳肝以为纸^[9]，沥血以书辞。
上言陈尧、舜^[10]，下言引龙、夔。言词多感激^[11]，文字少葳蕤^[12]。一读已自怪，再寻良自疑。
食芹虽云美^[13]，献御固已痴。缄封在骨髓^[14]，耿耿空自奇。昨者到京师，屡陪高车驰^[15]。
周行多俊异^[16]，议论无瑕疵^[17]。见待颇异礼^[18]，未能去毛皮。到口不敢吐^[19]，徐徐俟其巇。
归来戎马间^[20]，惊顾似羈雌。连日或不语，终朝见相欺^[21]。乘闲辄骑马^[22]，茫茫诣空陂。
遇酒即酩酊^[23]，君知我为谁？

[注释]

[1] 彭城：即徐州，古彭城郡、彭城国。唐天宝年间曾一度恢

陡然而起，直击当政者。

蒋抱玄：“人人惊公多险句，余谓险字工夫，实从夷字经验而来。读此首，可以悟关巧。”（《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查慎行：“一肚皮不合时宜，无所发泄，于此章吐之，究竟不能吐尽。一起一结，感叹何穷。”（《十二种诗评》）

复彭城郡旧称。唐制，州、镇地方官或其僚属每年正月到京城朝觐，是为“朝正”。韩愈于贞元十五年（799）冬以徐州从事身份朝正京师，翌年春归徐州，作此诗。 [2] 兵又动：又发生战乱。意本《孟子·梁惠王下》：“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此指“安史之乱”平定后河北藩镇再次叛乱，故称“又”。据《资治通鉴》卷二三五：贞元十五年三月，彰义节度使（治蔡州，今河南汝南）吴少诚遣兵袭唐州（今河南泌阳），杀监军邵国朝、镇遏使张嘉瑜，掠百姓千余人而去。八月，掠临颖（今河南临颖）。十二月，讨吴诸军自溃于小澱水（淮水上游大澱水上流）。 [3] “讎谟者谁子”二句：指主持军国大计的大臣对于强藩叛乱措置失当。讎谟者，朝廷主政者。讎谟，宏伟的谋划，此指朝廷大计。时宰相为郑余庆，德宗所信任的朝臣还有李齐运、王绍、李实、韦渠牟等。失所宜，措置失当。 [4] “前年关中旱”二句：《新唐书·德宗纪》：“（贞元十四年）是冬，无雪，京师饥。”关中，以长安为中心的渭河流域地区，在东函谷、西散关、南武关、北萧关之中，故称“关中”。闾井，村落。古以二十五家为闾。 [5] 东郡水：贞元十五年黄河于滑州（今河南滑县）决口。滑州在京师东，故称“东郡”。杜甫《野老》：“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 [6] 不虚应：不是凭空感应。 [7] 短策：简短奏章，有自谦所见简陋之意。 [8] 彤墀（chí）：红色台阶，指殿廷。彤，红色。墀，台阶。 [9] “剝（kū）肝以为纸”二句：剖开肝胆作纸，洒鲜血写奏章。剝，剖开。沥（lì），滴下。 [10] “上言陈尧、舜”二句：奏章前面陈述尧、舜为君之事，后来写龙、夔为臣之事。龙、夔，舜的两位贤臣。劝谏讽喻之辞。 [11] 感激：感慨激动。 [12] 葳蕤（wēi ruí）：本义是草木茂盛，这里指奏章的文采。 [13] “食芹虽云美”二句：是说自己见识短浅，所献的意见本来十分愚蠢。食芹，典出《列子·杨朱》：宋国田夫穿破

衣服勉强过冬，在太阳下晒背，对他妻子说：晒太阳很暖和，还没人知道，如献给君主必有重赏。近邻有富人告诉他：过去有人喜欢吃芹菜，觉得味美，对同乡富人称赞，富人拿来品尝，嘴里、胃里都很难受，惹得大家讥笑。献御，进献，这里指进献给皇帝。 [14]“缄封在骨髓”二句：承上句，是说只好把意见密封在自己的骨髓里，怀抱一片忠心来自我欣赏。缄封，密封。缄，封闭。耿耿，忠诚貌。 [15]屡陪高车驰：常常追随达官贵人的高大车子奔走。 [16]周行(háng)：朝臣。语出《诗经·周南·卷耳》：“置彼周行。”毛传：“置周之列位。”郑笺：“谓朝廷臣也。”俊异：杰出的人。 [17]无瑕疵：没有缺陷。瑕疵，原意指玉的斑痕。 [18]“见待颇异礼”二句：(虽然)受到接待，颇得礼遇，但难免只是虚礼。意谓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见待，接待。异礼，特殊礼遇。毛皮，喻表面虚礼、客套。 [19]“到口不敢吐”二句：有话到口边不敢说出来，只好慢慢等待时机。俟(sì)其巇(xī)，指等待机会。俟，等待。巇，罅隙，间隙。 [20]“归来戎马间”二句：意谓(朝正京师)回到战马成群的节度使府，惊恐四顾如孤单的鸟。戎马间，指张建封军府。戎马，战马。羁雌，失偶的雌鸟。 [21]终朝：指整天。见相欺：另本或作“相见欺”“见我欺”。朱《考》谓三种文字“皆有误”。 [22]“乘闲辄骑马”二句：闲暇时就骑马出游，神情迷茫地走在空旷的山野间。茫茫，神情迷茫。诣，到达。空陂(bēi)，空旷山坡。陂，山坡。 [23]酩酊(mǐng dǐng)：大醉。

[点评]

韩愈暂栖徐州张建封幕府，本非所愿。贞元十五年冬，他随节度使府的上计吏(年末汇总所领地区户口、赋税等情况，制成账簿上报给朝廷的使臣)朝正，次年

初回到徐州，作诗抒写自己来往所见和回归后的郁闷心情。在朝正途中，他亲见强藩动乱、水旱连年、民生艰窘。他本想借朝正之机登上殿廷，直接上书皇帝加以谏诤。可是他自知位卑言轻，空言无补，而在京城会见的高官大僚，也只是和他虚与委蛇，进言的愿望终于落空。回到徐州幕府，韩愈更是痛感栖身军府、有志难伸、无可奈何的悲哀，满怀对自己处境的不满和失望，只好浪迹郊野，借酒浇愁。诗的写法以去来行踪为线索，纪实和述怀兼顾，看似平铺直叙，却夹叙夹议，重点突出，显示出高超的艺术概括笔力。

赠侯喜^[1]

吾党侯生字叔迟^[2]，呼我持竿钓温水^[3]。平明鞭马出都门^[4]，尽日行行荆棘里^[5]。温水微茫绝又流^[6]，深如车辙阔容辀^[7]。虾蟆跳过雀儿浴^[8]，此纵有鱼何足求^[9]。我为侯生不能已，盘针擘粒投泥滓^[10]。晡时坚坐到黄昏^[11]，手倦目劳方一起^[12]。暂动还休未可期^[13]，虾行蛭渡似皆疑。举竿引线忽有得，一寸才分鳞与鳍^[14]。是日侯生与韩子^[15]，良久叹息相看悲^[16]。我今行事尽如此，此事正好为吾规^[17]。半世遑遑就

以幽默机趣抒写人生感慨。场面描写如临其境。

举选^[18]，一名始得红颜衰^[19]。人间事势岂不见，
徒自辛苦终何为^[20]。便当提携妻与子，南入箕、
颍无还时^[21]。叔迟君今气方锐^[22]，我言至切君
勿嗤^[23]。君欲钓鱼须远去，大鱼岂肯居沮洳^[24]。

查慎行：“通
篇多为结句作势。”
(《十二种诗评》)

〔注释〕

〔1〕侯喜：韩愈友人，字叔迟，上谷（今河北易县）人。贞元十七年（798），韩愈去徐归洛，过睢阳（今河南商丘），与之同游，二人在此时或此前已定交。贞元十八年，侯喜举进士，韩愈作《与祠部陆员外（参）书》《与汝州卢（虔）郎中论荐侯喜状》加以荐举。次年登第，后任校书郎、国子主簿等职。韩愈有《洛北惠林寺题名》：“韩愈、李景兴、侯喜、尉迟汾，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鱼于温洛，宿此而归。昌黎韩愈书。”此诗所写应即这次垂钓事。〔2〕吾党：指同道者。迟：古“起”字。〔3〕温水：即洛水，古称“温洛”，自西南方流入洛阳，横穿市区流向东北。〔4〕平明：拂晓。都门：指东都洛阳城门。〔5〕行行：走了又走。〔6〕微茫：此指细微，形容天旱水少。绝又流：流水断断续续。〔7〕阔容舳（zhōu）：意谓水面只有一车的宽度。舳，车辕，此指一辆车。〔8〕虾蟆：蟾蜍。〔9〕纵：即使。何足求：指不值得追求（来钓鱼）。何足，不足。〔6〕盘针：弯针为钩。擘（bāi）粒：剖粒为饵。擘，用手分开。泥滓：泥浆。〔11〕晡（bū）时：即申时（下午三点到五点）。〔12〕方一起：才起身。〔13〕“暂动还休未可期”二句：描写垂钓心态：水面一时波动，很快又平静下来，觉得没有什么希望（钓到鱼），看见虾和蛭（zhì）在水中游动又都怀疑有鱼在水下。蛭，蚂蟥。〔14〕一寸：指小鱼。〔15〕是日：这一天。〔16〕良久：很久。〔17〕为吾规：作为自己的规箴。〔18〕遑遑：匆忙貌。举选：科举、选

官。[19]一名始得：刚刚得到一个官职。名，指职称。衰（cuī）：衰老。[20]徒自辛苦：自己白白受辛苦。[21]箕、颖：箕山和颍水。箕山又称许由山，在河南登封东南，颍水源出河南登封西，相传尧时巢父、许由曾隐居于此，因此箕、颖指代隐居之地。[22]气方锐：血气方刚，指正年轻。[23]至切：最为真切。嗤：讥笑。[24]沮洳（jù rù）：低湿地带，此指如干涸的洛水这样的地方。

〔点评〕

侯喜是韩愈的后辈，与韩愈交游。他显然有才情，得到韩愈的器重。在写这首诗不久后的秋天，韩愈曾向友人举荐侯喜，说他“家贫亲老，无援于朝，在举场十余年，竟无知遇”（《与汝州卢（虔）郎中论荐侯喜状》）。侯喜连年科举不利，显然很不得志，韩愈对他自有同病相怜之感。这首诗写和侯喜等人一起垂钓事，实则立意在结尾两句：规劝对方到远方江湖河海去钓大鱼。《庄子·外物》篇有任公子以大钩巨缁钓巨鱼的寓言，原本是指高士的超世绝伦之行，后世往往用这个典故比喻树大志、立大功。韩愈在这里也是借以表达对侯喜的鼓励和祝愿。作为散文家的韩愈善叙事，这首诗叙写的是与友人一起垂钓的生活琐事：描绘一个在枯水中钓小鱼的场面。情境本来显得尴尬，而诗人用调侃、幽默的笔调出之，以平易流畅的语言生动描摹钓鱼情境，捕捉物态变化、人情心情，绘影绘形，妙趣横生，把鲜活如画的场面展现在读者面前，而字里行间又寄喻着牢骚、感慨，戏谑言辞引人思索。又，韩愈早年有朋友评论他写作中“为无实驳杂之说”，“以文为戏”（《答

张籍书》), 实则这首诗的取材和写法也有浓重的“以文为戏”意味。从字面意义看, “以文为戏”的评价似褒似贬, 或者说亦褒亦贬, 难以确定。然而表现在这样的作品里却是韩愈对于写作技巧和艺术风格的发展, 同时又体现他乐观不屈的人生姿态。

落 齿^[1]

去年落一牙^[2], 今年落一齿。俄然落六七^[3], 落势殊未已。余存皆动摇, 尽落应始止。忆初落一时, 但念豁可耻^[4]。及至落二三, 始忧衰即死。每一将落时, 懔懔恒在己^[5]。叉牙妨食物^[6], 颠倒怯漱水。终焉舍我落^[7], 意与崩山比。今来落既熟, 见落空相似。余存二十余, 次第知落矣。悦常岁落一^[8], 自足支两纪。如其落并空^[9], 与渐亦同指。人言齿之落, 寿命理难恃。我言生有涯, 长短俱死尔。人言齿之豁, 左右惊谛视^[10]。我言庄周云^[11], 木雁各有喜。语訛默固好^[12], 嚼废软还美。因歌遂成诗^[13], 持用詫妻子。

[注释]

[1] 韩愈《与崔群书》中有“近者尤衰惫, 左车第二牙无故

身边琐事, 絮絮写来, 实抒写人生至理。

查慎行: “曲折写来, 只如白话, 渊明《止酒》一篇, 章法尔。”(《十二种诗评》)

蒋抱玄: “惟真最难写得痛, 惟率最难写得快。”(转引自《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早衰落齿, 可悲可悯, 率意书写, 五味杂陈。

动摇脱去”云云，文作于贞元十八年国子四门博士任上。此诗作于同一时期。 [2] 牙、齿：上曰齿，下曰牙。《说文解字》卷二下：“齿，口断骨也，象口齿之形，止声。……牙，牡牙也，象上下相错之形。” [3] “俄然落六七”二句：突然间落了六七颗，脱落的情势绝未停止。殊，绝，断。 [4] 豁可耻：韩愈《送侯参谋赴河中幕》诗中有“我齿豁可鄙”句。 [5] 慄（lǐn）慄：惊惧貌。 [6] “叉牙妨食物”二句：（牙齿）参差不齐，妨碍吃东西；歪斜动摇，害怕漱口。叉牙，参差不齐貌。颠倒，牙齿动摇貌。 [7] “终焉舍我落”二句：最后都会舍弃我而脱落，设想其情形应像山崩一样。 [8] “恍常岁落一”二句：如果按平常情形每年落一颗，还足以支持二十年。恍，假如，预想之词。两纪，十二年为一纪。《书·毕命》：“既历三纪。”孔传：“十二年曰纪。” [9] “如其落并空”二句：假如它们一起掉落，这和逐渐掉落意思是同样的。指，意向，意思。 [10] 谛视：认真看。 [11] “我言庄周云”二句：典出《庄子·山木》：“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这里是喻有用和无用之间各有忧乐。 [12] “语讠默固好”二句：承上《庄子》寓言，说牙齿掉了也有好处：口齿不清、沉默不语，故然很好；（没有牙）不用咀嚼，吃软东西也很美。语讠，说话不清楚。 [13] “因歌遂成诗”二句：因而吟诵出来成为一首诗，用它来向妻子夸耀。歌，指吟诵作诗。讠，告知，这里有夸耀、讥嘲的意思。

[点评]

这首诗有更浓重的“以文为戏”意味。韩愈身体早衰。他在作这首诗的同一年写了《祭十二郎文》，说“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而这又是他仕途不利、处境艰难的时期。他在这一时期的诗文里屡屡对自己的早衰抒发感慨。落齿看似事小，但作为体力衰败的表现，所造成的伤痛无疑给他的人生与意念增添了不小的冲击。他遂以这种本来难以入诗的“落齿”题材写成这样一首诗。陶渊明、杜甫都善于拿身边琐事作为题材写诗。他们的这类作品往往不是斤斤于小我的得失嗟悲叹老，而是以小见大，利用生活琐末来抒写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感受和看法，展示个人真实的精神世界，表达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韩愈发挥了这一艺术传统，他咏“落齿”，实际是在表达一种顺适自然的人生哲理，展现自己面对人生疾患不屈不馁、坚毅乐观的人生态度，遂在轻松、幽默的情调中表现意义重大的思想内涵。这首诗的语言和风格有别于韩愈诗雄奇高古的总体特征，而是真率浅俗，夺口而出，娓娓道来，以俗为雅，造成一种戏谑情趣，给人感染，引人思索。

湘 中^[1]

猿愁鱼跃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2]。

萍藻满盘无处奠^[3]，空闻渔父扣弦歌。

陈迥东：“此诗写楚地，吊楚贤，所以用《楚辞》词汇。”（《韩愈诗选》）

〔注释〕

朱彝尊：“气劲有势。”（转引自《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1〕湘中：今湖南中部。韩愈于贞元十九年冬被贬阳山，行至湘中应在次年春，作此诗。〔2〕汨罗：汨罗江，源出江西，西北流至湖南湘阴石磊山入洞庭湖。古传江上屈潭为屈原自沉处。〔3〕“萍藻满盘无处奠”二句：描写江边荒僻，虽然（为祭奠屈原）备下萍藻祭品，但无处祭奠，只听到渔父歌唱。此暗用屈原赋《渔父》，其中写他行吟泽畔，见有渔父劝谏，他答辩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云……”。萍藻，萍与藻是古代用以祭祀的水草。奠，祭祀。

〔点评〕

此诗表达对尽忠而获遭、沉渊以明志的古代伟大诗人屈原的服膺尊敬之意。韩愈流贬南荒，经过相传屈原沉渊处，自会引屈原为同调，感慨良多，遂写诗表达敬重、追踪前贤的用意。此篇暗用屈原《渔父》诗意，用语和意境亦有意追模屈赋。屈原的人格和作品对他的为人与创作都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王夫之：“寄悲正在兴比处。”（《唐诗评选》）

程学惇：“退之七律只十首，吾独取此篇为能真得杜意。”（《韩诗臆说》）

答张十一^{〔1〕}

山净江空水见沙^{〔2〕}，哀猿啼处两三家。

筼筻竞长纤纤笋^{〔3〕}，踯躅闲开艳艳花^{〔4〕}。

未报恩波知死所^{〔5〕}，莫令炎瘴送生涯。

吟君诗罢看双鬓，斗觉霜毛一半加^{〔6〕}。

[注释]

[1] 张十一：张署（758—817），河间（今河北河间）人，贞元二年（786）进士，举博学宏辞科，为秘书省校书郎。贞元十九年冬，韩愈拜监察御史，张署亦被李汶所荐为御史，年末同时遭贬，张署得郴州临武（今湖南临武）令。二人相偕南行，至临武告别，张署写诗，韩愈作答，然后继续南下。后来他们遇赦，又一同量移荆州。 [2] 江空：江水明净。这里指发源于临武的北江。 [3] 筠筩（yún dāng）：一种皮薄、节长而秆高的竹子。纤纤：细小貌。 [4] 踯躅（zhí zhú）：这里指杜鹃花，又名映山红。闲开：形容花的开放姿态自然。 [5] “未报恩波知死所”二句：没有报答朝廷恩德，可是已经知道另有死处（意谓可能不会再回到长安），但不愿让（贬地的）炎热瘴气断送生命。恩波，恩泽，指朝廷对自己有深恩厚德，是曲笔，也是牢骚之语。知死所，知道另有死处。炎瘴，炎热地区的瘴气。瘴气，南方让人致死的疫气。生涯，指生命。 [6] 斗觉：立即感到。斗，通“陡”，顿时。一半加：增加一半（白发）。

[点评]

张署原唱（见下录）表达情绪偏于消极：颈联用了贾谊“鹏鸟”典：西汉的贾谊被朝廷斥逐为长沙王傅，三年，有鹏鸟飞入舍内，以为不祥，谊既久谪居长沙，其地卑湿，遂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作《鹏鸟赋》自比。张署诗里用以自比，并期待得到朝廷恩赦（“涣汗”意谓帝王发布命令），能够归田隐居。韩愈答诗的结句呼应其悲情，但颈联却另作劝慰：“未报恩波”句是曲笔、牢骚之语，“莫令炎瘴”句则暗示对未来重得大用的希望和

信心。这首诗格律精严，前半描写，后半议论，是七律的一般结构方式。前幅描绘临武山川民居全景，有竹林、杜鹃花等细节，景象显得空灵鲜明又静谧萧条，笔端流露出淡淡的哀愁；后幅议论就原唱翻案，有精辟的识见，有深情的劝慰。短短八句诗，结构开阖变化，境界鲜明生动，感情浓郁，富有深度。

[附录]

赠韩退之

张署

九疑峰畔二江前，恋阙思乡日抵年。
白简趋朝曾并命，苍梧左宦一联翩。
鲛人远泛渔舟水，鹏鸟闲飞露里天。
涣汗几时流率土，扁舟西下共归田。

（《全唐诗》卷三三四）

元好问：“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论诗三十首》）

查慎行：“写景无意不刻，无语不辟；取径无处不断，无意不转。屡经荒山古寺来，读此始愧未曾道著只字。”（《十二种诗评》）

山 石^[1]

山石荦确行径微^[2]，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3]，芭蕉叶大支子肥^[4]。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5]。铺床拂席置羹饭^[6]，疏粝亦足饱我饥^[7]。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8]。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

霏^[9]。山红润碧纷烂漫，时见松栌皆十围^[10]。
当流赤足踏润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
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靽^[11]。嗟哉吾党二三
子^[12]，安得至老不更归^[13]。

〔注释〕

〔1〕以首二字为题。写作年代难以确考。所述为南方景物，姑置于此。〔2〕萃确（luò què）：奇险高峻貌。行径微：（山间）小路狭窄。〔3〕升堂：登上殿堂，这里指佛殿。〔4〕支子肥：梔子果实饱满。支，通“梔”。梔子是一种常绿灌木，果实可入药。〔5〕稀：稀微，模糊不清。〔6〕拂席：拂拭坐席。羹饭：汤和饭。〔7〕疏粝（lì）：粗糙饭食。疏，粗。粝，糙米。〔8〕光入扉（fēi）：月光射进门里。扉，门。〔9〕穷烟霏（fēi）：穷尽在云雾里。烟霏，烟云弥漫貌。霏，云气弥漫。〔10〕栌：即栌树，俗称柞树。十围：一围的周长说法不一，一般两手合抱为一围。这里“十围”是虚数，言树干粗大。〔11〕局束：羁束。为人靽（ji）：被别人牵制。靽，马嚼子，此处作动词。〔12〕吾党：犹我辈。二三子：泛指复数的人。〔13〕不更归：指不如弃官归家。

〔点评〕

这也是一首纪游诗，以首二字立题。所写为南方景物，题材和本书后面的《题南岳门楼》相同，而写法迥异，表达的感情也不一样。因为不是名山，就不能如《题南岳门楼》那样就相关名山展开议论，而是直接描写进山情形，历历叙写黄昏入山、到寺、留宿到次晨出山的

刘熙载：“昌黎诗务去陈言，故有倚天拔地之意。《山石》一作，辞奇意幽，可为《楚辞·招隐士》对，如柳州《天对》例也。”（《艺概》）

所见所闻与感受。首四句写古寺荒凉，却展现出一片生机盎然；接下来写僧人、写壁画、被招待羹饭、月夜入眠，运笔简括而表达细密，刻画出一派典雅、静谧而不失明丽的风景；写第二天拂晓出寺，突出山间隔绝人寰、开阔宏大、明净烂漫的风光，抒发一时间解脱世事羁束的轻松愉悦心情，遂引出高蹈超世的遐想。“当流”一句暗用古诗《沧浪歌》“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句意，接下来的“水声激激”句正可烘托一片飘然潇洒的情怀。全篇只是按部就班地叙写，看似无意求工，但一句一景，语丽辞新，绘声绘色；句律多用散，力避骈偶，更有助于表达诗人磊落不平的心情。

宿龙宫滩^[1]

浩浩复汤汤^[2]，滩声抑更扬。

奔流疑激电^[3]，惊浪似浮霜^[4]。

梦觉灯生晕^[5]，宵残雨送凉。

如何连晓语^[6]，一半是思乡^[7]？

“梦觉”一转，点出客宿，始明前幅为听水，“灯生晕”为所见。短篇情境浑成，一唱三叹。

〔注释〕

[1] 龙宫滩：在阳山县（今广东阳山）。湟水流过阳山城南，为阳溪水，南十里为龙坂滩，又南十五里为龙宫滩。贞元二十年秋，韩愈作此诗于阳山贬所。 [2] 汤（shāng）汤：大水貌。 [3] 疑：疑似。 [4] 浮霜：形容流沫飞溅的样子。 [5] “梦

觉灯生晕”二句：梦醒后看见灯火光晕，拂晓时分雨水送来凉爽。晕，此指灯火光圈。宵，夜。〔6〕如何：此表疑问，为什么。连晓语：交谈到清晨。〔7〕一半是思乡：朱《考》此句作“只是说家乡”。

〔点评〕

此诗抒写韩愈在贬所阳山夜宿龙宫滩边过夜的情境，其首联描摹“听水”之工巧一向被人称道。（蔡绦）《西清诗话》记载：“退之《宿龙宫滩》诗云：‘浩浩复汤汤，滩声抑更扬。’黄鲁直曰：‘……所谓浩浩、汤汤、抑更扬者，非谪客里夜卧饱闻此声，安能周旋妙处如此邪！’”诗八句，写听水，写整夜不眠，写彻夜话思乡之情，忧思旅愁，表达了远贬游子的艰辛和对故乡的怀念。

叉鱼招张功曹^{〔1〕}

叉鱼春岸阔，此兴在中宵。大炬然如昼^{〔2〕}，
长船缚似桥。深窥沙可数^{〔3〕}，静撈水无摇。刃
下那能脱^{〔4〕}，波间或自跳。中鳞怜锦碎^{〔5〕}，当日
讶珠销。迷火逃翻近^{〔6〕}，惊人去暂遥。竞多心
转细^{〔7〕}，得隼语时嚣。潭罄知存寡^{〔8〕}，舷平觉获
饶。交头疑凑饵^{〔9〕}，骈首类同条。濡沫情虽密^{〔10〕}，
登门事已辽^{〔11〕}。盈车欺故事^{〔12〕}，饲犬验今朝。

描摹工细，语带机趣，情境如画。

与《赠侯喜》
诗一样，全篇描写
为结句造势。

血浪凝犹沸^[13]，腥风远更飘。盖江烟冪冪^[14]，
拂棹影寥寥^[15]。獭去愁无食^[16]，龙移惧见烧。
如棠名既误^[17]，钓渭日徒消^[18]。文客惊先赋^[19]，
篙工喜尽谣。脍成思我友^[20]，观乐忆吾僚^[21]。
自可捐忧累^[22]，何须强问鸮^[23]。

〔注释〕

〔1〕张功曹：张署。贞元二十一年二月朝廷施赦。夏秋之际，韩愈离开阳山到郴州（今湖南郴州），与张署同俟新命。后接朝命量移，韩愈为江陵（今湖北荆门江陵县）法曹参军，张署为江陵功曹参军，同为军府幕职。唐江陵为上州，诸曹参军正七品下。韩愈时有《祭郴州李使君》文，中有“投叉鱼之短韵，愧韬瑕而举秀”句，即指此诗所述。李使君讳伯康，字士丰，时为郴州刺史。〔2〕“大炬然如昼”二句：点燃大的火炬照明如白天，把几艘长船串联起来如桥梁一样。大炬，大的火把。然，同“燃”。〔3〕“深窥（kuī）沙可数”二句：形容窥探鱼的踪迹：向水深处看直到能看清沙子，（为了不惊动水里的鱼，）停下船来让水面不再摇动。窥，看。静撈（bàng），让船停下来。撈，划船。〔4〕“刃下那能脱”二句：鱼叉投下去，鱼哪能逃脱，有的只能在波浪间跳跃。〔5〕“中鳞怜锦碎”二句：鱼被刺中，（样子）可怜如织锦破碎；刺中鱼目，惊看如珍珠粉碎。〔6〕“星火逃翻近”二句：（鱼群）被火炬光芒迷惑反而逃到岸边近处，被人惊吓又徒然游到远处。暂，突然。〔7〕“竞多心转细”二句：争相多捕，（叉鱼的人）更加细心；叉得大鱼，（众人）喧哗起来。得隼（jùn），得到大鱼。隼，通“俊”，出

众。器，喧哗。 [8]“潭罄（qìng）知存寡”二句：潭里被淘空，知道留下来的鱼已经不多；船舷和水面齐平，发觉收获丰饶。罄，尽。饶，丰富，多。 [9]“交头疑凑饵”二句：描写叉上来的鱼的样子：鱼头交错在一起像凑向食饵，两头相并在一起像是同一条。骈首，两头相并。 [10]濡沫：本意是困在陆地上的鱼口吐水沫相互润湿求活。典出《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 [11]登门：登龙门。河津一名龙门，在今陕西韩城和山西河津间的黄河上，据传大鱼集龙门下数千，争得上，上者为龙，不上者曝腮而死。志已辽：志向已变得遥不可及。此谓叉上来的鱼虽然濡沫求活像是感情亲密，但已不再能登上龙门。 [12]“盈车欺故事”二句：上句是说叉上来的鱼装满车子，超过古时“盈车”传说。语出《孔丛子·抗志》：“魏人钓于河，得鰕鱼焉，其大盈车。”下句用《盐铁论》“江陵之滨，以鱼饲犬”典，说这样的记载今天终于应验了。 [13]“血浪凝犹沸”二句：河面血染波澜，凝结泡沫如沸，鱼腥味随风飘到远处。犹，亦。 [14]冪（mì）冪：同“冪冪”，深密貌。 [15]拂棹：回船。棹，船桨。廖廖：同“辽辽”，遥远貌。 [16]“獭去愁无食”二句：水獭担忧没有食物而离去，龙害怕被烧也迁移了。 [17]如棠：用《左传》隐公五年典：“（鲁隐）公将如棠观鱼者。”棠是春秋时期鲁国邑名，在今山东鱼台县北，所谓“观鱼”实指捕鱼，此谓这次叉鱼不同于古人所说的“如棠”。 [18]钓渭：典据《史记·齐太公世家》：吕尚穷困年老，在渭水滨钓鱼以待周西伯。此谓这次叉鱼耗费时光，也不同于吕尚以钓鱼来谋求进身。 [19]“文客惊先赋”二句：文人们（指此次参加叉鱼的人，包括诗人自己）激动而争相赋诗，船工们兴奋地尽情歌唱。篙工，船工。谣，随口唱出。 [20]脍（kuài）成：做成鱼脍。脍，细切的鱼肉。 [21]观乐：用《左

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请观于周乐”典，这里用其字面义，指参与捕鱼之乐。吾僚：同僚。[22]捐忧累：忘掉忧患。[23]问鹞(xiāo)：鹞，猫头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贾谊被贬长沙，作《鹏鸟赋》，以为“鹏似鹞，不祥鸟也”，并发问：“请问于鹏兮，予去何之？”这里为押韵而活用典故，把问鹏改成问鹞，是说得到叉鱼之乐，就不必如古人贾谊那样忧虑前程了。

[点评]

永贞元年夏，朝廷施赦，韩愈得以离开阳山到郴州待命，又和老友张署相会，一起等待朝廷的处置信息，接受刺史李伯康的招待。这是记叙宾主一起叉鱼游兴的诗。前幅描写叉鱼的热烈场面，渲染参与者的勃勃兴致；而后面又以可捐“忧累”、不须“问鹞”的劝勉之词戛然而作结，从而表达出游兴之外对前途的忧虑。诗中写叉鱼场面，和前面选录的《赠侯喜》诗写在洛水钓鱼的情境全然不同：在洛水那次是在干涸的浅水边钓不到鱼，这次是在江上叉鱼大获丰收。相同的是两首诗同样体现了诗人的叙事、描摹之功。这一篇将叉鱼场面的人情、物态体察入微，描绘得热闹非凡，又多所铺叙，多做刻画，多用对句，多使事典，多用“狠重奇险”的辞藻，这些则是借鉴了赋的笔法，鲜明地体现了“以文为诗”“以学问为诗”的特色。两首诗同样体现浓厚的幽默情趣，流露出对于人生世态的开朗、乐观态度。读者玩味之下，不能不受到感染，觉得余味无穷。

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1]

纤云四卷天无河^[2]，清风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声影绝，一杯相属君当歌^[3]。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洞庭连天九疑高^[4]，蛟龙出没猩鼯号^[5]。十生九死到官所^[6]，幽居默默如藏逃^[7]。下床畏蛇食畏药^[8]，海气湿蛰熏腥臊。昨者州前槌大鼓^[9]，嗣皇继圣登夔、皋。赦书一日行万里^[10]，罪从大辟皆除死。迁者追回流者还^[11]，涤瑕荡垢朝清班。州家申名使家抑^[12]，坎轲只得移荆蛮^[13]。判司卑官不堪说^[14]，未免捶楚尘埃间^[15]。同时辈流多上道^[16]，天路幽险难追攀。”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17]。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18]！

[注释]

[1] 张功曹：张署，时已得到量移为江陵功曹参军的任命。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四日顺宗禅位，宪宗即位，改元永贞，大赦。时韩愈和张署正在郴州（今湖南郴州）待命，十五日中秋大赦诏书传到，夜作此诗。[2] 纤云：云彩微淡。天无河：天上不见银河。照应下面的“月舒波”，因为月光明亮。[3] 一杯相属

对方歌词作为全篇主体，结构奇妙，别具一格。

朱熹：“言张之歌词酸苦，而已直归之于命，盖反《骚》之意。而其词气抑扬顿挫，正一篇转换用力处也。”（《昌黎先生集考异》）

程学恂：“此诗料峭悲凉，源出楚《骚》。入后换调，正所谓一唱三叹有遗音者矣。”（《韩诗臆说》）

方东树：“一篇古文章法。前叙，中间以正意苦语、重语作宾，避实法也。一线言中秋，中间以实为虚，亦一法也。收应起，笔力转换。”（《昭昧詹言》）

(zhǔ): 举一杯酒相劝。属, 同“嘱”。君当歌: 您立即作歌。当, 即。 [4] 九疑: 九疑山, 在今湖南宁远县南。 [5] 猩鼯(wú): 猩猩和飞鼠。鼯, 飞鼠。自此以下至“天路幽险难追攀”是隐括张署原唱, 回忆南贬情形。原唱已佚。 [6] 官所: 指贬官之地。 [7] 幽居: 深扃不出。如藏逃: 像是躲藏逃避。 [8] “下床畏蛇食畏药”二句: 下床怕遇到毒蛇, 吃东西怕中蛊毒, 近海湿气、湿地虫子腥臊气熏人。药, 据传江南数郡有在饮食中放置蛊毒(一种毒虫)杀人的风俗。蛰, 典出《周易·系辞下》:“龙蛇之蛰, 以存身也。”虞翻注:“蛰, 潜藏也。” [9] “昨者州前槌大鼓”二句: 昨天在州府门前击鼓,(宣告)继位皇帝(唐宪宗李纯)承续前代皇帝(唐顺宗李诵)进用如夔、皋一样的贤臣。州前槌大鼓, 唐制, 逢大赦日, 要在官府前击鼓, 集百官、父老、囚徒, 宣布朝廷诏书。登, 此指任用、晋升。夔、皋, 相传夔为舜的乐官, 皋为舜时掌刑狱之官, 后世用以指贤臣。 [10] “赦书一日行万里”二句: 唐制, 朝廷大赦传递诏书急速, 日行万里是夸张之辞。大辟, 古五刑之一, 死刑。除死, 免除死刑。《旧唐书·顺宗纪》:“自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已前, 天下死罪降从流, 流以下递减一等。” [11] “迁者追回流者还”二句: 继续陈述赦令内容: 被贬黜官员遣使追回, 流放者回归(京城); 除去(朝廷)瑕疵污垢, 清理朝臣班列。迁者, 左迁者, 被贬黜的官员。流者, 流放者。涤瑕荡垢, 指清除朝中奸佞、无能之辈。涤, 清洗。瑕, 玉石上的斑点。荡, 除去。垢, 污秽。朝清班, 清理朝臣班列。班, 班列。 [12] 州家申名: 州府上报(应被施赦者)名字。指当时郴州已把自己名字列在大赦名单里。使家抑: 被使府所抑止。郴州隶属湖南观察使, 时湖南观察使、潭州刺史为杨凭。此处是说杨凭迎合朝廷权臣旨意压制自己。 [13] 移荆蛮: 量移到荆州。因罪远谪的官吏遇朝廷大赦酌情迁调到近处任职。这里是说自己

受到使府压制，未得赦免回朝，被量移到荆州。移，量移。荆蛮，江陵为古荆楚（蛮荒之地），贬称。 [14]判司卑官：韩愈被任命为荆州府法曹参军，张署被任命为荆州府功曹参军。唐制，州府分曹判事，参军判一司之事，称“判司”，官职低微，称“卑官”。 [15]捶楚：用杖或板子打。唐制，诸司属官，若有过，可受杖责。 [16]“同时辈流多上道”二句：与自己情况相同的人多遇赦走上回朝之路，但（对自己来说）回归朝廷的路犹如登天，深幽艰险难以追随攀援。上道，指遇赦北上。天路，回归朝廷的路如登天。 [17]殊科：品类不同。科，品，类。 [18]奈明何：意谓怎么对得起这月色呢！奈，奈何。明，指月亮。

[点评]

贞元二十一年夏秋之际，韩愈离开阳山，到郴州待命。八月四日，宪宗即位，大赦，他和友人张署一起被量移到偏远西方的荆州为判司。他们本想能够重回朝廷，得到大用，这时的失望和怨抑难以言表，遂作诗唱和。张署原唱不传，韩愈在这首诗里用主要篇幅巧妙地把友人诗意加以隐括，作为诗的主体部分。这在诗作结构也是一种创格。借这样的结构能够更真切地写出两个人同样的心情，也体现了二人心心相印、同病相怜的深厚情谊。诗的结句把不幸归之天命，故作开解，也是无可奈何之语。诗的开篇描写中秋美丽月色；然后构思一转，反客为主，引用对方声酸辞苦的述情长歌；结尾又回到自己抒写安慰之词上来，慨叹人生有命，月色难得，是劝慰，也是更深一层的怨抑。韩愈应不是一字一句地照抄张署原作，而是隐括其意趣进行再创作，所引大段诗

意和诗语与前后自己的抒写相呼应，显示巧妙的构思技巧和杰出的笔力。全篇二十九句，分为主、客、主歌唱三个层次，内容两度转换，首尾呼应，谋篇布局得虚实开阖之妙，造成尺幅千里之势。二十九句七换韵，每韵二至八句不等，最后一句单收，更能突显出磊落顿挫音情，把怨愤不平的情绪发挥到顶点。

陈迥东：“以纪游来抒写牢骚。”（《韩愈诗选》）

黄震：“惻怛之忱，正直之操，坡老所谓‘能开衡山之云’者也。”（《黄氏日钞》）

方东树：“庄起，陪起。此典重大题，首以议为叙，中叙中夹写。意境托句俱奇创。以己收。凡分三段。‘森然’句奇纵。”（《昭昧詹言》）

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1]

五岳祭秩皆三公^[2]，四方环镇嵩当中。火维地荒足妖怪^[3]，天假神柄专其雄^[4]。喷云泄雾藏半腹^[5]，虽有绝顶谁能穷。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昧无清风^[6]。潜心默祷若有应^[7]，岂非正直能感通。须臾静扫众峰出^[8]，仰见突兀撑清空^[9]。紫盖连延接天柱^[10]，石廩腾掷堆祝融。森然魄动下马拜^[11]，松柏一迳趋灵宫^[12]。粉墙丹柱动光彩^[13]，鬼物图画填青红^[14]。升阶伛偻荐脯酒^[15]，欲以菲薄明其衷^[16]。庙令老人识神意^[17]，睢盱侦伺能鞠躬^[18]。手持杯珎导我掷^[19]，云此最吉余难同。窜逐蛮荒幸不死^[20]，衣食才足甘长终^[21]。侯王将相望久绝^[22]，神纵欲福难为功。

夜投佛寺上高阁，星月掩映云朦胧^[23]。猿鸣钟
动不知曙^[24]，杲杲寒日生于东^[25]。

〔注释〕

〔1〕衡岳：南岳衡山，在今湖南衡阳市北。韩愈受朝命量移赴江陵，北上途中过衡山，谒衡岳庙，作此诗，时应在永贞元年九月。〔2〕“五岳祭秩皆三公”二句：五岳，中岳嵩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的统称。祭秩皆三公，据《礼记·王制》，天子祭祀五岳，祭典品级按三公对待。三公或称三师，指太师、太傅、太保，名义上的帝师，唐时为宰相或藩帅加衔。实际上，唐天宝年间五岳已经封王，南岳封司天王。四方环镇，指东、西、南、北四岳围绕。嵩当中，嵩山居中。〔3〕火维：指南方，南方属火。维，边隅。足妖怪：多有妖怪。〔4〕天假神柄：上天赋予山神权柄。相传祝融为高辛氏火正，死后为火神，镇守南方。专其雄：独自称雄。〔5〕“喷云泄雾藏半腹”二句：衡山半山腰以上隐没在流动的云雾之中，因而怀疑又有谁能够攀上绝顶。半腹，指半山腰。〔6〕晦昧：阴暗不明。〔7〕“潜心默祷若有应”二句：在心中祷告像是有所感应，难道不是自己的诚心感动了山神吗。若有应，好像（山神）有所感应。正直，语出《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感通，感应。语出《周易·系辞上》：“《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8〕须臾：一会儿。静扫：静静地扫除（云雾）。〔9〕突兀：高耸的样子。〔10〕“紫盖连延接天柱”二句：紫盖、天柱、石廪、祝融都是衡山山峰名。据《长沙记》，衡山有七十二峰，最大者五：芙蓉、紫盖、石廪、天柱、祝融。腾掷，形容高耸飞动的山势。〔11〕森然：肃穆貌。魄动：神魂惊动。〔12〕趋灵宫：奔向岳神殿堂。趋，急走。〔13〕动光彩：

程学恂：“七古中此为第一。……我公至大至刚浩然之气，忽于游嬉中无心显露。公志在传道，上接孟子，即《原道》及此诗可证也。”（《韩诗臆说》）

光彩闪烁。照应前面所写日出。 [14] 鬼物图画：指墙上绘有神怪壁画。填青红：指青、红色彩绘。 [15] 伛偻（yǔ lǚ）：弯腰鞠躬，恭敬貌。荐脯酒：敬献祭品和祭酒。脯，干肉。 [16] 菲薄：微薄，指前面的脯酒。明其衷：表白自己的诚心。 [17] 庙令：唐制，五岳四渚各置令一人，掌祭祀。 [18] 睢盱（suī xū）：威严貌。侦伺：仔细察看。鞠躬：弯腰恭谨的姿态。语出《论语·乡党》：“入公门，鞠躬如也。” [19] 杯珓（jiào）：古时占卜用具，蚌壳或竹、木等制，两片相对，掷地观其俯仰以定吉凶。 [20] 幸不死：侥幸没有死。 [21] 甘长终：甘心就此终老。 [22] “侯王将相望久绝”二句：对于身为王侯将相的前途早已绝望，纵然岳神赐福也没有作用。 [23] 掩映：遮蔽。朧朧（tóng lóng）：迷蒙貌。 [24] 钟动：钟敲响。不知曙：不知不觉已经天亮。 [25] 杲杲：明亮貌。

[点评]

此诗写赴江陵途中过衡岳、访岳庙，从前一晚入山写到第二天旭日东升。先以议论衬起，一步步叙写。首先描述衡岳的高山形势和岳神的庄严；然后转入拜谒神庙的主题，愈转愈细：一步步写山间云雾变换、峰峦雄伟、殿堂壮丽；在庄严宏大的背景中引入自己，写庙令引导占卜，从而引发出对于生平坎壈的慨叹；最后以夜宿山上、日出东方作结。开端一起极其雄健，最后一结余意不尽。描绘衡岳景象，虚实照应，赞赏之情溢于言表，也在隐喻自己刚正不阿的精神；描写庙令导游和占卜，意象奇纵，不落凡响；最后直述情怀，绝望于岳神能够赐福，更是感慨无限，又体现出一种执着现实人生的理性精神。和上一首频繁换韵不同，此诗一韵贯通，且使

用响亮平正的上平声一东韵，又是首句入韵，有力地烘托出全篇雄伟盛大、直气浩然的声势。

峒嵎山^[1]

峒嵎山尖神禹碑^[2]，字青石赤形摹奇^[3]。科斗拳身薤倒披^[4]，鸾飘凤泊拏虎螭^[5]。事严迹秘鬼莫窥^[6]，道人独上偶见之^[7]。我来咨嗟涕涟漉^[8]，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绿树猿猱悲^[9]。

以奇辞述奇事。

方东树：“先点次写，似实却虚。‘事严’以下入议，似虚却实。”（《昭昧詹言》）

〔注释〕

〔1〕峒嵎（gǒu lǒu）山：即南岳衡山，或谓指称南岳主峰。与前首同时作。〔2〕神禹碑：通称“禹碑”或“峒嵎碑”，相传为大禹治水所刻。关于此碑的有无以及所传碑文拓片的真伪，历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3〕形摹：摹刻的字形。〔4〕科斗：科斗文，又作“蝌蚪文”，是一种上古书体，以头粗尾细、形似蝌蚪而得名。拳身：形容笔划屈曲。薤（xiè）倒披：指笔划如薤叶倒垂。薤，多年生草本植物，叶细长；或以为指倒薤书，即小篆。〔5〕鸾飘凤泊：形容笔划如鸾凤飞舞。飘，飞翔。泊，停留。拏（ná）虎螭（chī）：捕捉虎螭，形容笔势劲健。拏，捉拿。螭，传说中一种无角的龙。〔6〕事严：事情严密。迹秘：踪迹秘密。〔7〕道人：得道之人，或指僧人、道士。〔8〕咨嗟：慨叹。涟漉（ér）：涕泪交流貌。漉，流泪貌。〔9〕森森：浓密貌。猿猱（náo）：猿猴。猱，一种猴。

〔点评〕

这首诗与上一首同，也是纪游诗，又同是写衡山。上一首写参访全程，这一首专写一个山峰：不是刻画山峦的雄奇高大，而是写传说中的神禹碑；不是写见到古碑本身，而是述说出自传说的碑刻文字以及碑的神秘来由。大禹本是儒家理想圣人，传说岿嶁山上有他治水所刻“岿嶁碑”，乃是神圣遗物。诗人寻访它，自然也有崇拜、追踪古圣人的用意；而抒发碑的踪迹渺茫而不能得见的感慨，则隐然又有理想幻灭的意味。本来碑在有无恍惚之间，诗用主要篇幅来描摹其形态全然出自悬想，却也写得鲜活如见。后面三句落实到自己“千搜万索”而不可得的感伤慨叹，真切表达了怀古、崇圣的主题。

岳阳楼别窦司直^[1]

洞庭九州间^[2]，厥大谁与让。南汇群崖水^[3]，北注何奔放。潴为七百里^[4]，吞纳各殊状。自古澄不清^[5]，环混无归向。炎风日搜搅^[6]，幽怪多冗长。轩然大波起^[7]，宇宙隘而妨^[8]。巍峨拔嵩、华^[9]，腾踔较健壮。声音一何宏^[10]，轰轲车万两^[11]。犹疑帝轩辕^[12]，张乐就空旷。蛟螭露笋簴^[13]，缟练吹组帟。鬼神非人世^[14]，节奏颇跌跂。阳施见夸丽^[15]，阴闭感凄怆。朝过宜

写湖水，写实与想象、比拟相交杂，生动表现浩瀚无涯的景象。

春口^[16]，极北缺隄障^[17]。夜缆巴陵洲^[18]，丛芮才可傍^[19]。星河尽涵泳^[20]，俯仰迷下上。余澜怒不已^[21]，喧聒鸣瓮盎。明登岳阳楼，辉焕朝日亮^[22]。飞廉戢其威^[23]，清晏息纤纩。泓澄湛凝绿^[24]，物影巧相况。江豚时出戏^[25]，惊波忽荡漾^[26]。时当冬之孟^[27]，隙穹缩寒涨^[28]。前临指近岸^[29]，侧坐眇难望。涤濯神魂醒^[30]，幽怀舒以畅^[31]。主人孩童旧^[32]，握手乍忻怅^[33]。怜我窜逐归^[34]，相见得无恙。开筵交履舄^[35]，烂漫倒家酿^[36]。杯行无留停^[37]，高柱送清唱^[38]。中盘进橙栗，投掷倾脯酱^[39]。欢穷悲心生^[40]，婉娈不能忘。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41]。屠龙破千金^[42]，为艺亦云亢。爱才不择行^[43]，触事得谗谤。前年出官由^[44]，此祸最无妄^[45]。公卿采虚名^[46]，擢拜识天仗。奸猜畏弹射^[47]，斥逐恣欺诳^[48]。新恩移府庭^[49]，逼侧厕诸将。于嗟苦弩缓^[50]，但惧失宜当^[51]。追思南渡时^[52]，鱼腹甘所葬。严程迫风帆^[53]，劈箭入高浪^[54]。颠沉在须臾^[55]，忠鲠谁复谅。生还真可喜，克己自惩创^[56]。庶从今日后^[57]，粗识得与丧^[58]。

补写岳阳楼下湖水：从夜里到白天，从夏天到冬天，气象万千。

沈德潜：“前两段阳开阴阖，入窦司直后见忠直被谤，而以追思南渡数语挽转前半，笔力矫然。”（《唐诗别裁》）

“念昔”以下十二句是被贬阳山缘由的猜测，疑似之间，表白心意。

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有句曰：“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杜甫《登岳阳楼》有句曰：“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与这首诗相比较，孟、杜诗雄肆传神，韩诗则夸诞写貌。

事多改前好^[59]，趣有获新尚。誓耕十亩田，不取万乘相^[60]。细君知蚕织^[61]，稚子已能饷^[62]。行当挂其冠^[63]，生死君一访^[64]。

〔注释〕

〔1〕韩愈自南方贬所量移江陵，途经岳阳，友人窦庠在岳阳楼饯别，时在贞元二十一年九月，作此诗。窦有和作。岳阳楼在岳州（今湖南岳阳）城西门上，下瞰洞庭湖，是登临胜地。窦庠，字胄卿，时以大理司直权知（代理）岳州刺史。大理司直是朝廷司法机关大理寺的属官。唐制，外官往往带京衔即所谓虚衔，尊称例用京衔。〔2〕“洞庭九州间”二句：在九州间，洞庭湖之大是没有湖泊可比拟的。九州，泛指全国。《尚书·禹贡》划分中国为九州，即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荆九州（《周礼·夏官·职方氏》“九州”无徐、梁，另有幽、并）。厥（jué），其。谁与让，哪一个也比不上。〔3〕“南汇群崖水”二句：（洞庭湖）汇集南来的江河水，又向北滔滔奔流。指湘、资、沅、澧诸水。崖，本义是陡峭岸势，群崖水，这里指代江河。奔放，河水奔流。〔4〕“潴（zhū）为七百里”二句：汇集诸水成七百里湖面，吞吐流水形势各异。潴，积水。七百里，形容湖面广阔，概数。吞纳，指吸收（百川）。〔5〕“自古澄不清”二句：自古以来湖水浑浊不清，流水盘旋没有固定去向。澄不清，不能澄清。环混，形容水流盘旋。〔6〕“炎风日搜搅”二句：热风天天刮过，搅扰湖面，水中多有鱼龙变怪。搜搅，指大风搅乱湖水。幽怪，隐秘的怪物。冗长（zhǎng），本义是多而无用，这里形容众多。〔7〕轩然：高起貌。〔8〕宇宙隘而妨：天地显得狭隘、险阻。宇宙，指天地间。〔9〕“巍峨拔嵩、华”二句：承前“大

波”，波涛汹涌奔腾，高过嵩山、华山，奔腾像是要较量壮大的声势。巍峨，高耸貌。嵩、华，嵩山，在河南登封北；华山，在陕西华阴南，二者都是列为“五岳”的名山。腾蹕（chuō）：高跳。蹕，跳。 [10] 一何：多么。 [11] 轰轳：拟声词，轰隆隆。车万两：比喻如万辆车在奔走。两，同“辆”。 [12] “犹疑帝轩辕”二句：波涛声让人疑似轩辕黄帝在空旷的地方奏乐。典出《庄子·天运》：“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轩辕，黄帝，传说中华民族的祖先。张乐，奏乐。张，陈设。 [13] “蛟螭（chī）露笋簾（jù）”二句：继上描写波涛如轩辕“张乐”的场面。像是蛟螭抬出了乐器笋簾，又像是风吹白色丝绸制作的（安置乐队的）营帐。蛟，蛟龙。螭，传说中一种带角的龙。笋簾，古代悬钟磬的架子，横曰笋，直曰簾。缟练，白色丝绸。生丝所织为缟，熟丝所织为练。组帐，饯别行人的帐幕，此指帐篷。 [14] “鬼神非人世”二句：继上描写“轩辕”“张乐”的声音。如鬼神所作，非人间所有，节奏抑扬顿挫不凡。跌踢，顿挫抑扬。踢，通“荡”。 [15] “阳施见夸丽”二句：形容湖面阴晴的不同景象。阳气发舒时，艳丽异常；阴气凝闭时，让人感到凄凉悲怆。 [16] 宜春口：通往宜春的港汊。宜春，古县名（今江西宜春），即唐袁州。陈《勘》谓为岳阳南洞庭湖中小洲名，亦通。 [17] 缺隄障：江流绝口。隄，同“堤”。 [18] 夜缆：夜里系缆。缆，系船的绳索。巴陵洲：指岳阳湖边。唐岳州自宋元嘉年间（424—453）称巴陵郡，隋废，唐天宝元年（742）至乾元元年（758）复置。 [19] 丛芮（ruì）：水边杂草丛生处。芮，通“汭”，河湾。可傍：可停靠（船只）。 [20] “星河尽涵泳”二句：群星和银河光影在湖面上飘动，俯仰之间让人分辨不出天上地下。涵泳，沉浸水中貌。 [21] “余澜怒不已”二句：风定后余波仍汹涌不息，声响嘈杂如有瓶瓶罐罐碰撞。余澜，余波。喧聒（guō），

喧哗刺耳。聒，声音嘈杂。瓮（wèng）：坛子。盎（àng）：大的敛口瓶子。 [22] 辉焕：光明照耀貌。 [23] “飞廉戢（jí）其威”二句：风神飞廉收敛起他的威风，湖面晴朗平静纹丝不动。飞廉，传说中的风神。戢，收敛。清晏，晴朗平静。息纤纤，形容纹丝不动。纤纤，细棉丝。 [24] “泓澄湛凝绿”二句：湖水清深显现浓重的深颜色，巧妙地映现岸上景物的影像。泓澄，水清深貌。湛凝绿，浓重深绿色。湛，清深。相况，相似。 [25] 江豚：一种鲸类，分布于我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流域，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6] 荡潏：同“荡漾”，波浪起伏貌。 [27] 冬之孟：孟冬，十月。 [28] 隙窍：指大地缝隙洞穴。缩寒涨：（空隙）收缩而寒流涨起。 [29] “前临指近岸”二句：眼前面临可指的近岸，侧坐则辽远望不到边际。眇，同“渺”，指水势辽远。 [30] 涤濯：清洗。 [31] 幽怀：指内心深处。 [32] 主人：指窦庠。孩童旧：童年时旧友。韩愈十几岁时已和窦氏兄弟结交。 [33] 乍忻怅：一时间欣喜惆怅交织。 [34] “怜我窜逐归”二句：可怜我流放后归来，相见后得知平安无事。窜逐，指流放阳山。无恙，平安无事。 [35] 交履舄（xì）：鞋子交错。单底为履，复底着木者为舄。古人席地而坐，脱鞋入席，交履舄是不拘形迹的样子。 [36] 烂漫：放纵不拘貌。家酿：家里自制的酒。 [37] 杯行：传递酒杯，指畅饮不停。 [38] 高柱：指琴。柱，琴柱。送清唱：传送嘹亮的歌声。 [39] 脯（fǔ）酱：肉酱。脯，肉干。 [40] “欢穷悲心生”二句：乐极生悲，彼此的情谊不能忘怀。婉娈（luán），同“惋娈”，亲爱貌。娈，美好。 [41] 干霸王（wàng）：参与霸王之业，指立志作辅相。 [42] “屠龙破千金”二句：破千金家产学屠龙之技，所得技艺也够高超的了。典出《庄子·列御寇》：“朱泚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同“殫”，尽）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亦云亢，也够高超了。亢，高，极。 [43] “爱才不择行”二句：爱护才能而不顾忌行事小节，出了事遭人谗

毁、诽谤。此下均是表结交柳宗元等人被贬黜事。触事，遇到事故。 [44] 出官由：被贬官的缘由，继上“触事”。 [45] 无妄：出其不意，没有料到。典出《易经·无妄》爻辞：“无妄之灾。”指贞元二十年被贬阳山。 [46] “公卿采虚名”二句：指当初被提拔任监察御史。擢（zhuó）拜，升官。擢，提拔。识天仗，指担任皇帝的近侍官。天仗，朝廷仪仗。 [47] 奸猜：邪恶多疑之人。畏弹射：害怕弹劾、攻击。弹射，攻击。 [48] 斥逐：排斥、放逐。恣欺诳：任意欺骗造谣。后人对这里所述多有不同理解：一种看法以为是指革新派王叔文等，他们畏惧自己因而造谣攻击以至遭到放逐；另一种看法以为“奸猜”指权臣李实，韩愈曾上表状谏天旱人饥，被他陷害。 [49] “新恩移府庭”二句：遇到新的恩赦量移到（荆州）幕府，仍将侧身在武人之中。逼侧，迫近。厕诸将，置身武将之中。厕，置。 [50] 于嗟：悲叹之词。于，同“吁”。苦弩缓：苦于愚钝。弩缓，喻如劣马般迟缓，自贬之词。 [51] 失宜当：谓不合时宜。 [52] “追思南渡时”二句：回想当初南来渡过洞庭湖时（遇到风暴），（当时）已甘心葬身鱼腹之中。 [53] 严程：行期严格，唐时被贬官员赴贬所行程有一定期限。 [54] 劈箭：形容船行急速如飞箭。 [55] “颠沉在须臾”二句：承上回忆南渡情景。须臾之间就会翻船沉没，（如果当时淹死，）自己的忠直又有谁能够了解。颠沉，船翻沉没。忠鲠（gěng），忠爱正直。鲠，正直。谅，体谅。 [56] 克己：约束自己。自惩创：自己加以惩戒。 [57] 庶：希望。 [58] 粗识：大体了解。 [59] “事多改前好”二句：遇事多改变以前所好，旨趣能有新的好尚。趣，趋向。尚，爱好，仰慕。 [60] 万乘相：指宰相。古代以车乘计国力，万乘谓大国。 [61] 细君：妻子。 [62] 已能饷：已经能够吃饱。饷，给饭，送饭。 [63] 行当：将要。挂其冠：指辞官归隐。 [64] 生死君一访：请你经常来访问。生死，偏指生，活着。

[点评]

唐人描写洞庭作品多有名篇，古今广为传诵的如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有句曰：“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杜甫《登岳阳楼》（有句曰：“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五律短篇简短仅四十个字，都是一方面替大湖传神写照，另一方面借以抒发感兴。而韩愈这一篇则是四十六韵的大幅长篇，实际内容与前面孟、杜的两篇大体相同，但叙写更加详密细致，铺排场面更为繁富。内容不是如孟郊、杜甫那样以简单笔墨刻画洞庭湖广阔恢奇的壮观，而是用铺陈笔法，在庄伟绮丽的湖上风光的描摹中叙写自己从受到贬黜到遇赦放归的遭遇和感受。全篇结构有两个线索：一是描写洞庭风光，前幅所写洞庭场景一虚一实，先是虚写湖水浩大、风涛激荡的壮观，出于想象；然后实写风恬雨霁的奇丽，是登楼所见，是与友人相会的真实情境。所描绘洞庭的广大浩瀚、波澜壮阔、阴晴不定，又体现了一种象征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转入告别宴席的主题，历历追述彼此交谊，照应自己贬黜来回两次经过洞庭的情景，回忆自身经历，描写世事翻复，归结到辞官归隐的愿望，希望和对方永葆友情。全篇大笔勾勒，层次井然，开阖转折，虚实照应，神情一气贯注；用语用韵则逞奇斗异，且多使用散文句法，造成雄奇高古、不同凡响的艺术效果，典型地显示了韩诗的独特创作风格。

[附录]

酬韩愈侍郎登岳阳楼见赠时予权知岳州事

窦庠

巨浸连空阔，危楼在杳冥。稍分巴子国，欲近老人星。昏旦呈新候，川原按旧经。地图封七泽，天限锁重扃。万象皆归掌，三光岂遁形。月车才碾浪，日御已翻溟。落照金成柱，余霞翠拥屏。夜光疑汉曲，寒韵辨湘灵。山晚云常碧，湖春草遍青。轩黄曾举乐，范蠡几扬舲。有客初留鹢，贪程尚数蓂。自当徐孺榻，不是谢公亭。雅论冰生水，雄材刃发硎。座中琼玉润，名下茝兰馨。假手诚知拙，斋心匪暂宁。每惭公府粟，却忆故山苓。苦调常三叹，知音愿一听。自悲由也瑟，敢坠孔悝铭。野杏初成雪，松醪正满瓶。莫辞今日醉，长恨古人醒。（《全唐诗》卷二七一）

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

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

刘禹锡

楚望何苍然？层澜七百里。孤城寄远目，一写穷无已。荡漾浮天盖，回环宣地里。积涨在三秋，混成非一水。冬游见清浅，春望多洲沚。云锦远沙明，风烟青草靡。火星忽南见，月魄方东迤。雪波西山来，隐若长城起。独专朝宗路，驶悍不可止。支川让其威，蓄缩空南委。熊、武走蛮落（熊、武，二溪名），潇、湘来奥鄙。炎蒸动泉源，积潦搜山趾。归往无旦夕，包含通远迹。行当白露时，眇视秋光里。曙色未昭晰，露华遥斐亹。浩尔神骨清，如观混元始。戕风忽震荡，惊浪迷津涘。怒激鼓铿訇，蹙成山嵒嵒。鸛鹏疑变化，罔象何恢诡！嘘吸写楼台，腾骧露髻尾。景移鲜动息，波静繁音弭。明月出中央，青天绝纤滓。素光淡无际，绿静平如砥。空影度鹳鸿，

秋声思芦苇。蛟人弄机杼，贝阙骈红紫。珠蛤吐玲珑，文鳐翔旖旎。
水乡吴蜀限，地势东南庑。翼轸粲垂精，衡巫屹环峙。名雄七泽数，
国辨三苗氏。唐羿断修蛇，荆王惮青兕。秦狩迹犹在，虞巡路从此。
轩后奏宫商，骚人咏兰芷。茅岭潜相应，橘洲傍可指。郭璞验幽经，
罗含著前纪。观津戚里族，按道侯家子。联袂登高楼，临轩笑相视。
假守亦高卧（寔时权领郡事），墨曹正垂耳（韩亦量移江陵法曹）。
契阔话凉温，壶觞慰迁徙。地偏山水秀，客重杯槃侈。红袖花欲然，
银灯昼相似。兴酣更抵掌，乐极同启齿。笔锋不能休，藻思一何绮。
伊余负微尚，夙昔惭知己。出入金马门，交结青云士。袭芳践兰室，
学古游槐市。策慕宋前军，文师汉中垒。陋容昧俯仰，孤志无依倚。
卫足不如葵，漏川空叹蚁。幸逢万物泰，独处穷途否。铄翮重叠伤，
兢魂再三褫。蓬瑗亦屡化，左丘犹有耻。桃源访仙官，薜服祠山鬼。
故人南台旧，一别如弦矢。今朝会荆蛮，斗酒相宴喜。为余出新什，
笑拊随伸纸。晬若观五彩，欢然臻四美。委曲风涛事，分明穷达旨。
洪韵发华钟，凄音激清徵。羊潜要共和，江淹多杂拟。徒欲仰高山，
焉能追逸轨？湘州路四达，巴陵城百雉。何必颜光禄，留诗张内史。
（《刘禹锡集》卷三五，卞孝萱校订本）

李花赠张十一署^[1]

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见桃惟见李。风揉雨练雪羞比^[2]，波涛翻空杳无涘^[3]。君知此处花何似？白花倒烛天夜明^[4]，群鸡惊鸣官吏起。金乌海底初飞来^[5]，朱辉散射青霞开^[6]。迷魂乱

借花写人。

眼看得不得^[7]，照耀万树繁如堆^[8]。念昔少年著游燕^[9]，对花岂省曾辞杯。自从流落忧感集^[10]，欲去未到先思回。只今四十已如此，后日更老谁论哉^[11]。力携一樽独就醉^[12]，不忍虚掷委黄埃。

〔注释〕

〔1〕元和元年二月在江陵作。〔2〕风揉雨练：意谓经过风吹雨打。雪羞比：形容花色比雪更洁白。〔3〕杳（yǎo）无谿（sì）：无影无声，没有边际。杳，无影无声。谿，水边。〔3〕“白花倒烛天夜明”二句：白色的李花如蜡烛般燃烧，把夜空照亮，使得鸡群惊叫，官吏也随之起身了。〔5〕金乌：太阳。传说日中有三足乌。〔6〕朱辉：红色光辉。青霞开：比喻李花被日光照射，像展开一片青霞。〔7〕迷魂：神魂迷乱。乱眼：目光散乱。〔8〕繁如堆：繁华如堆积在一起。〔9〕“念昔少年著游燕”二句：怀念年少时留恋游宴，赏花时不懂得推辞饮酒。著游燕，留恋游乐宴饮。著，贪著。燕，通“宴”。岂省：意谓不懂得。省，懂得。辞杯，指拒酒。〔10〕流落：指被贬黜而周流各地。〔11〕谁论哉：有谁来评说呢，慨叹之辞。〔12〕“力携一樽独就醉”二句：勉力拿一杯酒独自就花而醉，不忍心徒然抛弃（鲜花）在尘埃之中。

〔点评〕

这首诗使用赋的写法，利用夸张、想象和比喻等手段，着力描绘李花之洁白和大片花树的壮观景象，构想奇辟，工于形似。“念昔”以下的后幅转而述情，从眼前的美景回忆少年时赏花饮酒，再写半生沦落，年已衰迈，

李黼平：“……起数韵状李花之白，可谓工为形似之言。而诗之佳处不在此。后段云……百折千回，传出不忍虚掷之意，而前之‘迷魂乱眼看得不得’者，亦不能不携尊而就矣。此刘彦和所谓‘以情造文’，非以文造情者也。”（《读杜韩笔记》）

收束到就花而沉醉，则工于述情。篇幅虽短，构想却千回百转，传达出对于繁开的李花“不忍虚掷”之意；而由惜花延伸到惜人，主要还是抒写贬黜“流落”的殷忧，以及未老先衰的悲慨，意味深远。

醉赠张秘书^[1]

以比拟描写各自诗风，可体会难以解说，可意会难以言传。

李调元：“韩昌黎诗云：‘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此是公自赞其诗，不可徒作赞他人诗看。然皆经籍光芒，故险而实平。”（《雨村诗话》）

结尾仍是牢骚不平。

人皆劝我酒，我若耳不闻。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劝君。为此座上客，及余各能文。君诗多态度^[2]，蔼蔼春空云^[3]。东野动惊俗^[4]，天葩吐奇芬。张籍学古淡^[5]，轩鹤避鸡群^[6]。阿买不识字^[7]，颇知书八分^[8]。诗成使之写，亦足张吾军^[9]。所以欲得酒^[10]，为文俟其醺。酒味既泠冽^[11]，酒气又氛氲^[12]。性情渐浩浩^[13]，谐笑方云云^[14]。此诚得酒意^[15]，余外徒缤纷。长安众富儿，盘饌罗膾荤^[16]。不解文字饮^[17]，惟能醉红裙^[18]。虽得一饕乐^[19]，有如聚飞蚊。今我及数子，固无莠与薰^[20]。险语破鬼胆^[21]，高词媲皇坟。至宝不雕琢^[22]，神功谢锄耘。方今向泰平^[23]，元凯承华勋^[24]。吾徒幸无事^[25]，庶以穷朝曛。

〔注释〕

〔1〕张秘书：张署。此诗作于同官江陵时。张署曾在朝担任秘书省校书郎，唐俗以京衔相称以表尊重。〔2〕态度：气势。〔3〕霭霭：盛大貌。这里以春云作比喻，称赞张署诗气势盛大，舒卷无方。〔4〕“东野动惊俗”二句：孟郊的诗动辄震惊世俗，如天花散发出奇异芳香。东野，孟郊字。葩（pā），天花。〔5〕古淡：古朴淡雅。〔6〕轩鹤：乘轩车的鹤。轩，有帷蓬的车。避：使避开。典出《左传》闵公二年：“魏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又《世说新语·容止》：“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7〕阿买：韩愈子侄辈里一人的小名，不明确指。不识字：指不了解文字之学，如字的声韵、训诂等。〔8〕八分：八分书。书体的一种，一般认为隶书加波磔以增华饰称为“八分”。〔9〕张吾军：张大我辈的声势。〔10〕“所以欲得酒”二句：所以想得到酒，待喝到微醺状态时来写诗。为文，指写诗。俟（sì），等待。醺（xūn），酒醉。〔11〕泠泠（líng lìng）：清凉貌。〔12〕氛氲（fēn yūn）：浓密貌。〔13〕浩浩：开朗、舒展貌。〔14〕谐笑：调笑。云云：同“芸芸”，众多貌。〔15〕“此诚得酒意”二句：这样就确实得到饮酒之助，此外都徒然是杂乱无意义。缤纷，此处形容杂乱无章。〔16〕盘饌：盘中饭菜。罗膾葷：罗列各种肉食。膾，牛羊的腥气。〔17〕文字饮：指以饮酒助兴来作诗。〔18〕醉红裙：沉醉在伎女身边。红裙，指伎女。〔19〕一饷：一段时间。〔20〕莠与薰：莠，臭草。薰，香草。这里是喻自己和张署、孟郊、张籍等人意气相投。〔21〕“险语破鬼胆”二句：描述这些人的创作风格。言辞奇险可破鬼胆，文辞奇妙与“皇坟”相媲美。媲（pì），比配。皇坟，传说中的三皇（伏羲、神农、燧人）之书。〔22〕“至宝不雕琢”二句：进一步形容这些人的诗。最高级的宝石不需要再加雕琢，如鬼斧神工造成，不需要再加工。神功，得自神助的。

高超技艺。谢锄耰，不必再加工修饰。谢，谢绝。锄耰，松土除草，喻修饰加工。 [23] 泰平：同“太平”。 [24] 元凯：同“元恺”，指贤臣。典出《左传》文公十八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为八元，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为八恺。华勋：尧名放勋，舜名重华，此指明君。这里是说当今天下正趋向太平，朝廷有贤臣辅佐明君。 [18] “吾徒幸无事”二句：我们这些人侥幸优游无事，也就可以从早到晚（饮酒作诗）了。穷朝曛（xūn），穷尽一整天。曛，黄昏。

〔点评〕

韩愈在江陵担任军府幕僚，实际是被弃置投放的闲职。好在有友人张署在一起，得以优游度日，赋诗述情，所以能够留下不少如本书所选相互唱和的作品。这首诗写聚会宴饮，实际是借以抒发牢骚。全篇立意在结尾四句，泰平、元凯、华勋云云乃是曲笔，本意在为自己和张署等人被弃置不用而抒愤懑。韩愈在诗里评论、称赞张署、孟郊、张籍的诗作，特别是后两人的作品，十分精确地指出他们的创作风格，也是表白自己的创作主张，可看作是一篇精彩的诗论。他赞赏他们诗作的雄奇高古、险语惊俗，又称赞不见雕琢之迹的“神功”，正是他这一派诗人艺术上的独到与成功之处。诗中又将和友人宴饮唱和与“长安众富儿”做对比，对纨绔子弟奢侈腐朽的生活表示轻蔑，反映了一种安贫乐道的风范和坚持操守的自信。这篇作品叙事廉悍，议论精粹，运笔富于情趣，善于形容；且多用散句（如句式多用2—1—2的节奏，基本不用通行的2—2—1节奏），用语力求奇巧而意境归于平实，体现了韩愈“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奭”的艺术追求。

寒食日出游夜归张十一院长 见示病中忆花九篇因此投赠^[1]

李花初发君始病，我往看君花转盛^[2]。走马城西惆怅归^[3]，不忍千株雪相映^[4]。迩来又见桃与梨^[5]，交开红白如争竞。可怜物色阻携手^[6]，空展霜缣吟九咏^[7]。纷纷落尽泥与尘^[8]，不共新妆比端正。桐花最晚今已繁，君不强起时难更^[9]。关山远别固其理^[10]，寸步难见始知命。忆昔与君同贬官，夜渡洞庭看斗柄^[11]。岂料生还得一处，引袖拭泪悲且庆。各言生死两追随^[12]，直置心亲无貌敬。念君又署南荒吏^[13]，路指鬼门幽且复。三公尽是知音人^[14]，曷不荐贤陛下圣。囊空甑倒谁救之^[15]，我今一食日还并^[16]。自然忧气损天和^[17]，安得康强保天性。断鹤两翅鸣何哀^[18]，繄骥四足气空横。今朝寒食行野外，绿杨匝岸蒲生迸。宋玉庭边不见人^[19]，轻浪参差鱼动镜。自嗟孤贱足瑕疵^[20]，特见放纵荷宽政^[21]。饮酒宁嫌盏底深，题诗尚倚笔锋劲。明宵故欲相就醉^[22]，有月莫愁当火令。

以花的开落无常喻人生变动不居。

同病相怜，语平实而情痛切。

牢骚中自有孤傲豪爽之气。

〔注释〕

〔1〕元和元年四月继前诗在江陵作。诗题据《五百家注昌黎文集》改。寒食日：传统节日，在清明前一或二日，即农历冬至后一百零五天或一百零六天。相传春秋时期晋国介子推隐遁绵山（在今山西介休），晋文公烧山迫使他出仕，他不肯而被烧死，后世为纪念他，禁火三天。张十一院长：唐制，御史称“院长”。〔2〕转盛：指花更加繁茂。〔3〕怊（cháo）怅：惆怅。怊，悲伤失意。〔4〕不忍：此谓不舍，舍不得。〔5〕迩来：近日。〔6〕“可怜物色阻携手”二句：可惜景物美好却不能携手同游，让你只能展开白纸写诗。诗指张署作《病中忆花九首》，因称“九咏”。物色：景物风光。〔7〕霜缣：白色细绢，此指白纸。〔8〕“纷纷落尽泥与尘”二句：花朵纷纷落尽变成尘土，不能够和桃、李花比美。新妆，指桃、李花。端正，美好。〔9〕强起：勉强起身出行。时难更（gēng）：（繁花盛开）时难再有。〔10〕“关山远别固其理”二句：承上“阻携手”，如果是关山阻隔（不能相见），还算有理由（指前此两人一在阳山、一在郴州），而如今同在江陵，寸步的距离却不能相见，乃是天命。〔11〕看斗柄：北斗七星的第五至第七星，又称“玉衡”“斗杓”。这里回忆当被贬南下夜渡洞庭湖时，波涛“漫汗”，“追程盲进”（《祭河南张员外文》语），只能利用斗柄来辨别方向。〔12〕“各言生死两追随”二句：你我都说两人生死不再分离，所以内心保持亲情而不再拘泥于形式上的恭敬。无貌敬，指两人不拘于表面的礼节。〔13〕“念君又署南荒吏”二句：韩愈、张署到江陵半年，邕管经略使（驻邕州，今广西南宁）路恕辟张署为判官（未就任），去路指向鬼门关，深幽又辽远。署，署理，代理。南荒，南方荒僻之地。鬼门，鬼门关，各地以此为名者甚多，此指广西北流的。幽且复（xiòng）：深幽而辽远。复，辽远。〔14〕“三公尽是知音人”二句：在朝“三公”高官全都是张署的知音，当今皇帝圣明，为什么不举荐呢。

曷不，何不。 [15]囊空甑(zēng)倒：形容无钱无米。囊，钱囊。甑，蒸饭的瓦器。 [16]日还并：两天吃一天的食粮。《礼记·儒行》：“箝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郑玄注：“二日用一日食也。” [17]“自然忧气损天和”二句：自然而生的沉忧之气损害先天元气，怎么能够身体康强保持天性。 [18]“断鹤两翅鸣何哀”二句：截断鹤的两翅鸣叫多么哀伤，良马束缚四足空有骄横的意气。縶(zhì)，拴缚。横(hèng)，强横。 [19]“宋玉庭边不见人”二句：宋玉庭，江陵有宋玉旧宅。宋玉，战国时期楚人，屈原之后的大辞赋家。不见人，再看不见（宋玉那样的）人。鱼动镜，游鱼扰动如镜的湖面。 [20]孤贱：谓无党援，位卑下。 [21]特见放纵：特别要检点言行的不拘。荷(hè)宽政：得到宽大对待。荷，接受。宽政，宽大对待。 [22]“明宵故欲相就醉”二句：明天晚上本来就想去你那里饮酒，既然有月色，就不必顾及禁火。当火令，正当寒食禁火规定。

【点评】

韩愈与张署一同被贬官南荒，又一起量移江陵。二人同在江陵半年，张署被邕管经略使路恕征辟，即将再度南行。寒食日，韩愈出游夜归，看见张署所赠看花诗九篇，抚今思故，报以这首诗。此诗呼应张署所写看花诗，也从看花写起，开头表白不能同时赏花的遗憾，结尾写明天相聚饮酒的期望，中间夹叙夹议，从同患难的经历、生死追随的友情，写到友人即将离去的悲凉、衣食难以为继的困顿，对友人同情与宽勉，自己则抒发牢骚与怨艾，复杂的感情从笔下汨汨流出。长篇歌行体裁给叙事和述情提供了空间，诗人充分发挥这一体裁的优

势，叙情深微绵邈，述事鲜明生动，两者相交融，相得而益彰。全篇一韵到底，有助于造成拗折不平的情调。

又是写风雨飘摇中的花：一以述灾难，一以表坚韧。

杏 花^[1]

居邻北郭古寺空^[2]，杏花两株能白红^[3]。曲江满园不可到^[4]，看此宁避雨与风^[5]。二年流窜出岭外^[6]，所见草木多异同。冬寒不严地恒泄^[7]，阳气发乱无全功。浮花浪蕊镇长有^[8]，才开还落瘴雾中。山榴踯躅少意思^[9]，照耀黄紫徒为丛^[10]。鹧鸪钩辀猿叫歇^[11]，杳杳深谷攒青枫^[12]。岂如此树一来玩^[13]，若在京国情何穷。今旦胡为忽惆怅^[14]，万片飘泊随西东^[15]。明年更发应更好，道人莫忘邻家翁^[16]。

方东树：“起有笔势，第三句折入，中间忽开。‘岂如’句收转，乃见笔力挽回，收本意。”（《昭昧詹言》）

汪佑南：“……始为掾江陵，忽见杏花，借以寄慨。一缕清思，盘旋空际，不掇故实，而自然是杏花，意胜故也。收笔落到明年，正见归期之难必。”（《山泾草堂诗话》）

〔注释〕

〔1〕此诗于元和元年春在江陵作。〔2〕古寺：指江陵金銮寺。〔3〕能白红：如此白红交错。或以为描写杏花初放，红后渐白。能，如此，恁地。〔4〕曲江：在长安城东南角，汉代开凿，唐玄宗时再加疏导，为游览胜地。〔5〕宁避：岂能躲避。宁，岂，难道。〔6〕“二年流窜出岭外”二句：指从贞元十九年末被贬阳山至元和元年春来到江陵，两年间所见南北方草木多有不同。〔7〕“冬寒不严地恒泄”二句：冬天天寒地冻气闭不严

有所泄漏，到春天阳气没有按时发舒，不能完全发挥作用。地恒泄，地气强横泄漏。 [8] “浮花浪蕊镇长有”二句：野生杂花总会很多，在弥漫的瘴气中倏忽开落。浮花浪蕊，指野生杂花。镇，总，久。 [9] 山榴：山石榴。踟蹰（zhí zhú）：杜鹃花。少意思：少情趣。 [10] 徒为丛：徒然在那里丛生。 [11] 钩辀：鸛鵒叫声。 [12] 杳杳：深幽貌。攒青枫：青枫丛生。 [13] “岂如此树一来玩”二句：不如来观赏一次这株杏树，假如在京城，这会是多么情趣无限。岂如，不如。玩，此指观赏。京国，京城。情何穷，谓情意无限。 [14] 胡为：何为，为什么。 [15] 万片：指落花。 [16] 道人：僧人。赏花在僧院。邻家翁：作者自指，这里表示有长居于此的打算。

〔点评〕

题为《杏花》，实际只有第二句和结尾三句实写。全篇是述情，并不粘题，构思奇巧。由观赏眼前的杏花写到不能到曲江看花的遗憾，转而又想到贬黜之地南荒的“浮花浪蕊”，在自己两年来三地所见风光叙写中透露出多少身世漂泊的感慨。一缕忧思，盘旋空际，含露不尽。收笔落在期待明年花开得更好，暗含对于北归的期望与失望。

感春四首（选二）^{〔1〕}

其 二

皇天平分成四时^{〔2〕}，春气漫诞最可悲^{〔3〕}。杂

许颢：“谓春光漫诞之可悲，甚于秋霜摧落之不足惜，此意亦奇。东坡云：‘春蟾投醪光陆离，不比秋光，只为离人照断肠。’皆是此意翻出。”（《彦周诗话》）

“感春”，句句感慨无限。

用古人语言，仿古人所行，正与古人所感相通耳。

花妆林草盖地^[4]，白日座上倾天维^[5]。蜂喧鸟咽留不得^[6]，红萼万片从风吹^[7]。岂如秋霜虽惨冽^[8]，摧落老物谁惜之^[9]。为此径须沽酒饮^[10]，自外天地弃不疑。近怜李、杜无检束^[11]，烂漫长醉多文辞。屈原《离骚》二十五^[12]，不肯铺啜糟与醅^[13]。惜哉此子巧言语^[14]，不到圣处宁非痴。幸逢尧舜明四目^[15]，条理品汇皆得宜。平明出门暮归舍^[16]，酩酊马上知为谁。

〔注释〕

〔1〕此组诗于元和元年春在江陵作。〔2〕皇天：上天。此处用宋玉《九辩》典：“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凛秋。”〔3〕漫诞：散漫。〔4〕杂花妆林：各种鲜花装饰林木。语出丘迟《与陈伯之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5〕倾天维：倾斜天之常道。天维，天经，天之常道。〔6〕鸟咽：鸟鸣如咽。〔7〕红萼：此指花瓣。意本杜甫《曲江二首》：“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8〕惨冽：惨淡凛冽。〔9〕老物：衰老凋朽之物，指凋落的草木。〔10〕“为此径须沽酒饮”二句：为这个直须去买酒喝，把天地万物置之度外而毫不犹疑。〔11〕“近怜李、杜无检束”二句：近来赏爱李白、杜甫没有拘束，不拘形迹地长醉并写了很多诗。怜，怜爱，赞赏。检束，拘束。烂漫，此指放任、无所拘束。多文辞，指写了许多诗。李白《将进酒》诗说：“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杜甫《杜位宅守岁》诗说：“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12〕屈原《离骚》二十五：据《汉

书·艺文志》：屈原赋合《离骚》一、《九歌》十一、《九章》九、《天问》《远游》《卜居》《渔父》各一为二十五篇（据考，后三篇是否为屈原所作多有疑问）。[13] 铺啜（bū chuò）：吃和饮。糟与醕：酒滓和薄酒，此指酒。此句意本《渔父》：“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啜其醕？”[14] “惜哉此子巧言语”二句：痛惜这个人（指屈原）言语乖巧，不喝到沉醉难道不愚笨吗。意谓屈原虽然饮酒却还对世事保持清醒。圣处，指酒醉。古称清酒为圣人，酒醉为“中圣人”。[15] “幸逢尧舜明四目”二句：侥幸生平遇到尧、舜之君，把天下治理得有条理，各得其宜。此说含讽喻。明四目，形容圣明。语出《尚书·尧典》：“明四目，达四聪。”条理，指法律制度。品汇，（人事的）品种类别。皆得宜，全都各得其所。[16] “平明出门暮归舍”二句：意本陶潜《五柳先生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又《晋书·山简传》：“简优游卒岁，唯酒是耽。……时有童儿歌曰：‘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茗芋无所知。’”酩酊，醉酒貌。

〔点评〕

韩愈量移江陵，内心充满怨抑不平。此诗开头紧扣“感春”题目，反用宋玉《九辩》以来众多诗文的悲秋典而吟出“春气漫诞最可悲”句，表达自己内心悲情的深重；再引申至“岂如秋霜虽惨冽，摧落老物谁惜之”，赞赏秋天摧毁凋朽的草木，进一步加深春天“最可悲”的感怀，奇思异想，抒写出对于现实极度不满的激愤心情。接着“径须沽酒”“自外天地”，又故作解脱之语，这也是所谓“以旷为愤”（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的笔法。再联想到李白、杜甫、屈原三位伟大的前辈诗人，写出的几句诗像是“史论”：回想李、杜沉醉写诗的悲情和屈原众人

皆醉我独醒的迂执，实则是在暗示自己的处境。最后又颂扬君主圣明、朝廷治理有方，更是满含讽意的曲笔。诗的结尾表示处此境遇中的诗人自己只好酩酊大醉，混迹世间了。全篇构想新奇，语出惊人，层层转折，愈转愈深，笔力也愈加雄健，这样的诗深得杜诗沉郁顿挫的风神。

其 四

程学恂：“郁愤极矣。吐为此吟，其音悲而远。至‘皎皎万虑醒还新’，可以泣鬼神矣。”（《韩诗臆说》）

这是韩愈的“读书无用论”，愤慨至极。范传正论李白，所谓“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富”是也。

我恨不如江头人^[1]，长网横江遮紫鳞^[2]。独宿荒陂射鳧雁^[3]，卖纳租赋官不嗔^[4]。归来欢笑对妻子，衣食自给宁羞贫。今者无端读书史^[5]，智慧只足劳精神。画蛇著足无处用^[6]，两鬓雪白趋埃尘^[7]。乾愁漫解坐自累^[8]，与众异趣谁相亲。数杯浇肠虽暂醉，皎皎万虑醒还新^[9]。百年未死不得死，且可勤买“抛青春”^[10]。

〔注释〕

〔1〕江头人：指渔夫。〔2〕遮紫鳞：指捕鱼。遮，拦阻。〔3〕荒陂（bēi）：荒凉的山坡。陂，山坡。鳧雁：野鸭子和大雁。〔4〕官不嗔：官吏不责怪，意谓没有官府管束。〔5〕无端：没来由，没道理。〔6〕画蛇著足：或作“画蛇添足”，典出《战国策·齐策二》，说楚国有人祭祀，赐手下人酒喝，可是酒的数量不够，遂让手下人比赛画蛇，先成者饮酒。有人画成后见其他人都没画完，便为蛇画了脚。正在此时，另一个人画好了蛇，并说蛇没有脚，于是拿起酒壶喝了酒。比喻做多余的事，不但无益，反而有

害。 [7] 趋埃尘：奔走在尘埃之中，意谓屈居下位。 [8] “乾愁漫解坐自累”二句：深愁难于消解是自作自受，和众人情趣不同又有谁亲近呢。乾愁，愁苦焦灼。漫，徒然。坐自累，由于自己的作为而受到连累。异趣，志趣不同。 [9] 皎皎：清晰貌。万虑：思虑纷杂。 [10] 抛青春：一种酒的名称。

〔点评〕

本诗立意仍在抒写诗题表明对于春天之“感”。开头两句仍用曲笔，拿自己与渔夫相比而自“恨不如”。接下来就这样的立意加以发挥：先是描写渔夫自给自足、自由自在的生活，为下面表现个人境遇、抒写牢骚作铺垫。“今者无端”四句，写自己进不能有益于世，有负初心，而年已衰迈，仍沉居下僚；“乾愁漫解”四句，写自己退不能安贫乐道，孤立无援，前途无望。如此处境之中，万不得已，“数杯浇肠”，但却“皎皎万虑醒还新”，不能沉醉不醒，胸中块垒终于不得消解。结果“百年未满足不得死”，甚至求死不能，还是要到酒醉中求得安慰。这样，春天本是万物发生、欣欣向荣的季节，所感受的却是才不得施、困顿无聊的牢愁。

荐士^[1]

周诗三百篇^[2]，雅丽理训诰^[3]。曾经圣人手^[4]，议论安敢到。五言出汉时^[5]，苏李首更号。

穷本溯源到《诗经》，最后归结到孟郊。而推荐孟郊，不言其政能、学问而美言其诗，可见韩愈的文人性格，亦可见唐时的社会风气。

“横空盘硬语，
妥帖力排奡。”此
称孟郊，亦韩愈之
夫子自道也。

用生词、硬语、
窄韵，有意仿孟郊
诗风，也意在造成
磊落不平的语气，
表达愤郁难宣的
感情。

东都渐弥漫^[6]，派别百川导。建安能者七^[7]，卓
犖变风操。逶迤抵晋宋^[8]，气象日凋耗。中间
数鲍谢^[9]，比近最清奥^[10]。齐梁及陈隋^[11]，众
作等蝉噪。搜春摘花卉^[12]，沿袭伤剽盗。国朝
盛文章^[13]，子昂始高蹈^[14]。勃兴得李、杜^[15]，
万类困陵暴。后来相继生^[16]，亦各臻阃奥。有
穷者孟郊^[17]，受材实雄骜^[18]。冥观洞古今^[19]，
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20]，妥帖力排奡。敷
柔肆纤余^[21]，奋猛卷海潦。荣华肖天秀^[22]，捷
疾逾响报。行身践规矩^[23]，甘辱耻媚灶。孟軻
分邪正^[24]，眸子看眇眇。杳然粹而清^[25]，可以
镇浮躁。寒酸溧阳尉^[26]，五十几何毫。孜孜营
甘旨^[27]，辛苦久所冒。俗流知者谁^[28]，指注
竞嘲傲。圣皇索遗逸^[29]，髦士日登造。庙堂有
贤相^[30]，爱遇均覆焘。况承归与张^[31]，二公迭
嗟悼。青冥送吹嘘^[32]，强箭射鲁缟。胡为久无
成^[33]，使以归期告。霜风破佳菊^[34]，嘉节迫吹
帽。念将决焉去^[35]，感物增恋嫪^[36]。彼微水中
荇^[37]，尚烦左右芼。鲁侯国至小^[38]，庙鼎犹
纳郃。幸当择珉玉^[39]，宁有弃珪瑁。悠悠我之

思^[40]，扰扰风中麝。上言愧无路^[41]，日夜惟心
 祷^[42]。鹤翎不天生^[43]，变化在啄菹。通波非难
 图^[44]，尺地易可漕。善善不汲汲^[45]，后时徒
 悔懊。救死具八珍^[46]，不如一箪犒。微诗公勿
 诮^[47]，恺悌神所劳。

〔注释〕

〔1〕韩愈于元和元年（806）六月诏授权知国子博士，从荊州回到长安，与孟郊等友人再次聚会。时孟郊已于贞元二十年辞溧阳尉来到长安。郑余庆于永贞元年（805）八月出任宰相；元和元年五月罢相，为太子宾客；九月十六日任国子祭酒。韩愈任国子博士，是他的僚属，向他推荐孟郊。这一年十一月，郑余庆调任河南尹，孟郊又得到李翱的推荐，辟署为水陆运从事。这一首诗是韩愈为推荐孟郊而作的。〔2〕三百篇：指《诗经》。《史记·太史公自序》称“《诗》三百篇”（实则三百十一篇，其中六篇有目无诗，“三百”举其成数）。〔3〕雅丽：典雅而华美。语本《文心雕龙·征圣》：“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理训诰：可与《尚书》里的《训》（如《伊训》）、《诰》（如《大诰》）并列。理，童《校》：“理犹并也，理读为釐，《诗·臣工》郑笺云：‘釐，理也，以声训。’……雅丽理训诰，即雅丽并训诰也。”〔4〕“曾经圣人手”二句：指《诗经》经过孔子删削。典据《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和《韶》《武》《雅》《颂》之音。”〔5〕“五言出汉时”二句：五言诗出于汉代，到苏武、李陵才改变四言诗体有了“五言诗”的名目。钟

马星翼：“韩退之诗有两派：《荐士》等篇，凿削极矣；《符读书城南》等篇，又往往造平淡。贤者固不可测。”（《东泉诗话》）

嵘《诗品序》：“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文选》收苏武五言诗三首、李陵五言诗四首，后人多以为伪托，五言诗起自苏、李之说并非确论。 [6]“东都渐弥漫”二句：到东汉时期，五言诗逐渐普及开来，创作形成百川争流的局面。弥漫，水势浩大，引申指扩展、普及。 [7]“建安能者七”二句：到汉献帝建安年代（196—220）出现善五言诗的作者七人，他们的杰出成就一改诗坛风气。能者七，谓善五言诗者七人，指文学史上的“建安七子”。典据曹丕《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琰、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卓荦，杰出。风操，风气、格调。 [8]“逶迤抵晋宋”二句：演变到晋、宋时期，诗坛气象日渐衰败。逶迤，此指曲折演变。凋耗，凋零衰败。 [9]鲍、谢：鲍照（415？—466）、谢灵运（385—433）。 [10]比近：接近。比，近。清奥：清新又有内涵。 [11]“齐梁及陈隋”二句：齐、梁至陈、隋，诗杂乱而无价值。等蝉噪，如蝉声聒噪。蝉，知了。 [12]“搜春摘花卉”二句：搜索春光来摘取花卉，沿袭前人而伤于剽窃。这里是指片面追求华艳，又没有创新。剽盗，剽窃抄袭。 [13]国朝：指唐朝。 [14]子昂：陈子昂（661—702），字伯玉，诗文革新的先驱人物。高蹈：高视阔步貌；又，远行。《左传》哀公二十一年：“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杜豫注：“高蹈，犹远行也。” [15]“勃兴得李、杜”二句：李白、杜甫在诗坛上陡然振兴，世间万物都被驱使于笔下。困陵暴，受困而被轻侮，指受驱使。 [16]“后来相继生”二句：后继有人陆续出来，各自取得相当的成就。臻（zhēn）阒（kǔn）奥，意谓取得登堂入室的成绩。臻，达到。阒奥，内室深处。 [17]穷者：指孟郊命运坎坷困顿。 [18]雄骛（ào）：健

壮有力。骖，骏马。 [19]“冥观洞古今”二句：（写诗）深入观察，洞晓古往今来，到物象之外去追求深幽美好的境界。冥观，深入观察。洞，晓，深刻了解。象外，物象之外。 [20]“横空盘硬语”二句：（写诗）凭空结撰生硬不俗的言辞，又做到妥帖而显示出非凡的力量。妥帖，稳妥顺适。力排冢（ào），有如推排古代大力士冢的力量。冢，相传是夏寒浞之子。典出《论语·宪问》：“羿善射，冢荡舟。” [21]“敷柔肆纡余”二句：（孟郊诗风）舒展柔美，充分表现委婉含蓄之态，又有奋猛如海涛席卷之势。敷柔，舒展柔美。肆，放肆。纡余，委婉。 [22]“荣华肖天秀”二句：言辞华美如天花开放一样，文思敏捷如声音回响一般。天秀，天花。 [23]“行身践规矩”二句：立身行事中规蹈矩，甘处卑贱而耻于阿附权贵。耻媚灶，谓耻于谄媚权贵。典出《论语·八佾》：“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朱注：“王孙贾，卫大夫。媚，亲顺也。室西南隅为奥。灶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时俗之语，因以奥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灶虽卑贱，而当时用事。喻自结于君，不如阿附权臣也。” [24]“孟轲分邪正”二句：典据《孟子·离娄上》：“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赵岐注：“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瞭眊（liǎo mào），目明曰瞭，目不明曰眊。 [25]“杳然粹而清”二句：心情悠然纯粹而清明，可以压制浮躁之气。杳然，形容心情悠然。 [26]“寒酸溧阳尉”二句：孟郊于贞元十六年五十岁时始得铨选为溧阳尉（今江苏常州溧阳市）。县尉是辅佐县令的低级官职，因称“寒酸”。耄，年老。 [27]孜孜：勤勉不倦。营甘旨：指设法奉养老母。典出《礼记·内则》：“由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从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28]“俗流知者谁”二句：世俗有谁了解（孟

郊)呢?都手指目注竞相加以嘲笑。嘲傲,讥笑。[29]“圣皇索遗逸”二句:圣明皇帝搜求遗留在草野的英才,杰出人士一天天被委以重任。圣皇,指当时在位的唐宪宗李纯。髦士,杰出人士。语本《诗经·小雅·甫田》:“烝我髦士。”毛传:“蒸,进。髦,俊也。”登造,指录用。《宋书·谢庄传》:“进选之轨,既弛中代,登造之律,未阐当今。”[30]“庙堂有贤相”二句:朝廷里有贤相(主政),爱护接待天下人才都一样。贤相,指郑余庆。爱遇,原作“受遇”,据朱《考》改。覆焘(dào),普遍覆盖,指遍天下。覆,掩覆。焘,通“幬”,遮盖。语出《礼记·中庸》:“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焘。”[31]“况承归与张”二句:况且又承受归崇敬和张建封(的关照),两位对他的命运屡屡伤叹。归崇敬(720—799),字正礼,官至工部尚书、翰林学士(“归”或以为另指归登)。迭,接连。嗟悼,伤叹。[32]“青冥送吹嘘”二句:继上文,归崇敬和张建封吹嘘他直上青天,就如射出强箭穿透丝绸一样容易。青冥,青天,指得到大用。吹嘘,出气急曰吹,缓曰嘘,此谓揄扬。语本《后汉书·郑太传》:“孔公绪清谈高论,嘘枯吹生。”射鲁縞(gǎo),典出《史记·韩长孺列传》:“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縞。”裴骃《集解》:“许慎曰:鲁之縞尤薄。”縞,白色丝织品。[33]“胡为久无成”二句:继上文,为什么他这么久求官不成,让他前来告诉归乡日期呢。[34]“霜风破佳菊”二句:秋风吹得美好菊花残破,又时逢重阳佳节,命运如古人孟嘉一样。吹帽,典出《晋书·孟嘉传》:“(孟嘉)后为征西桓温参军,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燕龙山,僚佐毕集。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堕落,嘉不之觉。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叹。”[35]决(xuè)焉:急速。决,迅疾。语本《庄子·逍遥游》:“我决起而飞,抢榆枋

而止。” [36] 感物：感伤物态。恋嫪（lào）：留恋之情。嫪，爱惜，留恋。 [37] “彼微水中苢”二句：那微小的苢菜尚且需要左右采摘，以喻贤人需要有人识别、选拔。典出《诗经·周南·关雎》：“参差苢菜，左右芼之。”苢菜，即水葵。芼，择。按《诗序》：“《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 [38] “鲁侯国至小”二句：郛（gào）为春秋时期小国，地当今山东成武县东南，后被宋国所灭。春秋时鲁国曾取郛鼎献给周室，以此比喻需要广泛吸引人才。典出《左传》，《春秋》桓公二年：“三月，（鲁）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夏四月，取郛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左传》杜注：“郛国所造器也，故系名于郛。济阴城武县东南有北郛城。” [39] “幸当择珉（mǐn）玉”二句：（如今）正当在区分宝玉和石头（的时机），难道还能抛弃玉器吗？意谓朝廷正在选拔人才，不可遗弃孟郊。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幸，犹本也，正也。……韩愈《荐士》诗云云，幸当，正当也，意言正当分玉石也。”珉，同“璚”，似玉的美石。珪，同“圭”，玉器，上或圆或尖，下方。天子所执为珪，诸侯所执为圭。 [40] “悠悠我之思”二句：我的忧虑无限长远，思绪纷乱如风卷大旗。纛（dào），仪仗里的旗帜。 [41] 上言：指进言朝廷。 [42] 心祷：在心里祈盼。 [43] “鹤翎不天生”二句：幼鹤的翎毛不是天生的，需要在孵化中生长变化，以喻人才成长需要外力支持。啄菹（bào），孵化。啄，卵生破除外壳。菹，孵卵。 [44] “通波非难图”二句：（大鱼）游向大海并非难求，尺寸之地也容易开掘出水路。通波，班固《西都赋》：“与海通波。”亦可漕，容易开出水道。漕，本意是水运粮谷，引申为水路。“彼微”以下八句，都是说人才可以发现，应当荐引，是对郑余庆的劝请，也是对孟郊的安慰。 [45] “善善不汲汲”二句：善待良才如果不急切，以后会徒然后悔不迭。善善，

语出《公羊传》昭公二十年：“君子之善善也长，恶恶也短。”悔懊，悔恨懊丧。[46]“救死具八珍”二句：为救死准备下八珍，还不如一盒饭食。八珍，文献记载名目不一，《礼记·内则》以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捣珍、渍、熬和肝膏为八珍。一簞犒，一盒饭食。簞，盛饭的圆形竹器。犒，用以慰劳的食品。[47]“微诗公勿诮”二句：这是结句以明志：不要讥诮这首浅薄的诗，宽厚待人是神明所嘉勉的。典出《诗经·大雅·旱麓》：“岂弟君子，神所劳矣。”恺悌（kǎi tì），同“岂弟”，待人宽厚。劳，勉励。

[点评]

韩愈和孟郊于贞元八年在长安同应进士试，到写这首诗的元和元年，已经过了十四年。两人观念一致，意气相投，友情甚笃。这十几年间，韩愈经历了考选失利、从军不顺以至被贬南荒，又回到长安；孟郊则已年过五十，始暂得江南一尉，又以不治官事而不得已辞归，落拓求食再来长安。于是，两人又一次相会。时任国子祭酒的郑余庆是韩愈旧识，韩愈担任国子博士又是他的下属，韩愈遂写诗向他推荐孟郊。诗里赞扬孟郊的人品杰出、才华出众，伤叹他的遭遇坎壈、命运不济，殷切陈词，祈求对方援引，表现出的对友人的器重、挚爱，真切可感。诗的前幅实际是为表现孟郊写诗的才华和成就做的铺垫，简要叙说了《诗经》以来诗歌创作的状况，从历史发展中说明孟郊在诗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其中批评晋宋以来诗风颓靡，指出陈子昂的创新之功和李白、杜甫的伟大成就。此处对汉魏以来诗歌发展的叙述、评价，简明而精确，可看作一段简单的诗歌发展史。另一

方面又是韩愈阐明本人的文学革新主张，其中表达的观念与他的“古文”理论相一致。在描绘了这样的历史背景后，归结到诗的题目推荐孟郊的主旨上来。一方面赞扬孟郊诗的杰出成就及其独创的风格特征，一方面表达对于如此天才人物生平落拓的惋惜，落到劝请对方加以推荐、重用的主题上来。关于韩、孟的诗，欧阳修《读蟠桃诗寄子美字》诗里曾说：“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篇章缀谈笑，雷电击幽荒。众鸟谁敢和，鸣凤呼其皇。孟穷苦累累，韩富浩穰穰。穷者啄其精，富者烂文章。发生一为官，揪敛一为商。二律虽不同，合奏乃锵锵。天之产奇怪，希世不可常。”这就十分精确地指出了二人写作风格的不同：韩愈走雄奇高古一路，孟郊则追求古奥凿削，而二人的艺术追求又相互呼应，创作上则相互借鉴。这也是韩愈给予孟郊诗高度评价的原因。在诗史上归为所谓“韩、孟诗派”的诸人里，孟郊最年长，艺术创作上也给予韩愈很大影响。这首诗无论从语言、技巧还是表现风格上，都可明显看出这种影响。比如诗里多用生词、僻典，压窄韵、险韵，造成拗折不平的气势，表达愤郁难宣的感情，真切体现了韩愈称赞孟郊诗所谓“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奭”的艺术特征。

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1]

秋灰初吹季月管^[2]，日出卯南晖景短。友生

沈曾植：“从柿叶生出波澜，烘染满目。……吾尝论诗人兴象，与画家景物感触相通。密宗神秘于中唐，吴（道子）、卢（楞伽）画皆依为蓝本。读昌黎、昌谷（李贺）诗，皆当以此意会之。”（《海日楼札丛》）

纪游诗，由眼前柿树的奇形异状联想到贬谪南荒羁旅的艰辛坎坷，感叹身世，抒写友情。

招我佛寺行^[3]，正值万株红叶满^[4]。光华闪壁见神鬼^[5]，赫赫炎官张火伞。然云烧树大实骈^[6]，金乌下啄赭虬卵。魂翻眼倒忘处所^[7]，赤气冲融无间断^[8]。有如流传上古时，九轮照烛乾坤旱^[9]。二三道士席其间^[10]，灵液屡进颇黎碗^[11]。忽惊颜色变韶稚^[12]，却信灵仙非怪诞。桃源迷路竟茫茫^[13]，枣下悲歌徒纂纂^[14]。前年岭隅乡思发^[15]，踟躅成山开不算^[16]。去岁羁帆湘水明^[17]，霜枫千里随归伴^[18]。猿呼鵩啸鸛鸛啼^[19]，侧耳酸肠难濯浣。思君携手安能得^[20]，今者相从敢辞懒。由来钝骀寡参寻^[21]，况是儒官饱闲散^[22]。惟君与我同怀抱^[23]，锄去陵谷置平坦。年少得途未要忙^[24]，时清谏疏犹宜罕。何人有酒身无事^[25]，谁家多竹门可款。须知节候即风寒^[26]，幸及亭午犹妍暖。南山逼冬转清瘦^[27]，刻画圭角出崖竅。当忧复被冰雪埋^[28]，汲汲来窥诚迟缓。

〔注释〕

〔1〕青龙寺：在长安东城新昌坊，中唐时期是佛教密宗道场。
崔大补阙：崔群（772—832），字敦诗，贞元八年与韩愈同登进

士第，制策登科，授秘书省校书郎，累迁右补阙；元和初召为翰林学士，后晋位宰相。他大排行第一，故称崔大。此诗作于元和元年六月召为权知国子博士后的秋天。 [2] “秋灰初吹季月管”二句：时逢季秋即农历九月，太阳居天上卯位之南，日影已经变短了。初吹季月管，古代测量气候变化，按十二个月分别使用十二只铜管，是为“律”，测量时一端用葭苻灰（葭管的内皮烧成的灰，十分轻薄）堵上，当月之气至则灰飞，这里是说季月那个律管已经被秋气吹开了，即时间已到秋天季月（最后一个月），也就是农历九月。日出卯南，九月，太阳居天上卯位即正东方之南。晖景短，日影变短了。晖，阳光。景，同“影”。 [3] 友生：指崔群。 [4] 万株：指下文描写的柿树。 [5] “光华闪壁见神鬼”二句：描写柿树。柿树如璧玉闪烁，让人如见鬼斧神工，又像是灼热火神张起火伞。闪壁，闪光的玉石。原作“闪壁”，据魏《集》改。赫赫，炎热貌。炎官，火神。 [6] “然云烧树大实骈”二句：大的果实一排排如燃烧的云，又如金乌从天而降来叨啄红色的龙卵。然云，燃烧的云。然，同“燃”。大实骈，巨大的果实并列。骈，并。赭（chēng）虬（qiú）卵，红色龙卵，指柿子。赭，红。虬，龙的一种。上四句描写树上一片火红色的柿子。 [7] 魂翻眼倒：神魂迷乱，眼花缭乱。 [8] 赤气冲融：热气相冲，融合成一片。 [9] 九轮照烛：九个太阳照耀。典出《淮南子·览冥训》，传说尧时十日并出，羿射其九。 [10] 道士：僧人。席其间：坐在其间。 [11] 灵液屡进：一再进献熟透的柿子。灵液指满是浆水的熟透的柿子。 [12] “忽惊颜色变韶稚”二句：忽然惊异（服了灵液）变得年轻了，才相信神仙灵验不是荒诞之言。韶稚，年轻。灵仙，神仙灵验。 [13] 桃源迷路：典出陶渊明《桃花源记》，写渔人偶逢桃花源，后太守遣人寻访，不复得路。 [14] 枣下悲歌：典出潘岳《笙赋》：“咏园桃

之夭夭，歌枣下之纂纂。”李善注引《古咄咄歌》：“枣下何攒攒，荣华各有时。枣欲初赤时，人从四边来。枣适今日赐，谁当仰视之。”纂纂，即“攒攒”，集聚貌。这里承前说仙境终非实有，荣华不能久驻。 [15] 前年：贞元二十年。岭隅（yú）：岭边，指自己所在的阳山，在岭南。隅，角落。 [16] 踯躅：杜鹃花。开不算：花开无数。 [17] 去岁：贞元二十一年。羈帆湘水明：指自己从岭南乘船顺湘江到洞庭。羈，旅居在外。 [18] 霜枫：经霜枫树。随归伴：追随回归的伙伴，指张署，或有其他人。以上踯躅、霜枫都照应柿树的红色。 [19] “猿呼鼯（wú）啸鸱鸢啼”二句：这是写“前年岭隅”和“去岁羈帆”的情境。鼯，鼯鼠。难濯浣（huàn），难以清洗。浣，洗去污垢。这里是说难以消解“侧耳酸肠”的愁情。 [20] “思君携手安能得”二句：照应题目里的崔群，说当时不能携手同游，今天有机会了，不敢推辞偷懒。安能得，怎能做到。相从，相追随。敢辞懒，谓岂敢懒惰推辞。 [21] 钝骀（ái）：愚笨。钝，迟钝。骀，呆。寡参寻：很少寻访（他人）。 [22] 儒官：时韩愈为国子博士，作为学官乃清闲职务，所以称“饱闲散”。 [23] “惟君与我同怀抱”二句：两个人志同道合，心中没有陵谷隔阂。 [24] “年少得途未要忙”二句：谓对方年纪还轻（时年三十五岁），已经仕途通达，又正当朝政清明，应当少上谏书。得途，得到进身的途径。谏疏，谏诤的奏疏。犹宜罕，崔群官右补阙，是司谏诤的职务，故云。这是劝他言论要谨慎，暗示朝廷政治环境险恶。 [25] “何人有酒身无事”二句：规劝崔群：（看看）谁家有酒又有闲暇，谁家有竹林（可观赏）就去叩门拜访。门可款，典出《南史·袁粲传》：“又领丹阳尹。……郡南一家颇有竹石，粲率尔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啸咏自得。”款，敲，叩。 [26] “须知节候即风寒”二句：要知道（已是深秋）气候，即将刮风寒冷，所幸正午时候

还算暖和。即，将。亭午，正午。妍暖，暖和。 [27] “南山逼冬转清瘦”二句：这里形容近冬时节终南山草木凋零、山崖突露的样子。南山，指长安南面的终南山。逼冬，接近冬天。清瘦，山上草木凋零，故显得清瘦。圭角，棱角，锋棱。出崖窾(kuǎn)，露出山崖。窾，空隙。 [28] “当忧复被冰雪埋”二句：应当忧虑(终南山)再被冰雪覆盖，要赶紧来访，不要耽搁。汲汲，急切貌。来窾，来看，来访。戒迟缓，不要迟缓。

〔点评〕

这首诗和韩愈同期所作的赠答诗一样，主旨在述交谊、记游兴、抒感慨。所感慨的不外仕途坎坷的苦闷、时不我待的悲凉，归结到借酒浇愁，以闲放安顿身心。而说到对方崔群，本来担任谏官，不是督促他积极谏诤，而是说时势不宜屡上谏疏，是告以谨慎护身之语，也有牢骚不满的意味。本篇记述游历密教寺院青龙寺，其中除了提到“二三道士”，全然不及佛语佛事，而是集中描绘青龙寺的独特风景——秋天硕果累累的柿树。用奇语，使僻典，极尽比喻、形容、夸饰、渲染之能事，把一片柿树描绘得如一幅现代印象派图画，奇情异景，光怪陆离，造成一种高华壮观的景象，惊心动魄，让人不敢逼视。中间转而即景述情，由当前的游踪，回顾此前的患难，再写寄身学官闲职的枯寂清淡，构思起伏转折，运笔曲折细密，语气文情显得流畅而又凌厉。

李花二首^[1]

其 一

写花的变化，
悲草木之零落。

夜气相遮，感
时之语。

平旦入西园^[2]，梨花数株若矜夸^[3]。旁有一
株李，颜色惨惨似含嗟^[4]。问之不肯道所以^[5]，
独绕百匝至日斜。忽忆前时经此树，正见芳意初
萌芽^[6]。奈何趁酒不省录^[7]，不见玉枝攢霜葩。
泫然为汝下雨泪^[8]，无由返旆羲和车^[9]。东风吹
来不解颜^[10]，苍茫夜气生相遮。冰盘夏荐碧实
脆^[11]，斥去不御惭其花。

〔注释〕

〔1〕韩愈在元和五年（820）冬任河南县（河南府首县，治洛阳）令，这两首诗为次年春作。〔2〕平旦：清晨。西园：曹操曾在邺（今河北临漳）建西园，即曹丕所谓“逍遥步西园”，这里借用其字面。〔3〕若矜夸：像是在自我炫耀。〔4〕似含嗟：好像含有嗟叹。〔5〕“问之不肯道所以”二句：这里是说问花花不语，自己整天绕树观赏，直到日暮。百匝，一百圈，极言其多。〔6〕芳意：含苞欲放的意态。牙：“芽”的古今字。〔7〕“奈何趁酒不省（xǐng）录”二句：继前，怎么就没有趁酒兴加以欣赏，没看见如玉的枝条上缀满洁白如霜的李花。省录，察看。省，看。葩（pā），花朵。〔8〕泫然：流泪貌。为汝：比花如人，称尔汝。〔9〕返旆羲和车：意谓时光倒流，让羲和的车子掉头回来。

传说太阳由羲和驾车在天上运行。返旆，是指掉转（羲和）车上的旗帜。旆，旗帜。[10]“东风吹来不解颜”二句：东风吹来花也没有盛开，无边无际的暗夜硬是把它们遮盖了。解颜，指花盛开。生，强，硬。[11]“冰盘夏荐碧实脆”二句：夏天用冰凉的果盘送来翠绿的果实，推开不吃，因为愧对今天的李花。设想之辞。御，服用。

[点评]

韩愈多写赏花诗，本书选了不少。他写花，都是有感而发，其中多表达感念时光不再、嗟叹身世寥落的寓意。他写杏花、李花，是素淡单薄的花，自会流露一种莫名的落寞情趣。清人陈沆论诗喜欢索隐比兴，附会史实，往往失之深曲，为人诟病。但他解韩愈这首诗，引用屈原《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谓“贤者当及其盛年而用之也”，其说可从。这首诗篇幅简短，但构想曲折：从早晨赏花，看花情惨淡，又回顾花未盛开，未及欣赏，再设想将来果实结成，在这花开花落的抒写中，表白爱花的情意和时不我待的感伤，借赏花寓零落之思、皓洁之志，感慨深长，意味高远，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欣赏空间。

其 二

当春天地争奢华，洛阳园苑尤纷拏^[1]。谁将平地万堆雪，剪刻作此连天花。日光赤色照未好^[2]，明月暂入都交加。夜领张彻投卢仝^[3]，乘

花如美人，翻用“美人如花”俗用之喻。

陈沆：“此章自言其志。‘奢华’‘纷拏’，世之所竞，君子不必避而去之。但愈置之纷华之中，而愈增其皓白之志，莹其清寒之骨。”（《诗比兴笺》）

云共至玉皇家。长姬香御四罗列^[4]，缟裙练帨无等差。静濯明妆有所奉^[5]，顾我未肯置齿牙。清寒莹骨肝胆醒^[6]，一生思虑无由邪。

〔注释〕

〔1〕纷拏（ná）：缤纷错杂貌。魏《集》等作“拏”。〔2〕“日光赤色照未好”二句：白天日光强烈照射未见其好，明月刚一升起就会看见花朵叠加之美。〔3〕“夜领张彻投卢仝”二句：夜里带领张彻和卢仝来赏花，设想乘云飞到玉皇大帝家。张彻（？—821），自贞元十二年与韩愈结交，从韩愈学，韩愈妻以族子，后在幽州被叛军加害，韩愈为之作墓志，本书后面有选录。卢仝（？—835），诗人，初隐济源（今河南济源），后长期寓居洛阳，贫穷困顿，参见本书《寄卢仝》。玉皇家，指前“洛阳园苑”，比拟如神仙洞府。〔4〕“长姬香御四罗列”二句：比拟开花的李树如美人。长身美女芳香袭人、四方罗列，一律穿着白绸衣裙。姬，女人的美称。香御，被服香料。缟裙，白色绸裙。练帨（shuì），白色丝绸上衣。帨，本意是丧衣，这里指上衣。〔5〕“静濯明妆有所奉”二句：承上，（长姬）安静整洁、装扮明丽前来侍奉，但是我却不能享用。顾，然而。置齿牙，本意是吃，这里指享用。〔6〕“清寒莹骨肝胆醒”二句：（赏花时）寒气透入骨髓让肝胆清醒，使一生思虑都不再有邪僻之意。无由邪，语出《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里是戏谑之辞。

〔点评〕

这一篇写洛阳园苑李树芳华盛开，诗人和友人张彻、

卢仝一起观赏。繁花盛开让人清寒彻骨，神清气爽。诗里比拟洛阳园苑如神仙洞府，缀满白花的李树如身着白色丝绸的长身美女，设想新颖而奇僻。诗人们往往是“云想衣裳花想容”“美人如花隔云端”，比拟美女如花，而这里则相反，写的是花树如高挑美女，这是韩愈长于拟比设喻的例子，也是造成他雄奇诗风的手段。结句仍是表明自己志向贞洁，写赏花所以抒写人生意趣也。

寄卢仝^[1]

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而已矣。一奴长须不裹头^[2]，一婢赤脚老无齿。辛勤奉养十余人，上有慈亲下妻子^[3]。先生结发憎俗徒^[4]，闭门不出动一纪^[5]。至令邻僧乞米送，仆忝县尹能不耻^[6]。俸钱供给公私余^[7]，时致薄少助祭祀。劝参留守谒大尹^[8]，言语才及辄掩耳^[9]。水北山人得名声^[10]，去年去作幕下士^[11]。水南山人又继往^[12]，鞍马仆从塞闾里^[13]。少室山人索价高^[14]，两以谏官征不起^[15]。彼皆刺口论世事^[16]，有力未免遭驱使。先生事业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绳己^[17]。《春秋》三传束高阁^[18]，独抱遗经究终始。

真实生动地描写一位才不得施、不遂流俗的布衣贫士形象。

研究《春秋》不重三传，体现开阔宏通、“一家独断”的学风。

模写贫士处境之可哀可怜，运笔极具风趣。

何焯：“拙朴有味，质而不俚，此种最是难到。”（《义门读书记》）

陈迥东：“韩愈为河南令时与他（卢仝）往来甚密，时有酬唱。其诗以险峻胜，与同时的‘郊寒岛瘦’相鼎足，成为一时风尚。”（《韩愈诗选》）

陈衍：“尝论昌黎《寄卢仝》《醉留东野》各诗，其亲爱敬礼朋友处，坡公所不及。此韩门所以独有千古也。”（《石遗室诗话》）

往年弄笔嘲同异^[19]，怪辞惊众谤不已^[20]。近来自说寻坦途^[21]，犹上虚空跨绿骊。去岁生儿名添丁^[22]，意令与国充耘耔。国家丁口连四海^[23]，岂无农夫亲耒耜。先生抱才终大用，宰相未许终不仕^[24]。假如不在陈力列^[25]，立言垂范亦足恃。苗裔当蒙十世宥^[26]，岂谓貽厥无基趾。故知忠孝生天性，洁身乱伦安足拟^[27]。昨晚长须来下状^[28]，隔墙恶少恶难似^[29]。每骑屋山下窥阊^[30]，浑舍惊怕走折趾^[31]。凭依婚媾欺官吏^[32]，不信令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曾语，忽此来告良有以^[33]。嗟我身为赤县令^[34]，操权不用欲何俟^[35]。立召贼曹呼伍伯^[36]，尽取鼠辈尸诸市^[37]。先生又遣长须来，如此处置非所喜。况又时当长养节^[38]，都邑未可猛政理^[39]。先生固是余所畏^[40]，度量不敢窥涯涘。放纵是谁之过欤^[41]，效尤戮仆愧前史。买羊沽酒谢不敏^[42]，偶逢明月曜桃李。先生有意许降临^[43]，更遣长须致双鲤。

〔注释〕

〔1〕此诗作于元和六年，与上两首诗同一时期。卢仝（？—835）：自号玉川子。〔2〕一奴长须：典出王褒《僮约》，其中有

一“髡奴”。不裹头：古代男子成丁以巾裹头，不裹头是奴仆的装束。 [3] 慈亲：双亲，一般指母亲。 [4] 结发：束发，古人成童即束发。 [5] 动一纪：动辄一纪。岁星（即木星）运转（公转）一周十二年为一纪。或以十年、三十年等为一纪。 [6] 仆忝县尹：韩愈于元和五年冬任河南县令，至次年夏入朝为职方员外郎。忝，自谦之辞，谓辱任。县尹，县令。 [7] “俸钱供给公私余”二句：所拿到的俸禄在公私使用之余，时时拿出少许来接济。助祭祀，资助祭祀香火，是帮助维持生活的委婉说法。 [8] 劝参留守谒大尹：劝说他拜谒东都留守，参见河南尹。东都留守是朝廷分司东都的最高长官，时为郑余庆。河南尹是河南府最高长官，时李素为河南少尹，是副职，行大尹事。 [9] 掩耳：表示不听从。 [10] 水北山人：指石洪，住在洛水北。山人，指隐居不仕者。 [11] 去作幕下士：石洪于元和五年受河阳军（治河内，今河南沁阳）节度使乌重胤征辟担任幕僚。详见《送石处士序》。 [12] 水南山人：指温造，住在洛水南。 [13] 塞间里：指迎接他的鞍马仆从塞满里巷。详见《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14] 少室山人：指李渤，字潜之，隐士，有时名。当时隐居在嵩山西少室山（在今河南登封北）。索价高：指出仕所要求条件高。典出《论语·子罕》：“我待贾（价）者也。” [15] 征不起：被征召不出。朝廷曾征李渤为左拾遗谏职，不就。 [16] “彼皆刺口论世事”二句：以上这些人都滔滔不绝地议论世事，因为有能力而未免供人驱遣使用。刺口，多言貌。 [17] 法律：指礼法。自绳己：自我约束。 [18] “《春秋》三传束高阁”二句：把《春秋》左氏、公羊、穀梁三传搁置在阁楼上，掌握古代传下来的经典来探究义理的根本。这里是说他不迷信《春秋》三传而专注探询《春秋》经本来的微言大义。这是当时“新《春秋》学”的革新学风。遗经，古代流传下来的经典，此指《春秋》。究终

始，谓探究义理的根本。 [19] 弄笔嘲同异：卢仝有《与马异结交诗》，其中用两个人的名字相嘲弄：“昨日仝不全，异自异，是谓仝大而小异；今日仝自仝，异不异，是谓仝不往兮异不至。”马异，同时期诗人。 [20] 怪辞惊众：险怪的言词惊动众人。谤不已：不停地受人诋毁。这里是说卢仝性格嘲戏不拘，多受人攻击。 [21] “近来自说寻坦途”二句：近来自说正在寻找平坦的前程，（但事实）就像骑骏马飞上天空（那样困难）。绿骥，亦作“绿耳”，传说中周穆王西游的“八骏”之一。 [22] “去岁生儿名添丁”二句：去年生个儿子起名叫添丁，意思是让他做个给国家服赋役的人丁。添丁，添个丁口。唐律十八或二十岁男子算成丁，始负担赋税。耘耔，指种田人。除草谓耘，培土谓耔。 [23] “国家丁口连四海”二句：国家四海都是丁口，难道还缺少农夫来种地吗。亲耒耜，指种田。耒耜，古代种田翻土的工具，耒指柄，下端如锹为耜。 [24] 宰相未许：未得宰相亲自称许。 [25] “假如不在陈力列”二句：如果不尽力于朝廷的岗位之上，著书作文留传后世也足以让人自负了。陈力列，替国家尽力的一类人。语出《论语·季氏》：“陈力就列，不能者止。”立言垂范，著书作文留给后世做为教训。典出《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足恃，足以自负。典出《吕氏春秋·本味》：“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奋而好独者。” [26] “苗裔当蒙十世宥”二句：继上，意谓这样自己的后代会十世享有犯罪得到宽宥的待遇，难道能说没给子孙（的前途）打下牢固的根基吗。苗裔，后代。十世宥，后世十代人有罪而被赦免。貽厥，同“诒厥”，子孙。语本《尚书·五子之歌》：“有典有则，貽厥子孙。”基趾，同“基址”，这里指前代打下的根基。 [27] 洁身乱伦：洁身自好，败坏伦常。意本《论语·微子》：“子路曰：‘不仕无义，……欲洁其

身而乱大伦。’”安足拟：怎么足以拿来比方。这里是说卢全的忠孝出于天性，不出仕不能说是洁身乱伦。 [28]下状：送来文书，自谦故曰“下”。 [29]恶少：无赖少年。恶难似：恶劣难以形容。 [30]屋山：屋脊。窥阌（kàn）：偷着向下看。阌，同“瞰”，俯看。 [31]浑舍：全家。走折趾：逃跑折断脚趾。 [32]“凭依婚媾欺官吏”二句：恶少依靠与权势家有婚姻关系而欺压官吏，不相信下个命令能够制止他们。令行能禁止，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典出《汲冢周书·文传》：“令行禁止，王之始也。” [33]良有以：确有缘由。 [34]嗟：慨叹。赤县令：唐制，县分为七等，设在京城内的为赤县，韩愈任县令的河南县在东都洛阳城内，为赤县。 [35]欲何俟（sì）：还等什么。俟，等待。 [36]贼曹：本汉代职务名，指州县主刑狱的官吏。伍伯：吏卒。 [37]尸诸市：杀掉陈尸市街。 [38]长养节：指春季万物发生的季节。古代在这个季节不施刑戮。 [39]猛政理：用苛暴政治来治理。 [40]“先生固是余所畏”二句：先生本来是我所敬畏的，您的度量真是宽广无边。不敢窥崖涘，不能看到边际。不敢，不能，谦虚之辞。崖涘，山崖水边，引申为边际。 [41]“放纵是谁之过欤”二句：放纵（恶少）又是谁之过？仿效古人杀掉仆人又愧对历史。前句承认自己担任县令未治恶少的过错。后句典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晋）栾盈过于周，周西鄙掠之。……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戮仆，《左传》襄公三年：“晋侯之弟扬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愧前史，愧对历史。 [42]谢不敏：道歉自己不才。不敏，自谦之辞，《论语·颜渊》：“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43]“先生有意许降临”二句：先生如果有意来访，还请先遣仆人送个信儿来。降临，指来访。致双鲤，指送信。典出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点评]

卢仝一生困顿，贾岛说他“平生四十年，惟著白布衣”（《哭卢仝》），是命途多舛的唐代文人的典型。韩愈担任河南令，卢仝正困居洛阳。韩愈与之交往，器重他的道德、学问、才能，同情他的遭遇，写诗表示安慰。诗中屡屡称赞卢仝不事权贵，严于律己，安于困顿；赞扬他研究《春秋》，独抱遗经，以经驳传，学风开放；同情他写诗怪辞惊俗，受人攻击；写他生子名添丁，安于让后代做个普通农夫来谋生；怀才不仕，始终保持忠孝天性。诗里又穿插他与自己交往的一个事例：卢仝受到恶少欺凌，向韩愈求助，韩愈加以处置。最后表示期待他来访，重申爱惜敬重之意。如此专门写诗颂扬卢仝，具体、生动地描绘一位落拓文人的典型形象，表达大才不施、君子固穷的传统主题，是有现实意义的。而同情贫弱，讴歌友情，也体现了古代文人的传统美德。诗中以两人的情谊相照应，有自嘲，有调笑，表达两人的亲密关系，起到深化主题的作用。对卢仝的描写，只是按部就班地叙述，用对话和细节略加点染，又以幽默、讥嘲的语气出之，情趣盎然，塑造了一位德艺双馨而命途多舛的文人形象，体现了一种乐观不屈的精神。与这一内容相适应，这首诗多作散句，多用口语，质而不俚，俗而不鄙，散而不冗，看似浅俗，却显现出独特的高古之意、朴茂之美，诵读起来，其味无穷。

石鼓歌^[1]

张生手持石鼓文^[2]，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3]，才薄将奈石鼓何。周纲凌迟四海沸^[4]，宣王愤起挥天戈^[5]。大开明堂受朝贺^[6]，诸侯剑珮鸣相磨。蒐于岐阳骋雄俊^[7]，万里禽兽皆遮罗。镌功勒成告万世^[8]，凿石作鼓隳嵯峨^[9]。从臣才艺咸第一^[10]，拣选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11]，鬼物守护烦撝呵^[12]。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13]。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科^[14]。年深岂免有缺划^[15]，快剑斫断生蛟鼉。鸾翔凤翥众仙下^[16]，珊瑚碧树交枝柯^[17]。金绳铁索锁纽壮^[18]，古鼎跃水龙腾梭。陋儒编《诗》不收入^[19]，二《雅》褊迫无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20]，掎搯星宿遗羲娥。嗟余好古生苦晚^[21]，对此涕泪双滂沱^[22]。忆昔初蒙博士征^[23]，其年始改称元和。故人从军在右辅^[24]，为我度量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25]，如此至宝存岂多^[26]。毡苞席裹可立致^[27]，十鼓祇载数骆驼。荐诸太庙比郾鼎^[28]，光价岂止百倍过。圣

庄严典重，以叙为议，发思古之幽情。

“嗟余好古”，痛对“古物”的轻贱，表尚古之幽情。

陈迥东：“这首诗体势典重，音节响朗，把枯燥的‘金石学’入诗，而写得生动开张，为后来有学术内容写诗的人，开了这么一条途径。”（《韩愈诗选》）

方东树：“（苏东）坡《石鼓》不如韩，韩《石鼓》又不如杜《李潮八分小篆歌》文法纵横，高古奇妙。要之，此三诗更古今天壤，如华岳三峰矣。”（《昭昧詹言》）

恩若许留太学^[29]，诸生讲解得切磋。观经鸿都尚填咽^[30]，坐见举国来奔波。剡苔剡藓露节角^[31]，安置妥帖平不颇。大厦深檐与盖覆，经历久远期无佗^[32]。中朝大官老于事^[33]，讵肯感激徒媿媿。牧童敲火牛砺角^[34]，谁复著手为摩挲^[35]。日销月铄就埋没，六年西顾空吟哦^[36]。羲之俗书趁姿媚^[37]，数纸尚可博白鹅^[38]。继周八代争战罢^[39]，无人收拾理则那^[40]。方今太平日无事，柄任儒术崇丘、轲^[41]。安能以此上论列^[42]，愿借辩口如悬河。石鼓之歌止于此，呜呼吾意其蹉跎^[43]。

〔注释〕

〔1〕石鼓：古代一组鼓形的石刻，计十枚，其上各刻四言诗一首，所述为周代贵族田猎纪功之事，近人一般判定为春秋时期秦国遗物。直至唐初，长期散弃于陈仓（今陕西宝鸡）郊野。唐初发现，五代散佚，宋初复聚，后经多次迁转，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郑余庆于元和九年（814）出任山南西道、凤翔节度使（治凤翔，今陕西凤翔），始移置于凤翔孔庙。前此的元和五年，郑余庆出任东都留守，是年冬，韩愈任河南令，为其属吏。这首诗作于元和六年夏入朝为职方员外郎离开洛阳之前。〔2〕张生：张彻，见前《李花二首》诗之二。手持石鼓文：所持当是拓本或摹写的纸本。〔3〕“少陵无人谪仙死”二句：如今杜甫、李白都已不在世，自己才能浅薄又怎么来写诗歌颂石鼓呢。少陵，杜甫自

称“少陵野老”。谪仙，李白被贺知章呼为“谪仙人”。奈石鼓何，拿石鼓怎么办，意谓怎么歌颂石鼓。 [4] 周纲陵迟：周王朝纲纪败坏。陵迟，衰败。四海沸：指天下动乱。 [5] 宣王：周宣王姬静（前 827—前 782 在位），在位时北伐獯鬻，南征荆蛮、淮夷、徐戎，史称“中兴”。挥天戈：意谓武力征讨。天戈，这里指周王朝的军队。戈，本意是兵器。 [6] “大开明堂受朝贺”二句：敞开明堂接受朝贺，各路诸侯（作为礼器）佩带的剑和玉珮碰撞有声。明堂，古代帝王祭天宣明政教的殿堂。珮（pèi），佩玉。自此以下八句是说石鼓乃周宣王时遗物，这是关于石鼓所出年代早期的一种看法（唐人韦应物、张怀瓘、李吉甫都主张是周宣王时，后来也有认为是成王时的）。 [7] “蒐（sōu）于岐阳骋雄俊”二句：（周宣王）在岐山（今陕西岐山县北）之南一带打猎（当时狩猎实为陈兵以示威），显示雄伟气势，万里之内禽兽都被网罗殆尽。《诗经·小雅·吉日》写周宣王田猎于西都，《车攻》又写他在东都与诸侯会猎，但“蒐于岐阳”史无明文。又，《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成（王）有岐阳之蒐”。韩愈这里是活用典故。蒐，春猎。骋雄俊，显示势力强大。遮罗，阻拦网罗。 [8] 镌（juān）功勒成：刻石纪功。镌、勒，刻。功、成同义。 [9] 隳（huī）嵯峨：破大山取石。隳，毁坏。嵯峨，山高耸貌，此指山石。 [10] “从臣才艺咸第一”二句：随从大臣才能技艺都是一流的，拣选山石撰写刻石留在山脚下。山阿，山脚。 [11] 日炙（zhì）：日晒。炙，烧，晒。 [12] 鬼物：鬼神。烦撝（huī）呵：麻烦（鬼物）来驱赶、呵斥（破坏石鼓者）。撝，同“挥”“麾”。 [13] 无差讹：没有差错。讹，错误。这里是说张彻拿来的“纸本”和原刻一模一样。 [14] 隶与科：隶书和科斗文。科斗文又作“蝌蚪文”，上古的一种字体，以头粗尾细形似蝌蚪而得名。石鼓所刻文字为大篆，即“籀书”。 [15] “年深岂免有缺划”二句：年代久远难免笔划

有残缺，有的（笔划）好像是利剑斩断活的蛟龙。缺划，指笔划破损。生蛟鼉（tuó），活的蛟龙。蛟，传说中的水兽。鼉，鼉龙，即“扬子鳄”，一名猪婆龙。自此以下六句比拟形容石鼓上残留的文字形态。[16]鸾翔凤翥（zhù）：鸾鸟和凤凰飞舞。翥，高飞。[17]交枝柯：枝干相交叉。[18]“金绳铁索锁纽壮”二句：（笔划）劲健如金绳铁索钩成的粗壮锁纽，又如古鼎跃出水面、蛟龙翻腾穿梭。古鼎跃水，据传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19]“陋儒编《诗》不收入”二句：见解鄙陋的儒生编辑《诗经》没有收录，《大雅》《小雅》所收范围狭小也没收石鼓文。陋儒，一般认为孔子删《诗》，这里是想当然的出典。二《雅》，《诗经》里的《大雅》和《小雅》。褊（biǎn）迫，狭小，这里指内容短缺。委蛇，同“逶迤”，委曲自得貌，这里指石鼓上的文字。与后两句写孔子编辑儒经没有收录石鼓文字。[20]“孔子西行不到秦”二句：孔子（周游列国）向西没到过秦国，删诗时（《秦风》）摘取星星却遗失了太阳和月亮。这里继上说《诗经》里的《秦风》遗漏了石鼓文。掎摭（jǐ zhí）星宿，摘取星星。掎，牵制。摭，摘取。遗羲娥，遗漏了太阳和月亮。羲，日御羲和。娥，月神嫦娥。[21]生苦晚：痛惜所生时代已晚。[22]对此：面对石鼓文。滂沱：泪流满面貌。[23]“忆昔初蒙博士征”二句：回忆当初被征辟为权知国子博士，那一年正改称“元和”年号。韩愈被征辟是在元和元年六月。元和，唐宪宗李纯年号，计十五年（806—820）。[24]“故人从军在右辅”二句：时老朋友（未详所指）在凤翔节度使那里任事，曾替我想方设法发掘石鼓。从军，在节度使府（军府）任事。右辅，指凤翔，汉代京兆、左冯翊、右扶风称畿内三辅，右扶风为右辅，

唐时的关内道凤翔府与之相当。度量，设法。掘臼科，指发掘石鼓。臼科，坑坎，石鼓所在。 [25]濯冠沐浴：行大事时的斋戒之礼，表郑重。祭酒：国子祭酒，国子监长官，韩愈的上司，时为郑余庆。 [26]至宝：最为珍贵的宝物。 [27]苞：通“包”。立致：立即运到（长安）。以下十二句是设想之辞。 [28]“荐诸太庙比郃鼎”二句：进献于太庙如果比拟为春秋时期鲁桓公取郃大鼎于宋进献周朝太庙，其巨大价值岂止百倍。太庙，天子祖庙。郃鼎，郃国的鼎，鲁桓公二年（前710）取郃大鼎于宋，纳于太庙。光价，巨大价值。 [29]“圣恩若许留太学”二句：如果皇帝准许留置太学，就可以对太学生们讲解，能够相互讨论。太学，此指国子监。唐国子监下辖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六学（增广文为七学）。诸生，国子监学生。切磋，研习讨论。语出《诗经·魏风·淇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30]“观经鸿都尚填咽”二句：当年鸿都门观看经典尚且造成道路阻塞，（如今石鼓置于太学）立刻就会使举国人众奔走前来。观经鸿都，东汉朝廷于洛阳的鸿都门内置学与书库，做为安置、研习经典之所。典出《汉书·儒林传》，灵帝熹平四年，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树之学门，碑始立，观见及模写者车乘日千辆，填塞巷陌。填咽，堵塞。坐见，旋见。坐，立即。 [31]“剟苔剟藓露节角”二句：剟除（石鼓上的）苔藓，露出文字清晰方正的笔划，把石鼓安置妥帖平正。节角，指笔划的连接转折处。无颇，无偏，平正。 [32]期无佗（tuō）：期望没有差池。佗，通“它”。 [33]“中朝大官老于事”二句：意谓前面的设想被搁置，对于移置石鼓一事朝廷大臣徒然应付，无所作为。中朝大官，指朝廷的主事大臣。汉代朝官有中朝、外朝之分。老于事，处事老练圆滑。诂肯，怎肯。感激，被感动。徒婣婣（ān ē），只是应付差事。婣婣，俯仰随人，无所作为。 [34]敲火：敲石取火。砺角：

磨角。 [35] 摩挲 (suō): 抚摸, 引申为珍惜、玩赏。 [36] 六年西顾: 从见到张彻的石鼓文“纸本”算起, 到元和六年一直西望凤翔 (关注石鼓情况)。空吟哦: 徒然嗟叹。吟哦, 低声吟唱, 此指感伤嗟叹。 [37] 羲之俗书: 王羲之, 字逸少, 晋代著名书法家, 世称“书圣”。韩愈指所写为“俗书”, 意思或以为相对“古书”而言, 或以为指合于“时俗”, 或以为多作俗体 (如不讲究偏旁等等)。趁媚姿: 追求运笔娇媚。 [38] 博白鹅: 换取白鹅。博, 换取。典出《晋书·王羲之传》: “性爱鹅。……山阴有一道士, 养好鹅。羲之往观焉, 意甚悦, 固求市之。道士云: ‘为写《道德经》, 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 笼鹅而归。” [39] 继周八代: 指石鼓所在地的朝代更替, 即秦、汉、魏、晋、北魏、北齐、北周、隋八代 (有它说, 不赘)。继周, 语本《论语·为政》: “其或继周者, 虽百世可知也。” [40] 理则那 (nuó): 哪有道理。那, 何。 [41] 柄任: 任用, 引申为尊崇。丘、軻: 孔丘、孟軻。 [42] “安能以此上论列”二句: 怎么能够把这件事上书朝廷详细论说, 愿借助如河水滔滔的善辩人之口。悬河, 喻议论滔滔不绝。 [43] 吾意其蹉跎: 意谓我的想法还会失落吧。其, 推量之辞。蹉跎, 失足。此处实表前景艰难。

[点评]

唐人诗歌题材扩大, 出现了许多题字、题画作品, 韩愈的《石鼓歌》是其中的名篇。历来多认为此诗学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 讨论二诗高下则意见不一。兹抄录杜诗如下:

苍颉鸟迹既茫昧, 字体变化如浮云。陈仓石鼓又

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汉蔡邕，中间作者绝不闻。峯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复得，吾甥李潮下笔亲。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开元已来数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剑长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龙盘拿肉屈强。吴郡张颠夸草书，草书非古空雄壮。岂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东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

如仅就两首诗论，杜诗表扬李潮，实际是写了一篇见解独创的书法史，也表明他个人评论书法的主张，而他是就书论书。韩愈描写石鼓文，夸说其书法之妙，显然对杜诗有所借鉴，如杜诗的“快剑长戟”“蛟龙盘拿”等意象即直接被韩愈袭用。但韩愈不是就书法论书法，他把石鼓文置于宣王中兴的大背景下，即是说石鼓文记录着历史上的中兴大业，因而具有重大象征意义；而抒写对石鼓的关注、爱惜，也就不仅体现他“好古”的热忱，更在于宣扬他的政治主张。有关石鼓的年代本来有不同看法，而韩愈确定在周宣王，这正是西周实现尊王攘夷大业的“中兴”时期。而唐代中衰，宪宗即位后着力平藩，力图中兴。这样，这篇作品歌颂石鼓，写宣王“中兴”留下的遗物，也就具有象征、隐喻的含义，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意义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这首诗满怀激情地描述石鼓的历史和现状，也十分集中地体现了作者“好古”的热忱。这首诗写法上的突出特点和优点可

以借用诗里的“辞严义密”一语来概括。这一方面表现为内容正大、气魄壮伟，也体现在手法的雄肆恣纵、精确研炼。开端由张生一纸石鼓文领起，先写作歌缘由；然后具体写石鼓制作、镌刻文字的奇妙；再写自己建议收藏、保护石鼓的努力；结尾处抒写石鼓仍被弃置的遗憾。就这样，感情充沛地歌唱了石鼓的历史和现状，以及自己对石鼓的珍爱之情和保护石鼓做出的呼吁和努力。为容纳这些复杂内容，写法上则尽力浓缩诗句，多用“叠语”，即把几个意象凝缩在一个诗句里，如“雨淋日炙野火烧”“鸾翔凤翥众仙下”“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等等，多个意象重叠，语句又多用散体，使得这首长歌词高语健，典雅古朴，显出浑厚浩渺的气象。

送无本师归范阳^[1]

艺术重在独创。

无本于为文^[2]，身大不及胆^[3]。我尝示之难，勇往无不敢。蛟龙弄角牙^[4]，造次欲手揽。众鬼囚大幽^[5]，下觑袭玄窞。天阳熙四海^[6]，注视首不颔。鲸鹏相摩宰^[7]，两举快一啖。夫岂能必然^[8]，固已谢黯黩。狂词肆滂葩^[9]，低昂见舒惨。奸穷怪变得^[10]，往往造平淡。蜂蝉碎锦纈^[11]，绿池披菡萏。芝英擢荒秦^[12]，孤翮起连蕞。家住幽都远，未识气先感^[13]。来寻吾何能^[14]，无

追求“奸穷怪变”而最终达到“平淡”，尚奇好异而又做到“文从字顺”。